文化百科丛书

戲樓戲舘

侯希三 著

文物出版社

文化百科丛书

京韵杂述
女子游艺
故宫片羽
古城追忆
皇城春秋
踏歌寻典
街巷雅趣
老饕说吃
养生养气
旧都百行
武当一绝
六朋画事
皇宫祈福
书林片叶
点睛成龙
书人书札
戏楼戏馆
琴韵流水
书家语丝



文化百科丛书

戏楼戏馆

侯希三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印制/ 陈　杰
责任编辑/ 崔　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戏楼戏馆 / 侯希三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9
（文化百科丛书）
ISBN 7－5010－1490－6

Ⅰ．戏…　Ⅱ．侯…　Ⅲ．剧院－简介－中国　Ⅳ．J80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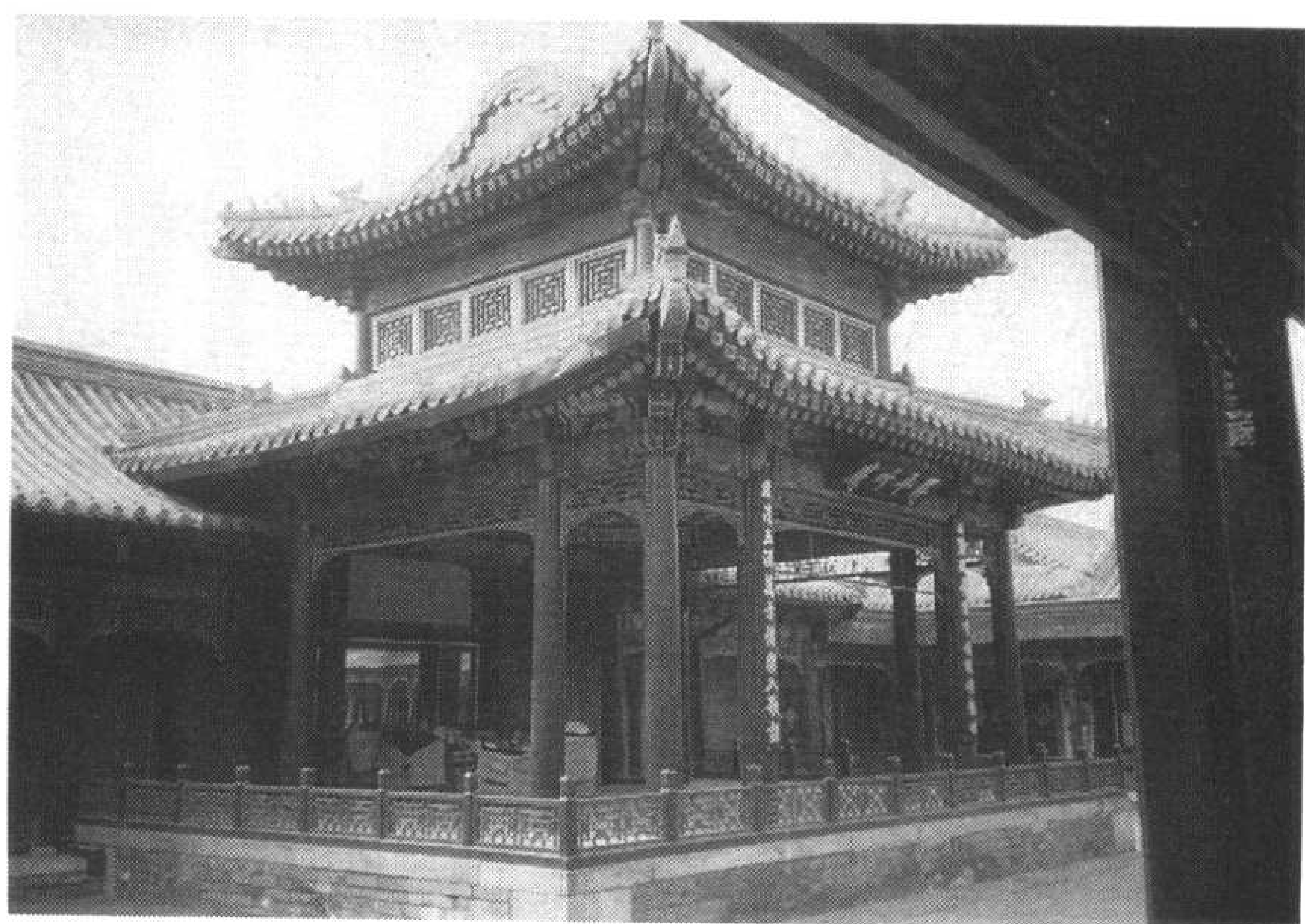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6504 号

戏 楼 戏 馆

侯希三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6　印张：$7\frac{1}{3}$
2003年9月第一版　2003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490－6/K·729　定价：1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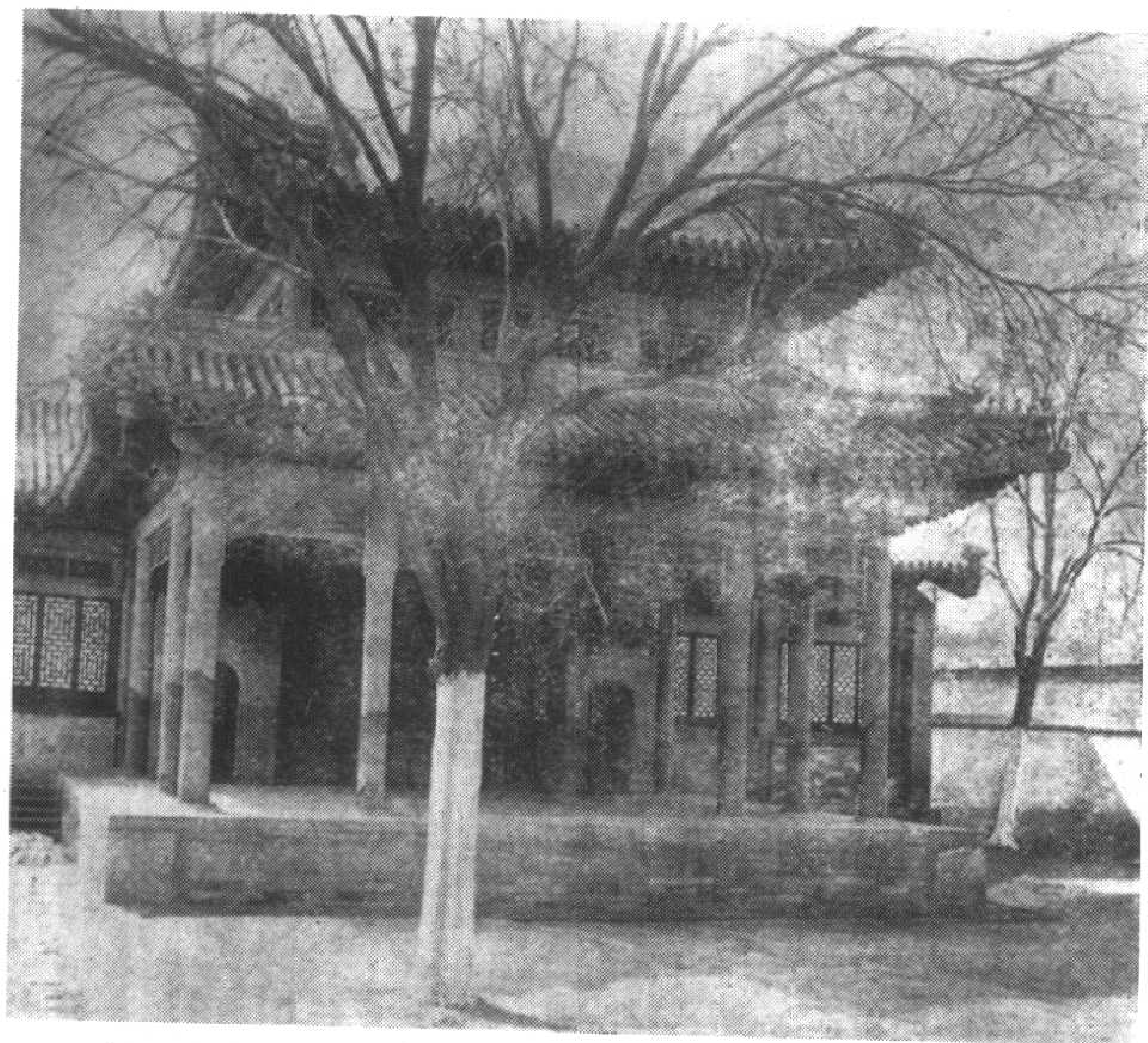
故宫畅音阁大戏楼



故宫漱芳斋戏楼



故宫漱芳斋“风雅存”室内小戏台



清宫西苑南府戏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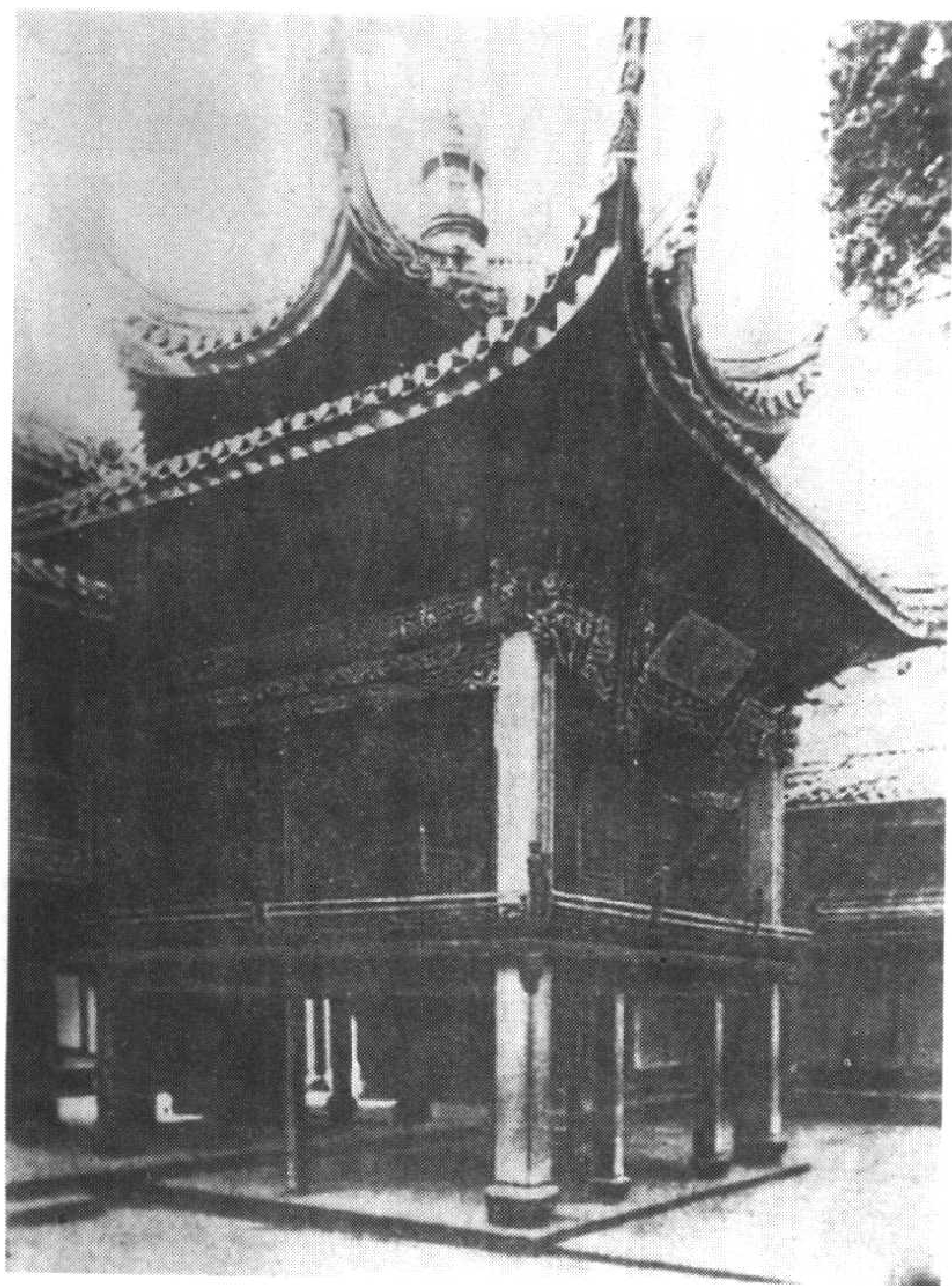
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



北京白云观后花园舞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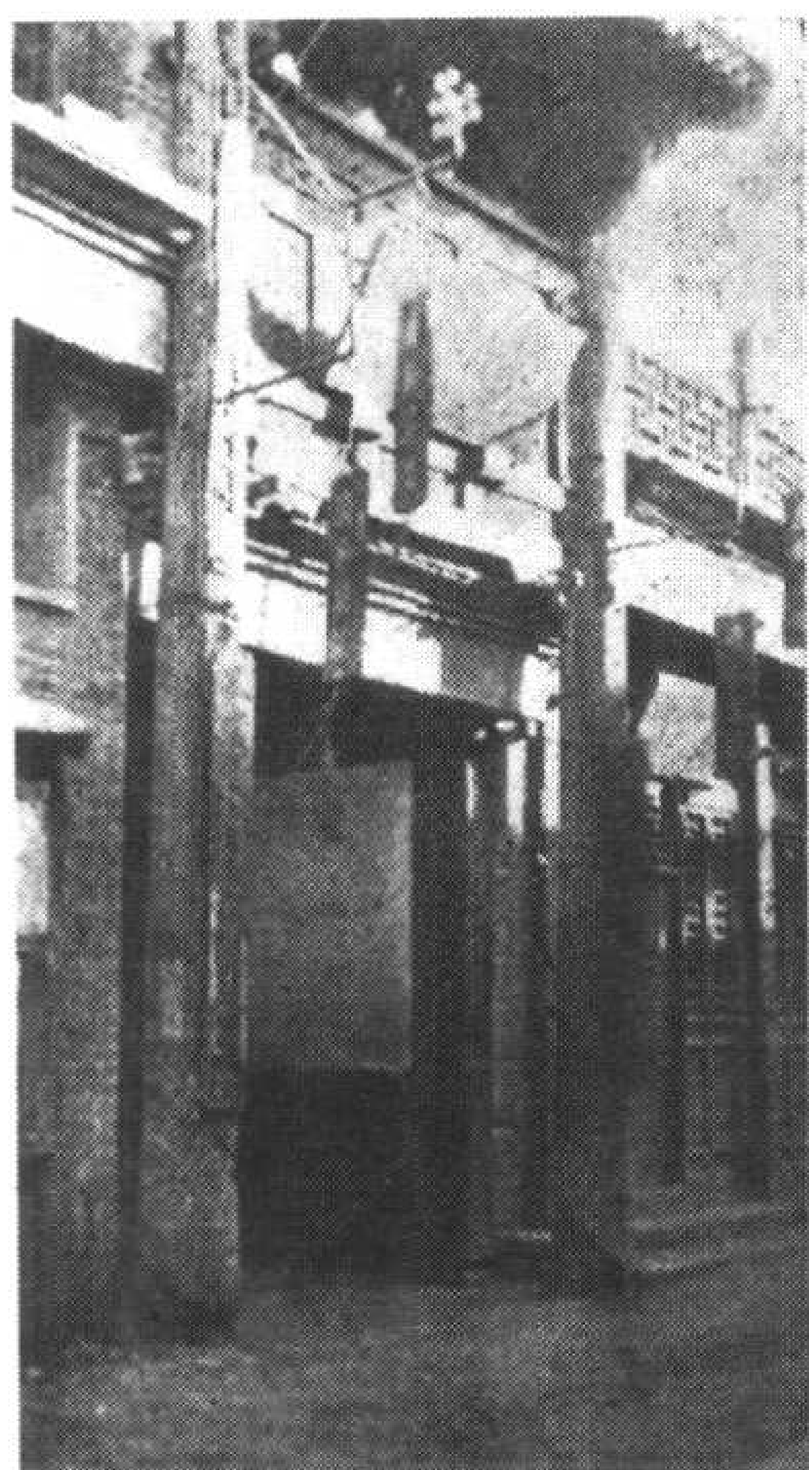


山东泰安城隍庙戏台



宁波福建会馆戏台





广和楼旧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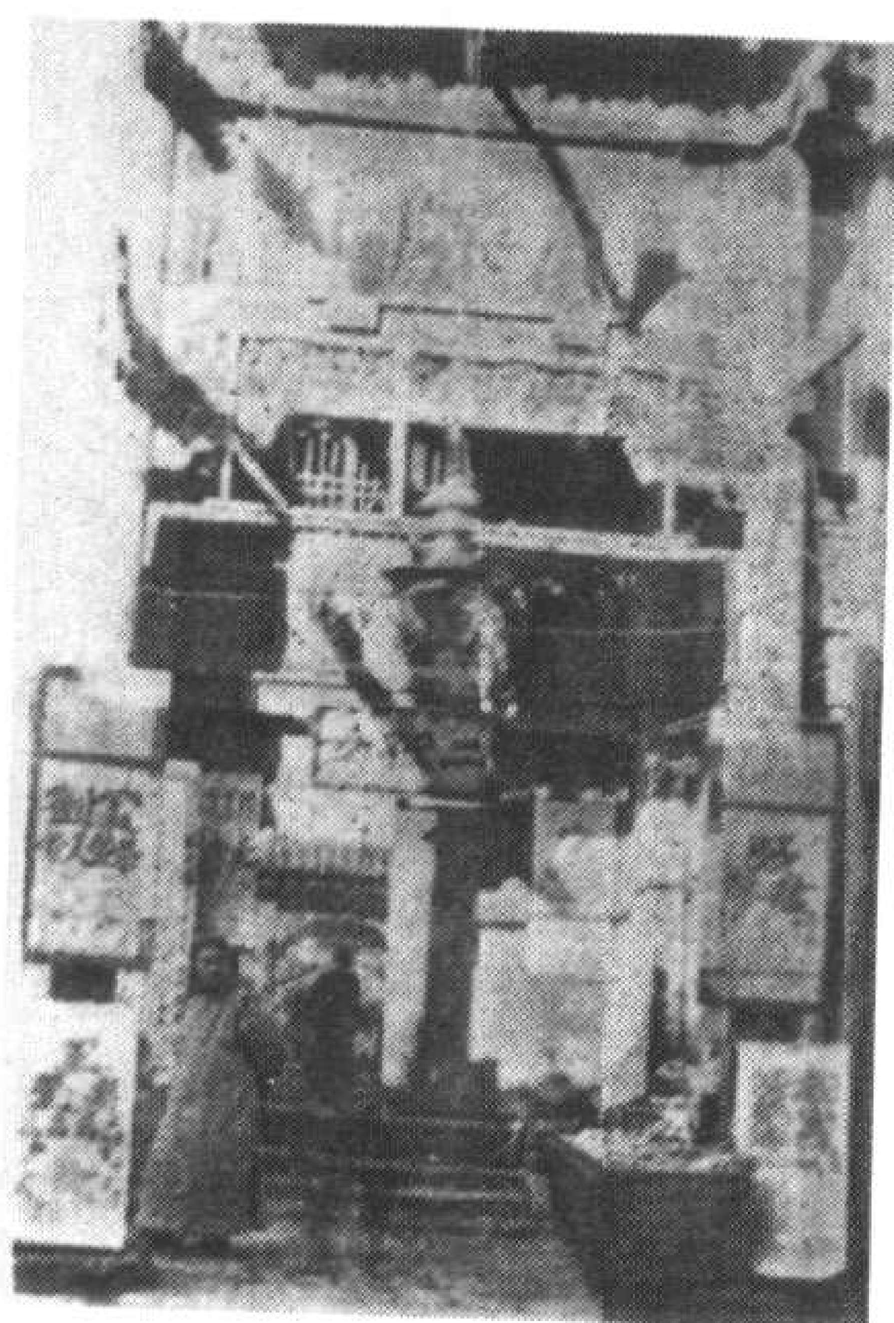


新建的广和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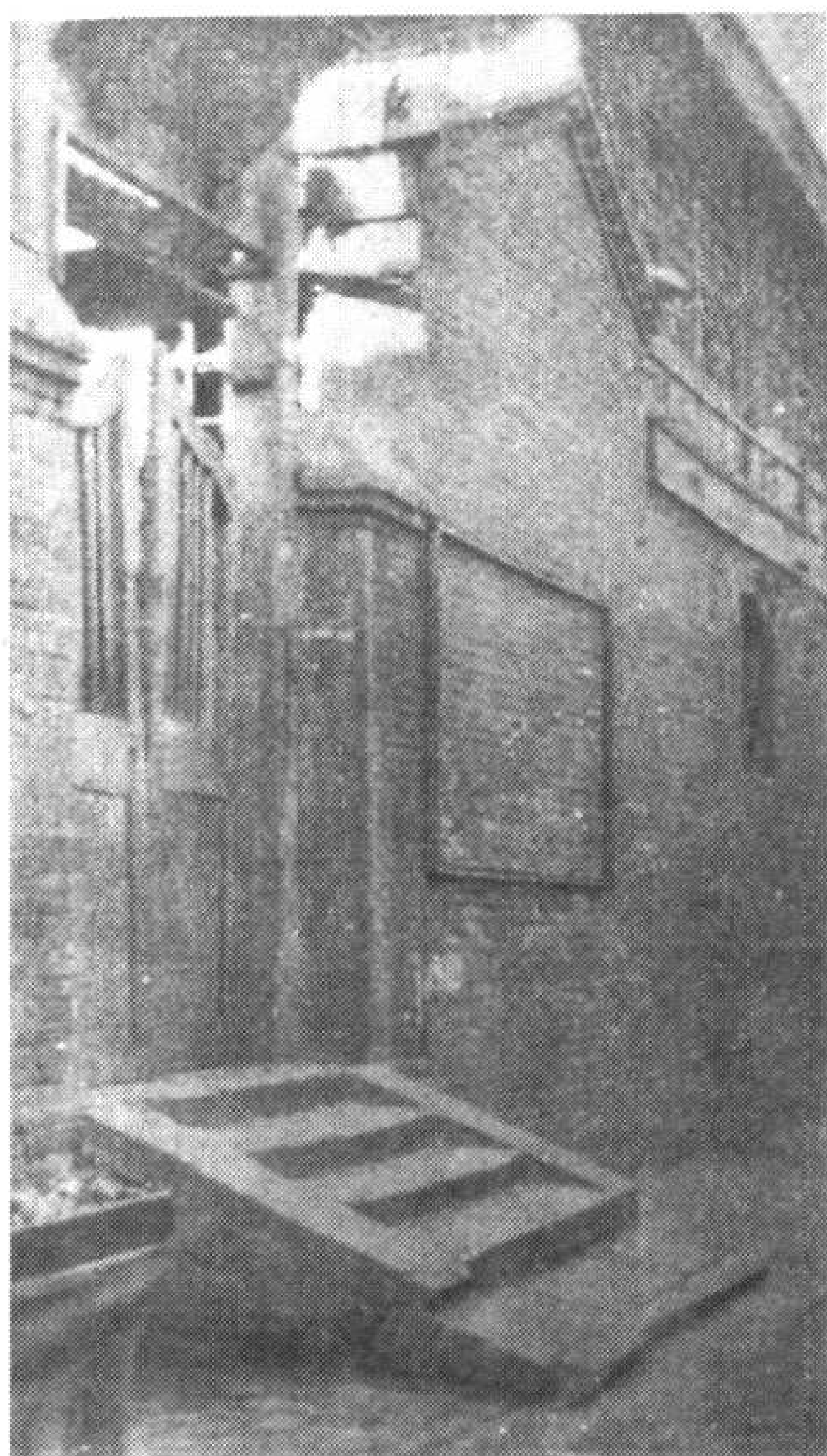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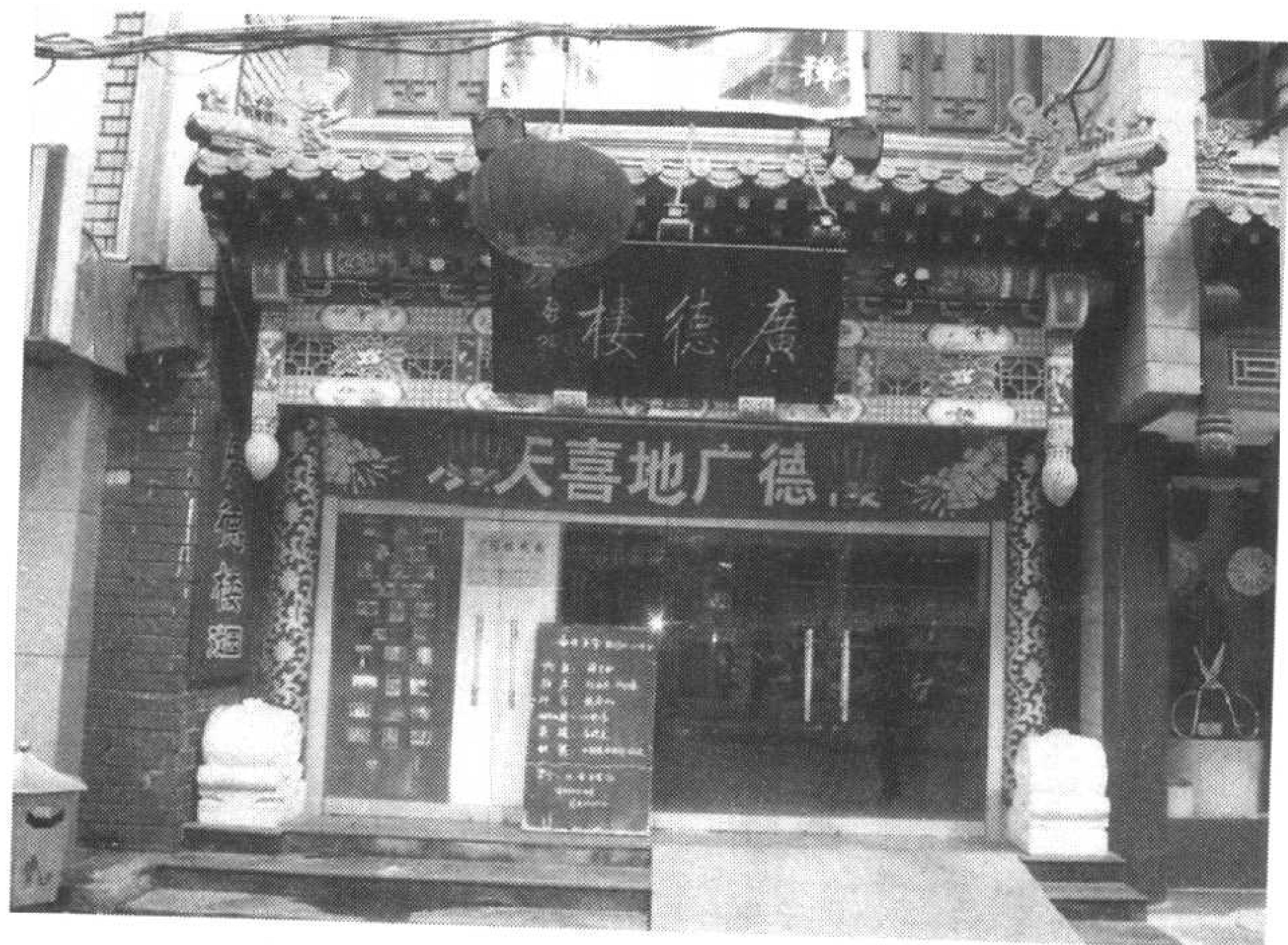
上 中和戏院旧景
中 新中和戏院
下 庆乐戏院旧景







左上　三庆园旧景
右上　同乐轩旧景
右下　广德楼旧景







上 今日广德楼
中 清宣统间广德楼戏单
下 清宣统间吉祥园戏单

上　杨小楼、钱金福合演《青石山》剧照
中　第一舞台节目单
下　文明茶园



第一舞臺　夜戲

男女合座　正陽門外

西柳樹井　風雨不停

民國十五年（星期日）國曆九月十三日

王泉奎　探陰山

朱桂芳　吳玉鈴　楊春龍　無底洞

程繼先　孫甫亭　王鳳卿　岳家莊

楊盛春　張連廷　韓盛信　武文華

王鳳卿　扎金奎　文昭關

梅蘭芳　宇宙鋒







中国儿童剧院，原真光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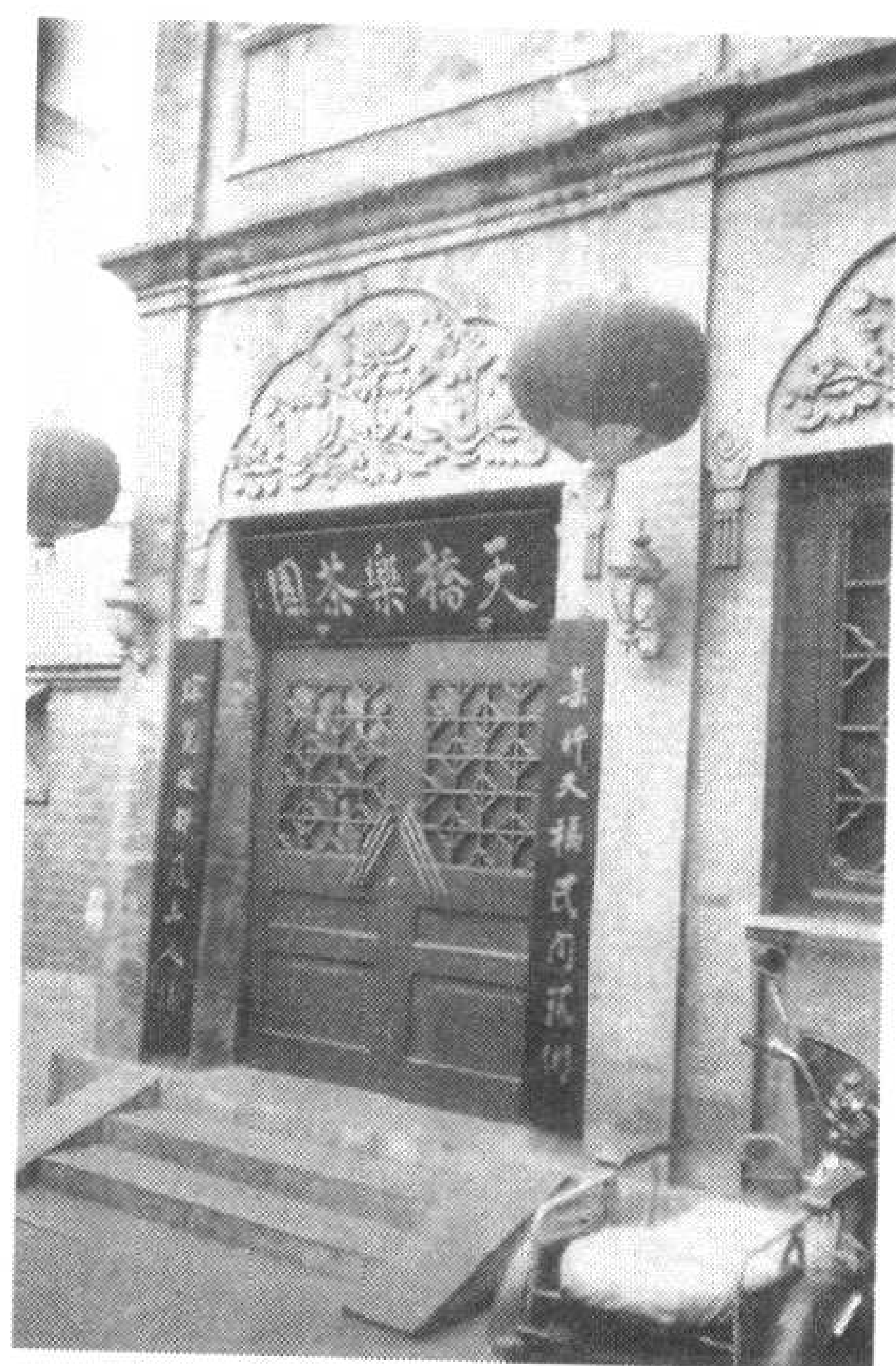


珠市口影院即开明戏院



梅兰芳主演《拾玉镯》剧照





右 天桥乐茶园

左 天桥万胜剧场，旧称万盛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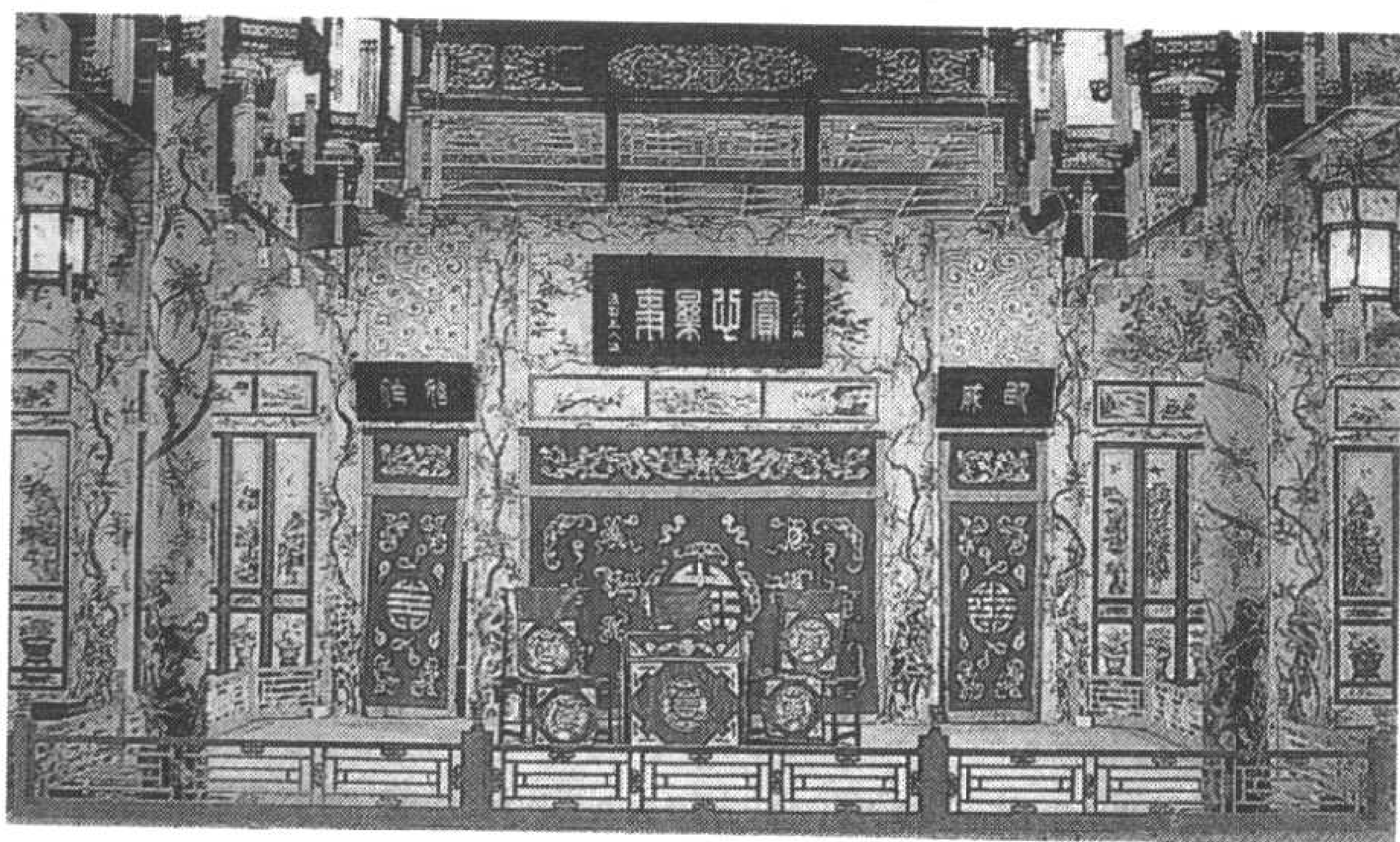
長安大戲院





上 旧长安大戏院
下 新长安大戏院

恭王府戏楼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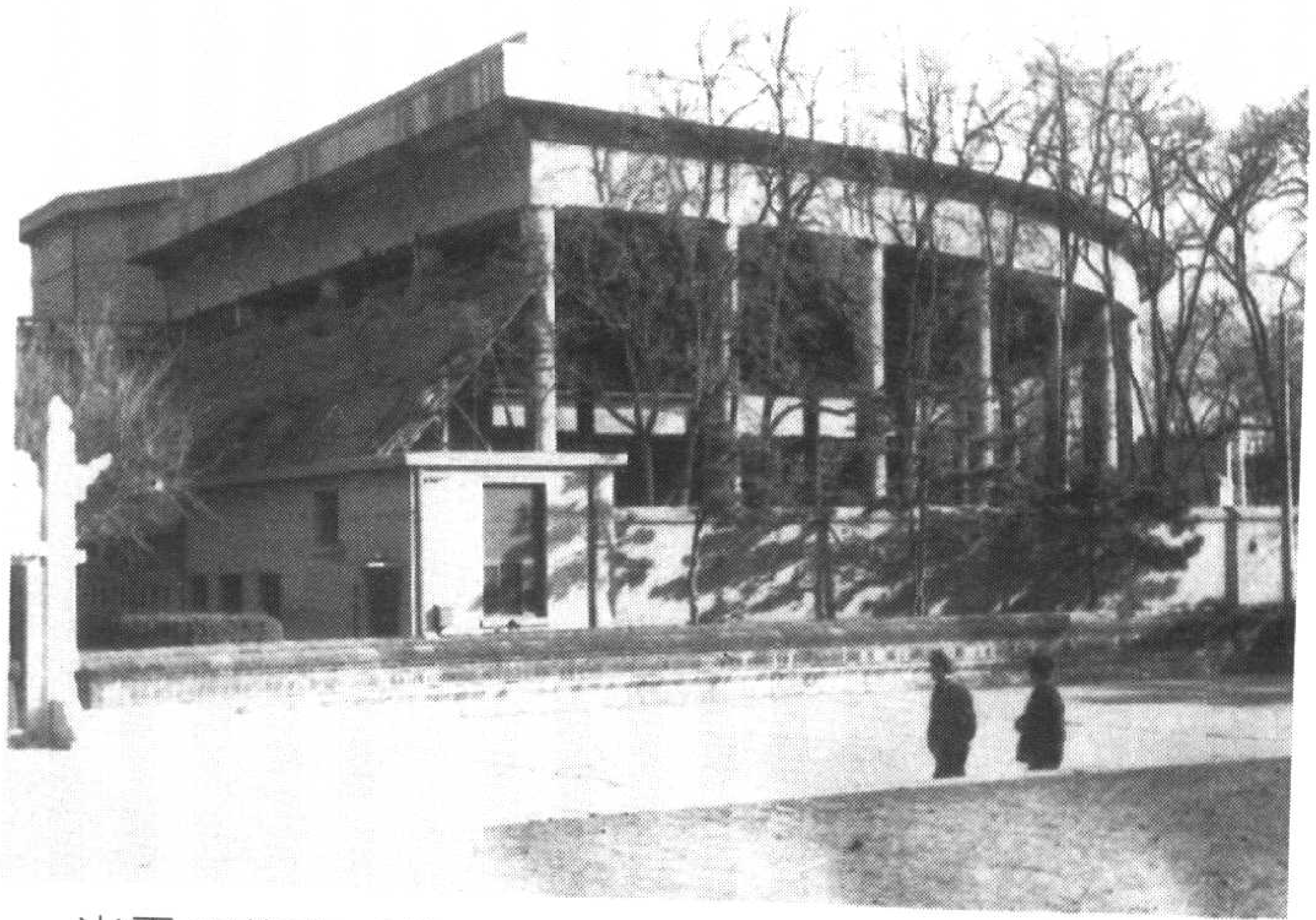
舞台



新世纪游艺场



拆除前的西单剧场，为哈尔飞戏院原址



半露天的音乐堂



改建后的音乐堂

戏楼戏馆话沧桑

尽管眼下戏剧不是太景气，可是仍有众多戏迷、出类拔萃的演员、艺术家，还有那么多诱人的剧目，因此，我们可以说戏剧仍然是相对繁荣的。我们应该看到，戏剧遭到的“冷落”和所谓的萧条，也是相对的，那是因为人们生活的结构和节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看戏已不是惟一可选的娱乐方式。不仅戏剧这样，电影不也遇到了同样的考验。这就好比洋快餐来了，光临小吃店和吃炸酱面的人少了一样，但这样的店铺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如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么一刺激，也许好戏就出来了，又有一个高潮或许已经在萌动了。

说到戏剧，我们很自然想到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演出的场所。在戏剧处于初级阶段的时候，它是简单的或者说是简陋的，随着戏剧的发展，

它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应该说它们的变化是同步的。换言之，我们从演出场所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出戏剧发展的轨迹。

说到演出场所，有些朋友可能会说，那不就是剧场吗？这个回答不全面，剧场只是其中的一种，而且只是属于一个时代范畴的，您是否知道在农村逢年过节要唱戏，且不说是为了祭神还是欢庆丰收，这是必不可少的。有的地方是临时搭台，杉杆一架，板子一铺，布帐一蒙，前后台就全有了。鲁迅在乡土小说《社戏》里描绘的戏台是搭在水面上的，看戏要划着船来看，这本身就具有戏剧性。

有的地方富庶了，或者是出现了一位要做善事的富人，就修建了固定的戏台。这样的古建筑，至今还能看到一些。

在城里，演出场所有私人性质的，像豪宅、王府乃至皇宫里都有；也有属于团体的，像会馆里供同乡聚会、娱乐的，像今天仍旧存在的北京湖广会馆、正乙祠；也有正式的演出场所。那真是各具风情，各有自己的一本经。

有关戏剧演出场所，也是一个很有内涵的话题。一旦说将起来，也许会是

几天几夜的事情。除了它本身结构和兴衰沿革外，还有许多趣闻轶事在内。比如当年慈禧在皇宫看戏，只有她一人坐着，而光绪皇帝只能在一边站着看。一个叫刘赶三的艺人正演皇帝，就借题发挥了：“连我这个假皇帝都有座位，可是真皇帝却没有！”一语即出，四下皆惊。慈禧装做没听明白，可往后却赏了光绪皇帝一个座位。

还有相声《三棒鼓》里，说一个老太太去看戏，去的戏棚采用的是打鼓收费制，也就是说每要收钱先打鼓，结果老太太听了几句唱，却赶上几次打鼓，花了不少冤枉钱。相声是夸张的，但至少反映出演出场所的一种收费形式。

比如旧时演出场所的习惯和服务方式和今天有许多不同，那是台下可以有小贩走动叫卖；台上演员没戏时，可以喝水，叫“饮场”。有个女老生，饮完场忘了带髯口即上场了，扭脸就唱，台下顿时哗然。

这些事情让我们在欢笑中，就了解了不少事情。那么，就北京而言，演出场所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呢？先后有多少处，有哪些演员登过台，出现了什么“戏外戏”，那真是一言难尽啊！

侯希三先生对这些很有研究，为我们写下了《戏楼戏馆》一书。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北京戏剧发展的脉络，虽然是侧重于戏楼戏馆，但相关的内容也很丰富，因为戏剧本身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息息相关的，只能相互“搭配”着说，从另一个角度说，只有这样介绍才能内容更生动和明了。

侯先生的态度是严谨的，笔触是轻松的；在缜密的述说中，时而也出现几片花絮，因而本书也就很自然地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它告诉了我们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和变化着，北京的戏楼和戏馆自然也不会例外。

崔陟　癸未年立夏日于归燕堂

自　序

中国独有的古戏楼，集古建、雕刻、绘画、楹联、书法于一体的静态艺术，其造型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极有观赏价值和人文价值；加之这里曾是展现杂技、百戏、音乐、歌舞、戏剧等的动态艺术以及早期的祭祀、娱神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艺术载体，是产生、发展、传播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国人欣慰和骄傲的。文献记载，古戏楼发端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此后连绵不绝。到了清代，在建筑艺术上更是达到了顶峰。古戏楼遍布我国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以及东、南沿海地区，数量无计其数，可见它在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方面曾经起到过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随着历史的延续和社会的发展，戏楼的兴建止于民国初年，而今绝大部分已然消失。所幸尚有部分戏楼完整地保存下来，有的甚至仍然在演戏，保留

着古朴的民风。研究和介绍古戏楼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本书不过浅尝辄止，不足以窥其全豹，还望读者明鉴。

中国丰富多彩的表演艺术之源本起于民间，历史上称之为俗乐（民俗之俗）或散乐。经过文人加工的俗乐称“雅乐”，是专为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服务的。民间艺人的表演场地，流动艺人是随地设场，另一种则是城市中，如北宋国都汴梁（开封），南宋都城临安（杭州）等称之为勾栏瓦肆的平民综合艺术表演场所，是为平民百姓服务的。这种场所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50年代。如北京的天桥市场，天津的南市等。50岁以上的老人对其至今记忆犹新。至于新世界游艺场和城南游艺园，那是民国初期私人资本投资娱乐业的典范，是封闭式的，必须购门票方可进入，与传统的天桥市场在经营方式上有所不同，在内容上也受到了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

到了封建时代晚期，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城市中的繁荣发展，精明的商人乘着四大徽班进京之机，兴建起一种既能吸引达官富商、士大夫阶层，又能将平民百姓、贩夫走卒聚于一堂的演出场所，即戏馆的产生，是本书介绍的另

一个重点。

戏馆是各自独立存在的演出场所。它的建筑结构，总体上看实为戏楼、饭庄、茶园三者的融合体。本书重点介绍了清代乾末嘉初至上个世纪 40 年代戏馆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基本上按照开业年代编排顺序。所选用的戏馆在近、现代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又用《戏馆拾遗》一节加以补充，基本可窥其全豹。对于戏馆的介绍，大体上是从建筑、设备、经营方式、名伶演出、天灾人祸及其历史沿革等诸方面繁简不一地予以展现。“附录”提供了三则旧时政府在不同时期颁布的法规原文，从中可以看到戏馆在经营管理方面的一些细节，有一定参考价值。

不足之处还请读者、专家指正。

作者



侯希三，1937年生于北京，大专文科毕业。1957年起先后在专业戏曲剧团、图书馆、文化馆、俱乐部等单位从事群众文化教育和普及工作。1979年调往市级演出场所工作，直至退休。

作者从小喜欢戏剧和电影，参加工作后，业余时间潜心于电影史、戏剧史和剧场史的研究。1985年以来，在《文史资料选编》、《中国京剧》、《戏剧电影版》、《北京日报》等数十家报刊上发表文章20余万字。现为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北京市写作学会会员，北京市崇文区博物馆特邀顾问。

目　　录

前言：戏楼戏馆话沧桑 …………（1）
自序 ……………………………………（1）
戏楼篇 ……………………………（1）
戏楼探源 …………………………（1）
露台与舞亭 ………………………（2）
戏楼的考证 ………………………（3）
戏楼与戏曲 ………………………（5）
戏楼分类 …………………………（9）
宫廷戏楼 …………………………（9）
府邸戏楼 …………………………（17）
会馆戏楼 …………………………（23）
饭庄戏楼 …………………………（42）
神庙戏楼 …………………………（45）
综艺篇 ……………………………（49）
新世界游艺场 ……………………（49）
城南游艺园 ………………………（53）
天桥大戏棚 ………………………（59）
戏馆篇 ……………………………（70）
京剧的摇篮——北京大栅栏戏园
…………………………………………（70）

大栅栏的由来 ……………………………… (70)
戏园的兴盛 ……………………………… (71)
建筑和设备 ……………………………… (73)
机构设置与经营管理 …………………… (74)
戏园与戏班 ……………………………… (76)
园主种种 ………………………………… (78)
罢业事件 ………………………………… (82)
前门商业区被焚纪实 …………………… (84)
新老戏园的更替 ………………………… (86)
民国时期 ………………………………… (87)
建国以后 ………………………………… (90)
广和剧场话古今 ………………………… (92)
查氏家族 ………………………………… (92)
查氏与戏剧 ……………………………… (94)
查氏和查楼 ……………………………… (97)
《查楼图》质疑 ………………………… (98)
查楼的历史沿革 ………………………… (101)
名人辈出的天乐园 ……………………… (105)
一台别开生面的音乐舞蹈晚会 ………… (105)
义伶田际云 ……………………………… (107)
青年梅兰芳 ……………………………… (111)
韩世昌在此走红 ………………………… (113)
程艳秋享名华乐园 ……………………… (116)
窝窝头会 ………………………………… (118)
建筑、设备和经营管理 ………………… (119)
富连成索赔长春堂 ……………………… (121)
华乐戏院被砸记 ………………………… (123)

华乐戏院的新生 ……………………… (125)
千年冰河开了冻 ……………………… (125)
梅兰芳重返天乐园 …………………… (127)
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 ………………… (128)
首开妇女进戏园的文明茶园 ……… (130)
吉祥园的历史沿革 ………………… (137)
建筑和设备 ………………………… (137)
梅兰芳与吉祥园 …………………… (138)
吉祥园很“吉祥” ………………… (140)
吉祥戏院的枪声 …………………… (142)
历经磨难 …………………………… (144)
苦难的前台三行 …………………… (146)
从兴旺到拆除 ……………………… (147)
标新立异的第一舞台 ……………… (150)
开幕式与大火同时“举行” ……… (152)
债务风波 …………………………… (155)
在大火中消失 ……………………… (157)
首开售票制度的新明戏院 ………… (159)
真光电影剧场意识超前 …………… (162)
开明戏院与众不同 ………………… (170)
新罗天剧场 ………………………… (174)
哈尔飞戏院 ………………………… (177)
瀛寰大戏院 ………………………… (183)
长安大戏院 ………………………… (186)
新新大戏院 ………………………… (191)
北京市音乐堂 ……………………… (194)
戏馆拾遗 …………………………… (200)

附录：有关法规三则 …………… (210)
后记 ……………………………… (220)

戏 楼 篇

戏楼探源

古代先民，面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不知所措，认为是“诸神”在操纵，于是演绎出不少动人的神话故事。如《女娲补天》：往古之时，支撑天的柱子折断，于是“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一说是共工氏与颛顼（音“专须”）争帝，怒而撞倒不周山（今昆仑山），天柱折，西北天体塌陷，引发洪水，不少人死于非命，于是有女娲氏炼五色石补天。此应为古代发生大地震而产生的神话。又如《后羿射日》：“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于是天帝派后羿来到人间救助百姓。后羿持弓搭箭，射落九日，“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此应为旱灾引出的神话。人们认定神的存在而对神的法力又无能为力，只好顶礼膜拜以讨好诸神，祈福禳灾。祭拜时，在地面筑起高台以作法事，因高台与天神接近之故。

露台与舞亭

露台，无顶盖，即露天之台。《尔雅注疏》卷四记述上古时代的露台为“积土四方而高者名台”。又《释名》卷五曰：“台，持也。筑土坚高，能自持胜也。”说明上古时代的露台只是积土夯实而成。《汉书·文帝纪赞》曰：“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说明必须花金钱，召工匠设计监造。从积土为台到以砖石木材建造，说明露台已有了相当的进化。露台有表演歌舞娱神、祭天作法事等多种功用。唐杜牧《寄远》诗：“向无罗袖薄，谁念舞台风。”是指露台演出的歌舞。《太平御览》第一七〇七卷云：“汉武帝元封二年使人于甘泉宫建通天台，高三十丈，舞八岁童女三百人，置祠具召仙人。祭天已，令人升通天台以候天神。”这是表演歌舞、祭天神、作法事于一台的祭祀活动。

为山西省万荣县庙前村后土庙金代露台。称“熊罴案”，木结构，可移动，有矮栏、阶梯，高丈余，因其周围饰以熊罴图而得名。史书记载，“梁武帝始设十二案鼓乐……隋炀帝更于案下为熊罴驱豹腾倚之状，象百兽之舞，又施宝宪于上，金粉饰之。奏《万宇清》、《月重

轮》等曲，亦谓之十二案乐，非古人朴素之意也。”此为帝王专用，已非一般神庙露台可比了。

到了封建社会中后期，露台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专为祭祀用的“坛”，如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二是分布在乡镇神庙，专门为不时演戏之用的露天舞台了。

介于露台和戏楼之间，有一种外观形似亭的舞台，又称乐亭、舞亭。舞亭有四柱和顶盖，飞檐翘角。檐下木结构为钩心斗角，彩绘花窗等。正后方有挡墙，顶盖下有藻井，起拢音作用。舞亭建筑规模较小，不设后台和上下场门。优人装扮需另有房间或临时搭棚解决。

戏楼的考证

戏楼，又称戏台，是专供戏曲、歌舞等表演艺术形式使用的古代建筑。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出现戏楼当在距今有近2000年的东汉。《东汉春》云：“皇帝于平乐观下起大坛……设秘戏以示远人。”平乐观是戏楼名，位于帝都洛阳城西。“大坛”上有华盖，是皇帝看戏的地方。“设秘戏以示远人”，说明戏楼很高大，并建在广场上。在汉代，戏剧还没有形成，但已有雅乐和散乐。雅乐又称

正乐，属于官方庆典、祭祀、宴飨所用的乐章和歌舞；散乐又称俗乐、百戏，属于民间流行的歌舞、说唱、吹奏、角牴、走索等民间杂艺。“秘戏”当属散乐一类，但还不是后来的戏剧。那时戏楼的样式如何？

1976年在安徽涡阳大王店出土一件东汉时期绿釉陶戏楼，高一米余，分四层：顶层为鼓楼，三层为一镜框式舞台，二层和一层为三面开放式戏台，有前台、后台、上场门和下场门。戏台上有伎乐俑五具，作各种表演状：或抚琴、或吹箫、或吹口哨，其中一俑正在做倒立，表演“拿大顶”，人物表情、动作逼真，活灵活现。陶戏楼是否仿照平乐观，无法考证。这件陶戏楼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三国之后的六朝时代，又有所谓“广望观”者。据已故著名戏剧家周贻白著《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介绍：“在魏国方面，则有废帝曹芳宠幸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广望观上，使怀、信等于观下作《辽东妖妇》，嬉亵过度，道路行人掩目。这个《辽东妖妇》的故事情节虽无可考，但可以肯定，其表演形式，必然是男优扮为女性，说明已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广望

观：顾名思义，是广大民众观望之所。“道路行人掩目”，说明戏楼是建在路边的广场上，并非室内剧场。戏楼的广泛出现，当在李唐王朝统一中国之后，俗语说：“唐修庙，宋修塔。”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当属神庙戏楼。戏楼是神庙建筑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故应属于庙产。戏楼演戏原意为“娱神”，实际为民众的娱乐场所。神庙戏楼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平时闲置不用，只在年节或应节时令安排演出。举办庙会又与庙神有关。如关帝庙，关羽诞辰是农历五月十三日；天后宫，天后娘娘华诞是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在其相应的时日举办庙会三至五天。期间由当地士绅集资延请戏班演戏。民间花会如踩高跷、五花棍、跑旱船等在庙会上比试技艺，是为一种民众娱乐活动，又称“迎神赛会”。庙会又是各种商品，如皮毛、布匹、服饰、农具、儿童玩具、各种食品的展卖场地。当然，成年人要到庙堂烧香拜佛，祈福迎祥，许愿还愿。这种习俗，在中国相延数千年不衰。

戏楼与戏曲

中国的戏曲，是在戏楼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两者有着解不开的渊源关系。

后台与前台　后台旧称戏房，又有内场、暗场等称谓。后台是放置衣箱、靴包箱、切末（道具）、把匣子（戏用武器）和演员化妆、扎扮的所在。早期昆弋班演戏，乐队在后台中间，通过挂有竹帘的窗洞与前台演出沟通，但前台要站立两位笛师伴奏。后来场面（乐队）摆放到前台后，窗洞便被取消。旧时后台正中摆放神龛，供奉梨园祖师老郎神唐明皇。艺人出场前要祭拜祖师，祈求演出顺利，下场再祭拜，称“谢神”。后台又是临时排练、分派角色、催戏、监场的地方。后台一切事务由戏班总管负责，所以又是“指挥部”。

后台又是戏剧演出中表现故事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暗场”的运用。如《夜奔》，林冲出场前“好大雪”的叫板，后台便成了雪天深夜的旷野荒郊。汤显祖的《还魂记》“冥判”折“内作哎哟叫饶也苦也介”后台便成了“地狱”；宋元南戏《张协状元》中，贫女进京寻夫张协时，旦白“奴家万福万福！”生在后台：“什么妇女直入厅前，门子当头何不止哟！”此时前台便是前厅，后台便是内室。戏剧作家把“暗场处理”当作表现故事情节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

前台为表演区，不赘述。

上场门和下场门　戏剧的产生晚于歌舞杂艺。歌舞杂艺的表演者登场和退场，上、下场门的作用比较单一。具有故事情节的戏剧产生之后，上、下场门的功用也复杂起来。宋苏轼诗云："搬演古人事，出入鬼门道"。"鬼门道"即上、下场门。丹邱在《太和正音谱》论曲中道："拘肆中戏房出入之所，谓之鬼门道，言其所扮者皆已往昔人出入于此，故云鬼门。愚俗无知，以置于鼓，改为鼓门道。后又伪为古，皆非也。"元人杂剧多作"古门道"或简书"古道"或"古门"。如《金线池》剧第一折"正旦领梅香上古道云"，《争报恩》剧中有"关胜在古道云"，《看钱奴》剧中有"做向古道叫科云"等，都是指上、下场门而言。

上、下场门，在剧情的展开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旧时舞台不设幕布和布景，一切都要依靠说白和演唱及优人虚拟动作表演来告诉观众角色所处的环境，如出门进门、上楼下楼、上马下马等。此外便是靠上、下场门来表现角色的一切门路，同时具有空间和时间转换的意义。角色几度的上场和下场，时间

可相差几天，几年或数十年；距离可表示为几里或数千里；空间上，上次出场意为宫殿，下次出场舞台可能已变成战场。有副戏台楹联道："六七步九州四海；三五人万马千军。"形象地道出了戏曲表演的玄机。上、下场门又是幕间转换的标志，可代表剧中的街门、厅门、室门、花园门等。角色的出入，虽大多由上场门上，下场门下，但根据剧情需要，有时则需要从下场门上，从上场门下。由此可见，上下场门已成为戏曲演出的枢纽。

内场和外场　舞台正中偏后摆放一桌两椅。桌椅前称外场，是主要表演区。其后称内场。检场的（戏班专司此职者）在幕间摆放或撤掉桌椅、小道具，如县官大堂的惊堂木、签筒，酒席用的酒壶、酒杯等，都在内场完成。甚至角色在演唱间隙退到内场背向观众，检场的则递上小茶壶供演员饮水，称"饮场"或"打背躬"，以上行为均与剧情无关，又不避讳观众，观众亦习以为常，这些习俗直至建国后才被取消。如果武戏上场，则桌椅道具等便全部撤掉。

门帘台帐和桌椅披　门帘，上下场门悬挂。台帐最大，悬挂在上下场门之

间。桌围椅披，顾名思义，是桌椅饰品。以上所有装饰，均为或红、或绿、或粉底的锦缎绣花，是戏台上最出彩的。上场门帘绣“出将”，下场门帘绣“入相”。台帐正中绣有龙凤呈祥、丹凤朝阳、松鹤延年、麻姑献寿等不同图案，很少与剧情发生关系，极少数名角例外。

戏楼的规格、档次差别很大。又有宫廷戏楼、府邸戏楼、会馆戏楼、饭庄戏楼、神庙戏楼等的分别和分布，是遍布城乡的文化娱乐场所。

戏楼分类

宫廷戏楼

档次之高，规格之全，以清代宫廷戏楼为最。位于大内（紫禁城）的有宁寿宫畅音阁三层大戏楼、景祺阁戏楼、漱芳斋戏楼、寿安宫戏楼；建在室内的有风雅存戏台、倦动斋戏台、丽景轩戏台等；位于中南海（原称西苑）的有南府戏楼、纯一斋戏楼、春耦斋戏台、八音克谐乐亭等；位于北海的有晴栏花韵戏楼；位于圆明园内的有同乐园三层大戏楼、万方安和戏楼、恒春堂戏楼、淳化轩戏楼、关帝庙戏楼、同道堂戏楼等；位于颐和园内的有德和园三层大戏楼、

听鹂馆戏楼等；位于承德避暑山庄内有清音楼三层大戏楼等。

清宫戏楼大体上分三种类型：1. 三层大戏楼一般用于皇帝大婚，帝、后诞辰，应节时令上演特制戏曲之用。2. 宫院园林中的单层大戏楼使用频率最高，既有内学（昇平署太监戏班）演戏，又招京城名角名班进内演戏。3. 室内戏台面积小，宜冬季使用，不演大戏，只演小戏“或坐腔、或清唱”及拆唱八角鼓之类的曲艺、魔术类节目。

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帝国主义军队一把大火将圆明园，连同戏楼烧毁，大批珍宝被掳掠，为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灾难。

清代是宫廷戏楼的鼎盛时期，这与清朝历代帝王无不喜好戏剧有关。清宫设有专司演戏的机构。清初继明朝旧制，称“教坊司”。康熙朝改称“南府”。乾隆间南府扩大。太监学艺之地称内学。选征江浙一带男童（清廷禁女子演戏）进宫（在今景山公园内）学戏演戏称外学。内、外学人数均在千人以上。选征民间艺人进宫教戏称“教习”。道光五年(1825年)，皇帝下谕改南府为“升平署”。宫外皇家园林设升平署行署，均为

皇家演戏的管理机构。关于清宫戏楼及演戏情形，戏剧家曹心泉撰文说："宫中戏台，最大者三处，以热河行宫戏台为尤大，其次为宁寿宫，再次为颐和园中之颐乐殿。内监称此三戏台为'大爷、二爷、三爷'，它们都是建筑三层，下有五井，极为壮丽。有数本戏，非在此三戏台不能演奏者：一《宝塔庄严》内有一幕，从井中以铁轮绞起宝塔五座。二《地涌金莲》内有一幕，从井内绞起大金莲花五朵，至台上放开花瓣，内坐大佛五尊。三《罗汉渡海》，有大切末制成之鳌鱼，内藏十数人，以唧筒从井中汲水，由鳌鱼口中喷出。四《阐道除邪》是端午节戏，亦从井中向台上汲水。五《三变福禄寿》，此戏为内监扮成福神、禄神、寿神及众多神童神女，分别在三层戏台起舞，最初一层为福，二层为禄，三层为寿。一变而禄居上层，寿居中层，福居下层，再变而寿居上，福居中，禄居下，为祝贺皇帝福禄寿俱全之意。以上五出，布景宏大，非此三台不敷布置。"

颐和园内德和园三层大戏楼，于光绪十七年（1891 年）底动工兴建，光绪二十年十月前竣工，是专为慈禧过 60 大寿（农历十月）而建。大戏楼和与之相

连的两层扮戏楼、颐乐殿、看戏廊及庆善堂组成前后三进院落，占地面积 3851 平方米。戏楼高 21 米。每层面北各显三间，间宽 5.6 米。下层戏台宽 17 米，中层台宽 12 米。下层戏台后有三间仙楼。仙楼与戏楼之间连接着四座仙桥。下层戏台正中挖一眼深 10.1 米，上口直径 1.1 米，井底直径 2.08 米的砖水井。戏台四角各挖四个 1 米见方，深 1.28 米的水池。与五口井、池相对应，中层有五个通道口，上层装五部滑车。演戏时，上下配合，可以表演水法、戏法、大切末及神佛的上下。全部工程耗费白银 71 万两，于此可见统治者的骄奢淫逸。

戏楼建成这年的 7 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一败涂地，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起国民极大不满。建戏楼的钱，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以扩建海军为名筹措而来，更加引起民愤。慈禧迫于社会压力，大典延期举行。直到她 62 岁时才补办 60 大寿，也算一件奇闻。

慈禧是天字第一号大戏迷。她不但看戏，还和一帮太监穿上戏装，粉墨登场，在宫中自娱自乐。集数十年看戏经验，对京戏也看出了一些门道。她命翰

林院大臣抄了一部“总讲”，有上百出戏。每出戏的念白、唱词、唱腔、板式、表演、罗鼓经等一一写在上面。看戏时把总讲摆在面前，和戏台演出对照，这样一来就苦了民间艺人。演出时不敢出半点差错，稍有闪失，轻者挨竿子，重者掉脑袋。谭鑫培一次演出晚到了几分钟，慈禧大怒，打了他20竿子，还罚他扮成猪八戒演《盗魂铃》。这是一出玩笑戏（喜剧），生、旦、净、丑都得来一手，难度很大。不料谭演得惟妙惟肖，反倒把慈禧斗乐了。据著名京剧艺人李元春介绍，有一次大年初二在德和园演戏，开场前先舞龙灯，为讨个龙抬头的吉利。杨小楼舞龙珠，郎德山舞龙头。不小心杨小楼把戏台角的檀香架子碰倒了。众人大惊，惊了老佛爷的驾是要掉脑袋的。慈禧大怒，立传杨小楼。小楼浑身筛糠，跪在慈禧面前请老佛爷恕罪。杨小楼演戏一向卖力气，慈禧很喜欢他。“你今儿个是怎么啦！”“回老佛爷话，奴才今儿个已给四位王爷演了四出《挑滑车》，实在挺不住了，请老佛爷开恩！”慈禧想大年初二责罚人不吉利，她又喜欢看他的戏，打伤了又得歇几个月，于是慈心大发“赏你20两银子，回家休息

去吧！”众人的心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接下来由郎德山要珠子。本来他就人单力气小，不一会儿就招架不住了，七扭八歪不小心又把檀香架碰倒了。慈禧怒道：“杨小楼是累的，你是成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传竿子，给我重打四十！”这竿子是竹竿里灌了铅，打在身上就得骨断筋折，据说是慈禧发明的一种刑具。“请老佛爷开恩，这40竿子奴才这骨头就散架啦！”“那好，竿子免了，罚俸两个月！”“请老佛爷开恩，这竿子您还是打吧！”“为什么？”“您罚我两个月薪俸，我全家就饿死啦！”慈禧一听，他不想挨打，又不想罚俸，好吧，她想出了一个当众羞辱他的办法。“郎德山，你在《金钱豹》里演什么角呀？”“老佛爷您知道的，我演八戒呀！”“八戒姓什么呀？”“姓……猪呀！”“好吧，你就给我学个猪叫吧。”慈禧知道郎德山是回民。郎德山心想，这不是糟践人吗！反正我豁出去了，你老妖婆属羊，我偏学羊叫“咩……”。众人都吓傻了，这不是找死吗。没承想这声羊叫反而把慈禧逗乐啦：“滚下去吧，猴崽子！”郎德山终于躲过了这场大难。

北京紫禁城御花园迤西重华宫内有

漱芳斋戏楼，建筑装潢精美华丽，是内廷主要的演戏场所。清朝末年，有段时间帝、后两党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光绪与康有为等人内外串联，活动频繁，正是维新变法酝酿时期。慈禧虽有察觉，但因抓不到把柄一时不好发作。

一天，光绪陪慈禧在漱芳斋看戏，其中有出《天雷报》，名老生谭鑫培饰张元秀，名丑罗百岁饰其妻贺氏，小生张继保由鲍福山扮演。该戏大意是贫民张元秀夫妇千辛万苦把义子张继保抚养成人，并得中头名状元。当老夫妻去见义子时，张继保怕有失身份，拒不相认。戏演到这里，慈禧怒令叫停。陪侍大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个个提心吊胆。这时，慈禧命一太监手擎刑杖走上戏台，传太后口谕要责打张继保。演员鲍福山只好趴在台上受刑。行刑时，鲍福山表演痛苦呻吟之状非常逼真，“老佛爷”十分开心。戏演完后，慈禧特赏鲍福山10两银子。

事后，慈禧的近侍太监道出了其中奥秘。因为光绪也不是慈禧的亲生儿子，慈禧对其背着自己搞变法十分生气，曾说光绪是夜猫子（猫头鹰），把他拉扯大了，却对自己不掏良心，因此慈禧恨透

了光绪。原来，慈禧在戏中插一杠子是为当众扫光绪的脸。

还有件轶事，一次光绪皇帝站在慈禧背后陪看戏。名丑刘赶三正演《十八扯》。他一会儿演乞丐，一会儿演皇帝，逗得慈禧前仰后合。刘赶三突然冒出一句："我这假皇帝尚有座位，真皇帝连座位也没有。"慈禧明知在说自己，可因为理屈，没敢发作。据说后来光绪陪看戏便有了座位。

腐败的清政府内外交困，千疮百孔，给劳动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可最高统治者依然在宫内歌舞升平，极尽享乐之能事。这样的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介绍，梅先生在民国年间曾先后在中南海怀仁堂戏台、纯一斋戏台和北海"晴栏花韵"戏台演过堂会戏和义务戏。书中介绍"这个纯一斋北面是楼，楼前是水池，池周围长廊四起，南面一座水榭式戏台。"即戏台前半部建在水面上方，后半部和扮戏房建在陆地。看戏人坐在北面楼内边品茗赏荷边隔着荷花池看戏，荷香阵阵，凉风习习，是当年皇帝和后妃们夏季看戏之所在，内监称其"水座"。"我在北海漪澜堂东边'晴栏花韵'戏台，

和余叔岩唱过一次《打渔杀家》……是一个很玲珑精致的戏台。台的对面是几间南房，中间悬着匾额‘晴栏花韵’，两边抄手游廊。廊外有些疏疏落落的花木山石”。1922 年冬，梅先生应小朝廷（民国元年孙中山宣布“优待清皇室条件”中有“大清皇帝尊号仍存不废”，“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等内容。但已与社会隔绝，人们习惯称之为“小朝廷”——作者注）之邀，为老太妃（约为隆裕皇太后——作者注）演祝寿戏。地点在重华宫漱芳斋戏楼。应邀者还有陈德霖、王瑶卿、杨小楼等众多京城名角。然而已不再有“内廷供俸”、“传差”等名目。但其隆重、规模、装饰等一切如仪。观戏者除太妃外，还有末代皇帝溥仪、皇后婉容及陪侍的各王公大臣。演戏三天。这是清史上最后一次传外班演祝寿戏。

1924 年 11 月 5 日，冯玉祥将军宣布取消废帝溥仪的皇帝尊号，并率军进入紫禁城，将溥仪逐出宫禁。从此，彻底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

府邸戏楼

中国历代帝王一向有敬天地、祭鬼神、祀祖先以及皇帝登基、大婚、祝寿、

和藩、宴飨、娱乐等等祭祀和庆典仪式。为满足上述活动，宫廷必然要组织大量音乐、歌舞、戏曲等演艺人员。明代及清初的教坊司，清代中后期的南府、升平署便是负责组织这些活动的机构。祭祀活动则由神乐署负责。清代朝廷有禁止旗人、八旗官兵进入市井戏馆看戏的禁令，于是皇帝以下的王公大臣纷纷效法宫廷，在自家府邸增建戏楼，组建戏班、科班，成为一种时尚。如东交民巷的奕王府、肃王府；镇国公荣毓府；大学士徐桐府；朝阳门内北小街口外的孚王府；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南岸的恭亲王府、柳阴街的涛贝勒府；西城大木仓的郑王府；宝钞胡同蒙古亲王那彦图府；东四九条理藩院尚书寿耆宅；东四六条内务府大臣崇礼府；金鱼胡同路北，曾任军机大臣、步军统领的那桐府等均有规模不等的戏楼建筑。以上仅为部分例证，可见从皇帝到宗室皇亲，文武大臣无不以享乐为能事，置平民百姓生死于不顾，这样的政府被人民推翻事所必然。随着朝廷的腐败和岁月流逝，到了清末民初，府邸戏楼已所存无多。

恭王府位于前海（什刹海）西街，始建于乾隆年间，是乾隆帝宠臣和珅府

邸。嘉庆四年（1799 年）和珅案发，被朝廷处死。宅第籍没后赐予乾隆第十七子，为僖亲王永璘府。永璘死后，于咸丰二年（1852 年）赐予道光第六子奕䜣，始称恭亲王府。王府后花园中有戏楼一座，为室内建筑。占地 685 平方米，南北长约 33 米余，东西宽近 20 米，整体建筑为三卷勾连搭式，即顶盖为东西向有三道房脊相连而成，但室内没有明柱。自南向北依次为前厅、扮戏房、坐南面北的戏台。戏台高 0.5 米，宽 7.92 米，深 7.1 米，台角有两根明柱，台沿有矮栏，上有台盖。台盖有藻井，演戏时起拢音作用。看戏厅分前后两部分。大厅东西宽 16.15 米，南北长 17.2 米，这里是一般官员和眷属看戏的所在。厅后有五间看戏阁，称“怡神所”，其地面高与戏台平，有矮栏与大厅隔开，是亲王及贵宾看戏的地方。恭王府曾设昆、弋腔之全福科班，著名艺人陈德霖、程继先等童年时曾在该班学戏演戏，人称“王府戏班”。王府班除为自家演戏自娱外，也常被其他王府借用。如遇婚嫁、祝寿、年节等喜庆活动，除用本府戏班演唱外，还要约请外班进府演戏。如光绪十一年（1885 年）八月初七，恭王府

举办堂会戏，除外约四喜部全班演唱外，其余各班名角也在应邀之列，如何桂山、余紫云、杨月楼、金秀山等。

一次，恭王府约三庆部进府演戏。恭亲王奕䜣邀其五哥惇亲王奕誴，七弟醇亲王奕譞过府看戏。适有《思志诚》（又名《大嫖院》）一剧。名丑刘赶三饰剧中鸨母，演妓院事。待客至，老鸨大呼“老五老六老七出来见客呀!”适值惇、恭、醇三亲王入坐。惇亲王听后拍案而起，怒道：“可恶！何等狂奴，竟敢如此无礼!”当即命手下拘拿其下狱治罪。经众人再三劝解，终将其扯下戏台重责四十大板了事。赶三养伤数月方愈。事后有人提及此事，赶三便说：“贵人横暴如此，非善类也!”

恭王府及后花园，1982 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动工修复。1987 年修复一新并对外开放。如今，这里长年接待大量中外宾客参观游览和观看戏曲演出，成为首都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胜地。

金鱼胡同东口内路北，是那桐府东花园，人称“那家花园”。园内有大厅、群房、游廊、山石、凉亭等建筑。大厅内东间有坐东朝西室内戏楼一座，台高

约 1.2 米，宽 7 米，进深 6.5 米。台沿有矮栏，台角有台柱支撑台盖。戏台后面与东耳房相通，为扮戏房。民国元年(1912 年)，孙中山首次来京，在这里曾发表过重要演讲。民国年间，这里举办堂会戏最多。北洋政府要员及军阀如曹锟、冯国璋、吴佩孚、张作霖等均曾在这里设宴演戏招待宾朋，以扩大他们在京的影响。京城名角如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侯喜瑞、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等均曾在这里演过堂会戏。1917 年(民国六年）4 月，北洋政府为欢迎广西军阀陆荣廷来京，特派时任步军统领的江朝宗在那府戏楼设宴演戏招待。江朝宗，因在清末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被朝廷封为三品大员。民国初年极力拥戴袁世凯作皇帝，是登基大典筹备处重要成员。1937 年“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后，江又成为北京市第一任伪市长，是近代史上一个有名的政治投机家和叛国者。江在那府举办堂会戏时，谭鑫培因在家养病未能前往，江朝宗一怒之下威胁谭：“你孙子犯了事，即将拘捕下狱！你如果参加演出，这事就算了结了。”谭鑫培无奈，只好带病前往。这天，谭鑫培扮演《洪羊洞》中杨延昭，即杨六郎。

剧情大意是，杨延昭派孟良赴北国洪羊洞中，秘密将父亲杨继业的骨殖取回中原安葬以尽孝道。焦赞为保护孟良成功，未经派遣便紧随其后。在黑暗的洞中，孟良以为有敌人跟进，一斧将焦赞劈死，得知是焦贤弟时悲痛欲绝。待将骨殖托一宋兵带往中原之后，自己也自刎而亡。杨延昭在病中得知跟随自己多年，情同手足的焦孟二将双双身故之后，痛彻心扉，肝胆俱裂，立时加重病情。谭老演到此处，想到自己被逼就范，于是把自身的屈辱、无奈与戏中的杨延昭在情感上融为一体。他强打起精神，施展精湛演技，先用缩骨法把自己变得极为矮小，然后猛然伸长身躯直立，一个硬僵尸摔倒在戏台上，观客无不震惊，旋即掌声雷动，叫好声不绝于耳。此次演出之后，谭老回家继续养病，不久便离开人世，由于恶势力迫害，终未跨越 70 整寿。那府的演出，成了一代名伶的绝唱，令人痛惜不已。

那府戏楼于“七·七事变”发生后停用。建国后那府被东城区委及部队机关购买使用。1988 年被和平宾馆占用，建成宾馆新楼。

会馆戏楼

汉唐时期的帝都，即长安、洛阳，有所谓郡国公邸，是专为晋京朝见的地方官员临时居住之所，可视为最早的会馆。明清时期，各省举人每三年来到京城举行一次会试，每次不下数千人。市井中有所谓状元店、状元吉寓的小旅店，提供给应试举子食宿，不但价格昂贵，且供不应求，十分不便。于是由有声望，在朝为官者出面，联络官、商出资，为本乡举子建造馆舍，供应食宿，名为同乡会馆。

北京早期出现的会馆，有明永乐年间建于前门外长巷三条的安徽芜湖会馆，嘉靖、隆庆年建立的浙江稽山会馆等。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又出现了行业会馆。如明中叶出现的颜料会馆，油盐粮商建立的临襄会馆等。到了清代，据《顺天府志》记载，京城会馆已有 445 处。有省级、郡府级，也有县级会馆。会馆也从当初专供食宿发展为“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每逢年节，或月之朔望，同乡们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聚餐演戏，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的场所。会馆规模有大有小。大型会馆有供同乡聚会的大堂、餐厅、

客房，祭神祀祖的殿堂、花园、戏楼；郊外备有埋葬同乡的义地。小型会馆只有一个四合院。

据白鹤群、胡春焕合著的《北京的会馆》一书统计，全国28个省，在北京设立省级会馆63个，府级会馆135个，县级会馆188个，合计386个。省级会馆规模大，财力雄厚，多有戏楼建筑。府级、县级会馆，则视财力大小而定。一般行业会馆均由商人出资兴建，资金来源较易，多建有戏楼。从部分史料查证和实地调查，已知建有戏楼的会馆计有：

河东会馆　平遥会馆　临襄会馆　晋冀会馆　染房公所　潞郡会馆　临汾东馆　药行会馆　延邵会馆　浮山会馆　浙慈会馆　织云公所　五金行馆　湖广会馆　安徽会馆　银号会馆　平阳会馆　江西会馆　粤东新馆　中山会馆　福建会馆　延平郡馆　湖南会馆　全浙会馆　南昌会馆　甘肃商馆　洪洞会馆　浙绍乡祠　三晋会馆　奉天会馆　梨园会馆　汾阳会馆……

随着岁月流逝和时代的变迁，特别是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至建国前的20余年中，会馆及其戏楼在逐年锐减，或

年久失修，或管理不善，很多会馆已挪作他用。保存完好的会馆戏楼，仅剩湖广会馆、安徽会馆、银号会馆、平阳会馆四家了。改革开放以后，银号会馆(正乙祠)、湖广会馆先后修复，早已投入使用。据称，安徽会馆、平阳会馆，有关部门已列入计划修复之中，但愿不久的将来能够成为现实。

平阳会馆　位于前门外迤东小江胡同。平阳府是山西临汾地区重镇。明清时期，华北各省不少商业、金融业控制在临汾人手中，经济实力雄厚。平阳会馆规模宏大。戏楼厅堂占地约480平方米。戏楼上下三层，雕梁画栋，油漆彩绘，十分精美。戏台宽7.2米，进深7米。上下层之间有1米见方的通口，演神怪戏时可作为神佛上下的通道。其整体形制与宫廷三层大戏楼近似，但规模要小很多。戏楼三面有双层看楼，院落应为池座。上面设大罩棚，即为室内剧场。据仅存的匾额“警世铎”的落款书“王铎”字样分析，应为明末清初的建筑。因为王铎系明末清初的大书法家。据著名古建专家马旭初老先生介绍，这里曾是他家的祖产，早在清代就已经成了制造丸散膏丹的作坊，故演戏的情况

已无从查考。建国后，这里是一家医药公司的仓库。“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四旧”时把全部精美的壁画毁掉。1984年宣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湖广会馆　位于虎坊桥路口西南角。原为明相张居正，清初大学士徐乾学，乾隆初年大学士纪晓岚故居，后纪晓岚迁居西珠市口路北。嘉庆十二年（1807年），相国刘云房、少宰李秉和共同创议建湖广会馆（清代中前期设湖广省，后分开为湖南、湖北两省）。道光十年（1830年）增建戏楼。前后三进院落。前部为戏厅，中院为双层楼房，上层为文昌阁（现为北京市戏曲博物馆展厅），下层为先贤祠，后院有宝善堂、楚畹堂、风雨怀人馆。周围有群房、长廊、太湖石等景观。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这里曾是美国侵略军的司令部。

1912年8月25日孙中山先生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并发表了重要演说。著名学者梁启超在这里慷慨陈词发表“宪政纲领”的著名演说。名伶谭鑫培、余叔岩曾作为两湖同乡在这里举办义演救助两湖水灾。戏楼为厅堂式室内剧场，占地430平方米，双卷勾连搭式悬山屋顶，双重飞檐。戏台坐南面

北。台高近 1 米，台柱支撑台盖，中有藻井。周边木结构油漆彩绘，下悬花窗棂。台沿有矮栏。戏台约 50 平方米。后台面积宽阔，约有 10 间大小。戏台三面有双层看楼。楼前平地设桌椅，统共可容纳上千人。该戏楼清代咸同间的老三鼎甲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及张九龄、梅巧龄、卢胜奎，清末至民国初年的新三鼎甲汪桂芬、孙菊仙、谭鑫培，以及余叔岩、王瑶卿、梅兰芳、杨小楼等历上百年，京城名角无不到这里登台献艺。光绪年间，这里曾发生一件趣事：

曾国荃是曾国藩之弟，因助其兄镇压太平军有功而官至督抚，人称曾九帅。光绪初年，九帅晋京陛见皇帝，两湖京官在这里大摆酒宴为其接风洗尘，并约四喜班唱堂会戏。九帅坐池座正中，二楼坐满女眷。戏开场后，班主梅巧玲（梅兰芳之祖父）手捧戏目来到九帅面前恭请点戏。九帅对戏曲很不在行，一时不知从何点起。当他看到戏单中有出《定中原》，觉得这个戏名吉祥，便点了这出戏。九帅对作陪的京官说道："我大清能有今日，先兄文正公已经过世，要做这定中原的事业只怕没有几个人了。"众京官听罢只是唯唯诺诺。待《定中原》

开场后，九帅不看则已，一看大惊失色。原来这《定中原》就是“司马师逼宫”，心想，座中倘有与曾家不睦的权要借题发挥，说我有篡逆之心，上朝参奏一本，身家性命定然难保，当即拱手告辞，抽身便走。刚走到正门楼下，只见楼上一道寒光直奔九帅头顶而来，一股臊气直冲鼻孔。九帅仰面一看，一位官太太正抱着小孩在楼边把溺，骂道：“那婆娘，把溺怎么不看人，岂有此理?”那官太太毫不示弱，张口大骂浑话，还将水烟袋砸将下来。众随从大喊：“反了反了，竟敢犯大帅的官体!”乱糟糟闹成了一团。众京官赶来陪话，作揖请安，九帅含怒上轿而去。次日清晨，九帅派来众多军汉冲进戏楼动手便拆。会馆执事吓呆了，赶忙报告兼管会馆的值年京官。值年京官约请同乡到九帅寓所恳切求情方才罢手。这时戏厅两侧看楼均已拆毁，仅剩正楼，直至光绪十八年（1892 年）方才修复。

建国后，这里一度成为北京制本厂的车间，院内成了居民住宅。改革开放后，在党和政府关照下湖广会馆恢复了原貌。1996 年 5 月 8 日竣工开幕后每天有戏曲演出，并建成“北京市戏曲博物

馆”对外开放。每周日白天有“赓扬集”戏迷园地，吸引京城众多戏迷票友来这里演出观戏，热闹异常。如今这里每年还吸引大量海内外宾客前来参观赏戏，成为首都一处光彩的人文景观和展示传统文化艺术的殿堂。

安徽会馆　位于南新华街路西后孙公园胡同。清同治七年（1868 年），由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倡议，并得到淮军将领的响应，集资两万八千两白银，购住宅一所，廓而新之，筑堂建阁，于同治十年八月（1871 年 8 月）竣工。戏厅形制与湖广会馆大致相同，但规模略小。会馆建成后，李鸿章一反会馆的使用功能，规定：只准淮军参将以上及相应职位的文官入内。实际成了李鸿章藏污纳垢，结党营私的大本营。一次，李鸿章在安徽会馆举办堂会戏，京剧名丑刘赶三演出《十八扯》，在其扮演皇帝时，临时加入台词曰：“摘去头品顶戴，拔去双眼花翎，剥去黄马褂子”等语，为自己种下了祸根。原来，光绪十三年（1887 年），慈禧曾一度还政于光绪皇帝。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曾因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并与日本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和反对变法维新等事，

先后两次被光绪帝降级调用处罚。在帝后两党激烈斗争中，李鸿章本是后党中的中坚人物，政治后台十分强硬。

李鸿章暗中指使巡城御史对刘赶三寻机加害。一日，刘赶三路过菜市口时，被早有预谋的巡城御史兵丁痛殴致重伤。不久，一代名丑刘赶三抑郁含愤离开人世。京城戏迷痛惜不已。

刘赶三，名宝山，字韵卿，号芝轩，艺名赶三，天津人，出身药业世家。幼年功读诗书，性聪慧，因其酷爱戏曲，遂入梨园学戏。初拜张二奎等名家学老生，后改学丑，尤擅彩旦。如《探亲家》的乡下老妪，《拾玉镯》的刘媒婆，《大嫖院》的老鸨等。因其技艺不凡，被选为“内廷供奉”。“同光名伶十三绝”之一。与程长庚、徐小香同为梨园会首，任副职。赶三关心时政，富正义感，常在戏中临场加词，讽刺挖苦统治者和官吏的腐败无能，其技艺和人品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常因得罪权贵，也吃了不少苦头。

京剧《十八扯》，梆子剧种称《花子拾金》，该戏只一人上场，又要吸引观众，可见难度之大。是说一个叫花子拾到一锭大金元宝，欢天喜地之余便用

"学唱戏"的方式表达其兴奋的心情。一会儿唱生，一会儿唱旦，一会儿扮乞丐，一会儿演皇帝。总之，生旦净末丑样样都来一手。难能可贵的是必选名家名段。如唱老生必学谭鑫培，唱青衣必学梅兰芳，唱花旦必学荀慧生，唱花脸必学金少山，一路演来惟妙惟肖，令人叫绝，台下叫好声掌声不断，没有深厚的功底和全面的才艺是很难胜任的。

赶三有头小毛驴，毛色漆黑如缎，故取名"墨玉"，昵称"二小"，因其四蹄皆白，雅号"乌云盖雪"，每日饲以精料，细心梳理皮毛，从不责罚。每出行，背敷软屉，额坠红缨，脖项挂串铃，为赶三的代步工具。路人每听铃响，便知赶三路过。

为使毛驴上台演出，初起，赶三常在驴背拴鼓，耳畔挂锣，边走边敲，使其听惯戏台音响。每在演出间隙，便将毛驴牵上戏台熟悉环境。训练日久，赶三每演《探亲家》，便骑真驴上台，言听计从，指挥如意。观客无不称奇，赞叹不已。此为京剧史上空前绝后之举。

赶三出殡日，家人将白布敷于其背，以示穿孝。墨玉陪灵车来到墓地送葬。下葬时，家人痛哭流涕，毛驴昂首嘶鸣，

双眼落泪，在场众人亦为之动容。返家后，毛驴数日不食而亡，葬于西直门外净土寺街朴园别墅。

银号会馆即正乙祠，位于前门外西河沿西口内路南，近和平门。古时“乙”“一”通用，亦可称“正一”。元代王重阳首创道教正一派，或许为祭祀王重阳而设。正乙祠原为明代一座古庙，清代康熙六年（1667年）被浙江在京经营银号、钱庄的商人集资购置，经修建改造后成立“银号会馆”，其宗旨为“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助游燕也。”会馆内设神殿、神龛、客房、戏厅等建筑和设施。戏厅占地约320米，为室内剧场。戏楼坐南朝北，台高近1米。台下中空，据称曾置两口大缸，取其共鸣效果。戏台面积约40平方米出头，四角有台柱，为双层，装饰华丽。上层有一定空间，但不是戏台，有花窗与戏厅隔开，上下层之间有方孔相通，大约是为演神怪戏而设。有后台，由上下场门出入，与一般戏楼结构无异。康熙年后，亦曾多次进行修缮。每年春秋吉日大摆酒宴，约请戏班演戏，京城名角无不到场，史称“觞演”。

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朝宦张

文达在这里举办新年团拜，约四喜班唱堂会，有班主梅巧玲和名伶谢宝云、余紫云、鲍福山、时小福、杨桂云、朱文英、刘永春、罗百岁、德珺如等。剧目有《天官赐福》、《连升三级》、《二进宫》、《骂曹》、《牧虎关》、《滑油山》等20余出，热烈异常。

1919年9月11日，名伶余叔岩为其母祝寿，假正乙祠大摆酒宴，遍请宾朋，唱堂会戏。日场演出曲艺杂耍。夜场戏《春香闹学》大反串，妙趣横生。花脸李寿山饰春香，旦角芙蓉草扮强盗，武花脸钱金福扮村姑，令人忍俊不禁。《辕门射戟》中，梅兰芳饰武小生吕布，一洗脂粉气，风度翩翩，扮相英俊，令人倾倒。大轴余叔岩主演《问樵闹府》，更把气氛推向高潮。

清末民初，京城著名票房熙春社在这里演戏达七年之久。社长陈湖阳，名票陈子方、章晓珊、朱琴心、包丹亭等多为文人，后来纷纷下海，当了职业艺人。著名戏剧家陈墨香在《梨园外史》中介绍："会员分三等出钱，最多的每月十元，次等五元，下等二元。二元会员和名誉会员不占戏码，只能扮配角，或是开场演唱。每月彩唱四次，完全与戏

班一样，只没人家纯熟。”会员家有喜事，会员们前去唱堂会庆贺，称“走局”。“大锣大鼓倒也能热闹一日一夜，只戏的好坏不能十分讨论”（墨香语）。京城有众多票房，票友中有不少知识分子，有的下了海，有的成了著名戏剧家，如陈墨香、翁偶虹等。知识分子的介入，对推动京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建国后，正乙祠改作北京市教育局招待所，戏楼改成了餐厅。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度出租给私企老板。承租者出资数十万元将正乙祠修复一新，并于1995年10月9日竣工开幕。开幕式由梅兰芳京剧团梅葆玖、梅葆玥、王树芳等名家演出传统戏《大登殿》，演出喜庆火炽。社会各界名流如清史专家朱家溍，戏剧家吴祖光，电影导演谢添，作曲家徐沛东，书法家欧阳中石、王遐举、刘炳森，美籍华人卢燕等到场祝贺。从此，这里京、评、梆、曲、越等剧种接连登台献艺。激越的锣鼓，悠扬的音乐之声从古老的戏楼里再度飘向夜空，吸引了众多中外宾客。这里先后接待过法国总统吉尔·德斯坦，斯洛文尼亚总统米兰·库昌，科特迪瓦总统亨科·科南·贝迪埃等国家领导人。正乙祠之名亦因之大震。

不幸的是因经济纠纷，承租者被出租方告上法庭。承租者败诉，于1998年10月8日即将度过开幕三周年之际将正乙祠房产退还，丁歌甲舞之声从此偃旗息鼓。

江西会馆　位于宣武门外大街路东，是第二座江西省级会馆。该馆建于1913年（民国二年），占地近4700平方米，有楼房、平房271间。馆内花园有戏厅，占地近680平方米。戏楼坐西朝东，结构、形制近似正乙祠戏楼，三面为双层看楼，包括池座在内，可容纳观客2000人，为京城会馆戏厅中之最大者。因此，在民国期间，不但频繁举办堂会戏，而且是京城一处政治活动中心。如曾倡导变法维新的康有为，民国初年却成了铁杆保皇派的首领，提出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纲领。他曾与张勋在这里密谋恢复大清王朝统治事宜。仅在1916年11月，这里就有三次大的政治活动。8日，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在这里为蔡锷、陈师曾举办隆重的追悼会。19日，以张耀曾、李根源、谷钟秀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这里举行“政学会”（史称“政学系”）成立大会。26日，举行“国民代表大会”，反对法帝国主义占领天津领

土。1918年10月12日，“中法协进会”在此召开“中法学务联合会”成立大会，蔡元培、李石曾及法国公使等人在会上发表演说致词祝贺。

张勋，江西奉新人。因其镇压义和团、“扈驾回銮”（指光绪、慈禧从西安返京）有功而屡受清廷封赏。清帝退位后，他以感念之情，虽入民国仍不剪发辫，并令部下全体官兵保留发辫，世人戏称“辫帅”、“辫子兵”。1917年北洋政府发生“府、院”之争（即总统黎元洪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发生矛盾），张勋以调解为名率兵5000人驻扎于天坛，旋即带护卫队直入紫禁城，于7月1日拥戴溥仪重演登基大典复辟大清王朝。张勋授封议政大臣、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等要职。其间，张勋每日在江西会馆招伶演戏大摆酒宴以示庆贺。段祺瑞集旧部组成“讨逆军”激战于城南，张勋兵败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藏匿。溥仪仅坐了12天大清皇帝，一场复辟闹剧便宣告收场。

江西会馆除京城名班名角应邀在这里举办堂会戏外，社会名流如俞平伯、吴梅、袁寒云等曾登台演唱昆曲。

1920年5月，《鲁迅日记》（上卷）

记曰："二日　晴　星期休息。上午以高阆仙母八十寿辰，往江西会馆祝，观剧二出而归。得陈公侠信"。

建国后，江西会馆先后改作北京市服装防护用品厂、北京市服装三厂。1987年拆除后建起楼房，为北京市长城风雨衣公司所在地。

奉天会馆　位于西单牌楼迤西旧刑部街东口内路北，原是增祺将军府邸。增祺，满旗镶白旗人，曾任黑龙江省佐领、副都统、将军，盛京（今沈阳）将军等职。辛亥革命后寓居天津。将军府变成奉天（即辽宁省）会馆，这要从东北军阀张作霖说起。

原来，张作霖当年在东北当胡子（即土匪）时，曾救过增祺的性命，后被增祺招安并得到升迁，曾任巡防队前路统领。清亡后，张初任东北军师长，继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等职。张作霖有感增祺的知遇之恩，在其任东三省巡阅使时来京，以10万元支票奉赠增祺。后张再度来京，增祺对张说："我将去天津同我儿子住在一起，现住的这所房子就送给你吧。"张受之。当时，张作霖在北京已有公馆。他看到全国各省在北京均设有会馆，惟东三省没有，于

是将其改作奉天会馆，后又成为东北同乡会的所在地。

1920年直皖战争起，张作霖乘机勾结直系军阀吴佩孚，率军推翻段祺瑞的北京政府。自此，张作霖把持北京政权达八年之久，因此也增加了张氏父子对奉天会馆的使用率。

奉天会馆正门在西，花园门在东，均临旧刑部街。进入东面的垂花门是座千余平方米的花园。园内有太湖石堆造的假山，遍植花草树木。周围有油漆彩绘的游廊。北面正中有一座20余平方米的佛堂，供奉1米多高的木雕金身佛像。龛、桌、钟、磬、香炉、蒲团等物一应俱全，是将军府的遗物。西临戏台院，有门相通。院内方砖墁地。北房和东西厢房均有考究的看戏廊。戏楼坐南朝北，台高1.2米，方形台面约50平方米。四柱支撑台盖，有后台，与一般戏楼比大同小异。整个戏台院落被高大的铁棚罩住，可避免日晒雨淋之苦。

张氏父子在这里接待社会名流、国内政要，佳节时令、团拜祝寿等喜庆活动，都要大摆宴席，请名班名角唱堂会戏。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记述

道："旧刑部街奉天会馆，东院是花厅，西院有戏台，没有楼，台也比较简陋，张作霖时代这个会馆很兴旺，常有大堂会，动不动就是梅、杨、余（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作者注）每人双出。'承华社'（梅兰芳组班——作者注）时期的堂会也以奉天会馆最多，上一章谈到的《六五花洞》，就是在奉天会馆唱的。"

《六五花洞》又称《五毒传》，外行称"真假潘金莲"，每年多在端午节上演，属应节戏。该戏内容荒诞不经，既非历史剧，又非神话剧，前面是文戏，后面武戏。剧中人有蜈蚣精、蝎虎精、青蛙精、张天师、大法官、包公及三个真潘金莲、三个假潘金莲先后出场。要求扮演潘金莲的演员胖瘦高矮、穿戴、化妆、表演风格完全一致，产生真假难辨的效果。梅先生回忆道："我和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小翠花、王幼卿六人演真假潘金莲。大法官、蜈蚣精、包公还是'崇林社'的原人，由杨小楼、钱金福、裘桂仙担任，又加入余叔岩的张天师。这出戏本来荒诞，但还有个荒诞的逻辑。一个是真潘金莲，一个是妖怪变的潘金莲，但这个《六五花洞》是

三个真潘金莲一齐出场，连荒诞剧的逻辑也没有了，简直是胡闹。我们六个人特意做了六套同样的服装，自此以后在第一舞台义务戏还多次演过，只是以新奇的噱头叫座。这种戏和《金山寺》有着精华与糟粕的区别。”

梅先生从戏剧的社会功能上否定了这出戏。但从参演者的情况看：有“梅、尚、程、荀”四大名旦；有被誉为“国剧宗师、武生泰斗”的杨小楼；有老生“余派”创始人余叔岩；有花旦“小派”创始人小翠花；有名净钱金福、裘桂仙，几乎集聚了京城众多京剧表演艺术家于一出戏中，戏本身好孬勿论，人们只要一睹名家风采便可心满意足了。戏中配角也绝非等闲之辈，可谓“四梁八柱一棵菜”的经典演出。戏虽荒诞，但红火热闹，文武带打，后来在戏馆演出场场爆满也就顺理成章了。

会馆，外省的首府及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也有。不少山西人在山东济南做生意，济南就有山西会馆。天津是北方重镇，广东人在天津建有广东会馆。该馆位于天津老城区，建成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戏厅内双层看楼，戏楼顶盖是从后向前伸出式，没有柱子，不挡观

众视线。台盖藻井像一口大锅将戏台罩住，内嵌几何图形的水银玻璃，既拢音又光亮。戏楼周边由精美的硬木雕花板壁装饰，美轮美奂。弘一大法师李叔同年轻时在这里主演过《茶花女》。1919年，国内五省发生旱灾，许多难民流落天津街头。邓颖超组织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部分同学自己编导《木兰从军》和《伊藤博文》两出新剧，假广东会馆戏台举办募捐义演救济难童。邓颖超在《伊》剧中扮演爱国英雄安重根。1912年，孙中山、黄兴先后来京，在天津停留时都在这里发表过重要演讲。著名京剧艺人如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孙菊仙、谭富英等都曾在这里演过堂会戏或举办过义演。当然，以会馆的数量之多，涵盖范围之广，哪里也比不上北京，因为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封建时代又是科举考试的中心，所以介绍会馆戏楼也是围绕中心而展开的。有人著书立说，说会馆戏楼是“对外开放的”，这是历史的误会。它和饭庄戏楼一样，只举办“觞演”，是为官绅和士大夫阶层服务的，与平民百姓无关。诚然，会馆戏楼的堂会戏演出，对于梨园艺人的生计，对于戏剧的发展产生过良好作用也是毋

庸置疑的。

饭庄戏楼

饭庄戏楼，准确的说，应称为“拥有戏楼的饭庄”。其称谓或曰某某园、某某楼、某某堂、某某馆，通称“饭庄”。饭庄，有的有戏楼，有的没戏楼，但无论有无戏楼，都要每天营业，以美味佳肴接待顾客，这才是饭庄的主业。食客中有散客；有包桌；有宴席，但不是每有宴席必办堂会，只有那些有身份，又有经济实力的官绅巨富在举办庆典时才办堂会。堂会演戏，是由主办者约请戏班，饭庄只提供戏楼，并包办酒宴而已。所以饭庄戏楼并非日日演戏，也从不以演戏来招徕食客。

清代前期，有太平园、四宜园、月明楼、查家楼等，“乃康熙末年酒园也”，这是史料上记载的。有的书上说：“乾隆间金陵楼则与今戏庄异，而合戏庄、酒馆为一者。雅座小卖，熊鱼兼美，任适口体，无愧醉乡……今多不知其处……广和楼盖其地云。”金陵楼即广和楼的曾用名，史称查家楼，或简称查楼。清代中晚期，宣武门外大街有文昌馆、财神馆。戏剧家陈墨香著书记曰：“这两处都是大饭庄子，常有官员商贾聚会。两个

饭庄内都有戏楼，一年四季，这家做寿，那家宴宾，加有各科团拜，隔不到十天，便见梨园子弟往里面搭他们的箱笼。”说明这两处饭庄戏楼利用率是很高的。

到了清末民初又是一番景象。“饭庄戏台大致有两个类型，都是方台，有台顶的和无台顶的……看戏的座位有的饭庄有楼，有的无楼。如金鱼胡同福寿堂、打磨厂福寿堂（一说是“禄寿堂”——作者注）、西单聚贤堂、肉市天福堂、地安门大街庆福堂，这都是有台柱台顶，看戏的座位有楼。取灯胡同同兴堂、隆福寺福全馆、什刹海会贤堂等，都是没有台顶，看戏的座位也没有楼（摘自《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此外，尚有外城孝顺胡同燕喜堂、杨梅竹斜街惠丰堂、西珠市口天寿堂、天和馆等多处，说明北京这个消费城市是官绅富豪之家的享乐之地。

会贤堂，原为清中叶礼部侍郎斌儒、工部侍郎福志的两家府邸，后改建为饭庄天香楼，又改名望苏楼。清末由一山东人接管，更名会贤堂。临海一栋中式楼房，楼北为复式庭院，占地约 3000 平方米，120 间房屋。梅兰芳先生回忆道：“因为它是一个消夏胜地，临河一排旧式

的楼，可以凭栏赏荷，什刹海岸边高柳静垂，蝉声聒耳，湖中红莲清香送远。吃炸笋鸡，新鲜的莲蓬、菱角、嫩藕，喝点陈黄酒，甜点心也很好，琥珀莲子、枣泥酥盒子都异常可口。”军界张学良、宋哲元，盐业银行经理王绍贤，都在这里为长辈祝寿办堂会。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程砚秋、马连良、谭富英等众多名家也曾多次在这里唱过堂会戏。

福寿堂在东安市场北门斜对过。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本年叙雪团拜在福寿堂堂会”，演出《风云会》、《除三害》、《连升三级》、《五人义》等 20 余出。参演名角有何桂山、刘永春、罗百岁、陈德霖、王凤卿等人。民国年间，名旦张君秋、名武旦宋德珠先后在这里举办结婚典礼唱堂会戏，京城名角纷纷携礼祝贺并义务助演，成为一处有纪念意义的饭庄。

打磨厂福寿堂一度改为戏馆，称福寿园。梆子名伶田际云将杭州惠兴女士办学失败自杀一事编为时装新戏《惠兴女士》，田扮惠兴女士，一时轰动，所得款项全部捐赠学堂。1900 年庚子事变时一场大火烧了一日一夜，将大栅栏地区化为一片灰烬。戏馆紧张，“谭鑫培本是

同庆班，今已改福庆班，占了西珠市口天合馆。宝胜和占了天寿堂，义顺和占了孝顺胡同燕喜堂”（陈墨香语）。饭庄改戏馆，只要把厨师辞退便算完事，因其两者的建筑结构基本相同。

天寿堂曾被称为“冷饭庄”，令人费解。后经多方查证才弄明白，原来这里不开灶，不接待食客，但厨师、厨具、餐具一应俱全，是专门为会馆、府邸、宅门等举办宴会时提供上门服务的一个行业，而且生意十分兴旺。据此，让人解开了如会馆类不具备设宴条件的堂会戏何以能够设宴的一个谜团。

神庙戏楼

神庙戏楼在我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城镇乡村，山区平原，数不胜数。据明代史料推断，仅北京地区的宫、观、寺庙就有上千座。距今最早，尚能寻到踪迹的尚有金元时代的古戏楼。如山西翼城曹公村四圣宫戏楼、临汾东羊村东岳庙元代戏楼、永济县董村二郎庙元代戏楼、运城三路里村元代戏楼等。著名学者周华斌教授于90年代中期，曾亲自调查、踏勘北京地区古戏楼及遗迹共53处。其中金元时代5处；明代11处；清代30处，其余建成年代

不详。以上戏楼或拆除、或损坏、或挪作他用，至今保存较好的 9 座：白云观戏亭、门头沟圈门戏楼，延庆县西五里营龙王庙戏楼、花盆村关帝庙戏楼、东红寺村泰山庙戏楼、中羊坊村泰山庙戏楼、胡家营村泰山庙戏楼、大泥河村龙王庙戏楼、密云县古北口关帝庙戏楼。

神庙戏台大体分三种类型，即规模较大，每年举办庙会的戏楼建筑功能完备，有台柱台顶、前台后台、上下场门。顶盖建筑花样繁多，有单檐、双檐、三檐歇山顶，有的朴拙，也有飞檐翘角、彩绘木雕的，有双脊勾连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比戏楼较小的即舞亭，又称乐亭，有四根台柱，有顶盖，一面有墙，但没有后台。第三种类型即露台，又称庙台，只是个砖石砌就的方台而已。

戏楼的建筑模式从平面图示可以看出，前台变化不大，后台有所变化，前台沿有两柱和四柱之分。戏楼的台面较高，多为 2 米左右，以方便广场周围较远的人看戏。戏楼多建在山门外广场上，坐南面北，正对庙堂，以示娱神。也有建在山门上方的，戏台下面是供香客、游人出入的门洞，庙院便成了看戏的所在。戏楼广场不设座位，站立看戏，附

近村民可自带坐凳。周围的乡民坐驴车、马车赶庙会，就坐在车上看戏。江南水乡将戏楼面水而建，乡民便坐在船上看戏。鲁迅先生有著作介绍他少年时代与小伙伴们撑船看戏的情景，称“社戏”或“社火”。

本书作者1957年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通县专区河北梆子剧团当文化教员，1961年调离。该团前身是“金镶钻河北梆子剧团”，于建国初期私人组建。演职人员多为保定、白洋淀周边地区的民间艺人。划归专区领导后，每年有10个月左右在北京周边、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等地巡回演出，其中有一半台口（即演出地点）是在县城、乡镇、农村赶庙会，在古戏楼上演出，因此对神庙戏楼演戏和看戏的情景记忆深刻。遗憾的是如今神庙戏楼已所存无多了。据称，南方一些地区古风犹存。如1987年《江西画报》刊登李青先生一篇报道，介绍在江西乐平县，几乎每个村都有戏楼，使用率仍然很高。这些戏楼飞檐翘角，古色古香。如浒崦戏楼，是一座三重檐古闲式晴雨三面戏台，门、窗、飞檐由石雕和木雕镶嵌而成，十分精美；近年由农民自筹资金修复的镇桥戏楼，

油漆嵌金，装饰的人物、动物、花鸟浮雕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乐平人有看戏的传统，农闲时，农民自发组织业余剧团或请专业剧团演戏，一演就是几天。这期间，人们把亲朋好友请到家里住陪看戏，拉家常。在这里，看不到戏楼因时代的前进而有被淘汰的迹象，相反，倒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在京郊农村的炕头上，长辈握住娃娃的两只小手前后扯动，边摇动边唱儿歌道："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口唱大戏。接闺女，叫女婿，小外甥，不愿意，哭着喊着也要去!"大概就是当年神庙戏楼演戏时，惊动十里八村的亲朋好友的热闹景象。

综 艺 篇

清末民初，北京各市场和定期开放的庙会上，都有民间艺人各自设场，游人可以自由出入的综合娱乐场所。市场多以商业为主，娱乐业为辅，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引进西方文化最早最多的当属人称十里洋场的上海。进入民国后，一些官僚政客和商人，凭借手中的经济实力，把上海娱乐场所的经营方式和内容纷纷引向北京，并结合北京人的欣赏习惯，先后开办了两家与前不同的、以娱乐为主、商业餐饮业为辅、独家经营且完全封闭式的综合娱乐场所，即新世界游艺场和城南游艺园。

新世界游艺场

新世界全称北京新世界第一游艺场，位于前门外西珠市口大街中间路南，万明路和香厂路交叉路口东北把角处，占地1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000余平方米，五层楼房，正门朝西。1918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一）竣工开幕。

《顺天时报》曾连续刊登开幕预告：

北京新世界第一游艺场元旦开幕

楼下：北首，小有天菜馆。东首，女戏场：王菊侬、李月卿、梁春楼、白素忱、郑菊芳、金桂芝、许同仙、谭文玉、汪宝荣、武文祥、许淑卿、冯瑞凤、常九如、张碧云、赵淑舫，特请崇雅社全班坤角数十人，并外聘白素忱、李月卿等加入。该社昼夜演唱。所有锦绣行头均由本游艺场在广东新制，颜色鲜明夺目。

二层楼：东首，电影场：本游艺场不惜巨资，自运外洋各种新片，京津均未演过。如新奇异事以及各种游戏变幻惊奇，能令阅者如身临其境，与它家大不相同。环球大幻术家韩秉谦、张敬扶。韩君秉谦历游欧美各国，于幻术一项研究有素，早已中外驰名，所有文武戏法以及各种玩艺独出心裁与众不同。南首，茶楼。北首，商场。西首，京津杂耍场：王润峰、广阔泉文明大鼓、对口相声；陈子真、徐狗子文武双簧；张顺义小口大鼓；荣显卿、常旭九快书；郭荣山五音联弹；曾振亭、王金友、冯凤喜、刘翠仙、邓银贵、张兰舫、陶彩云八角鼓、莲花落、大鼓。

三层楼：东首，屋顶花园，照相馆。南首，茶楼、商场。西首，滩簧说书场，马烨卿文明宣卷、范少山改良滩簧；蔡印舫因果报；周润泉、周沁泉文武香球；金继祥金台传。每逢礼拜六、日外加大套琵琶。

四层楼：东首，层顶花园。南首，咖啡馆。西首，吉士林番菜馆。北首，大菜雅座间，房间精致，座位宽畅，并不惜重资聘用外洋高等厨司专制英法大菜，烹调得宜，于卫生上更加讲究。挑选堂倌，侍应周到。一切价目公道，不折不扣。

五层楼：屋顶花园。本商场不惜巨资备办铁质飞桥以及哈哈镜亭等。因等元旦开幕，工程一切未克完全，兹已添雇工匠亟事建筑，不日当能工竣，以期勿负赐顾诸君之雅意。

入门券每位铜元三十枚，中餐券每位大洋半元，西餐券一元；各种游艺随便入览，不另收费。

新世界投资人陈光远，河北省武清县人，是个军阀。民初，陈驻守江西，搜刮民脂民膏，敛财上千万两白银。民间有“穷了江西一省，富了武清一家”的说法。后来，陈光远到了北京。他在

天桥低价买了一块25亩半的低洼地，即最后开发的公平市场。他出租给商民和艺人，谁租地谁平地，他坐收租金渔利，发了一笔横财。1916年农历新年期间，因厂甸地区修整道路，政府将厂甸庙会移到香厂路，这里顿时热闹起来。陈光远见有利可图，便开办了新世界第一游艺场。

陈光远最得宠的五姨太想当大老板。在她一手策划下建起了新世界游艺场。她要求设计师新建楼房要像一艘大轮船。她说，船向哪儿开？向钱（前）开，我就要这个钱字。于是一座船式楼房便矗立起来。从三层楼以上都有供游人观赏的屋顶花园，那就是"甲板"。沿楼竖起围栏，而且面积层层加大。花园点缀花草盆景，露天桌椅，品茗聊天，十分舒适。楼内设电梯。站在最高一层屋顶花园，可远眺紫禁城、景山、北海白塔，以及内外城各城门门楼。游人纷纷到此观景，新世界生意果然不同凡响。

新世界游艺场开业一周年之际，距此不远的城南游艺园竣工开幕，两家形成竞争局面，为了在竞争中压倒对手，不得不对业务进行调整。如将五楼的哈哈镜移到一楼前厅正对大门，以招徕观

众；又增加保龄球、台球等娱乐项目，同时相互间暗中以高价挖走对方的名角等，自然也增加了民众的选择权。

1928年控制北京政权的张作霖回东北时，被日本人预埋在铁路上的炸弹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时值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成立不久，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造成北京文化市场不景气现象，经营了10年的新世界游艺场在这年停办。

城南游艺园

城南游艺园（以下简称游艺园）位于永安路路南先农坛外坛墙（后被拆除）北门内，北距新世界游艺场半里许，正对万明路南口，占地两万余平方米。投资人李准，清末曾任广东水师提督，民国初年曾任都军，人称李军门。他聘请时任国会议员的广东人彭秀康为总经理。园主对手下说："新世界有的我们都要有，新世界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摆出一副与新世界一争高下的架势。

游艺园于1919年2月1日竣工开幕。《顺天时报》刊登开幕预告："香厂南首，城南游艺场，己未正月初一日开幕。夜放广东烟花，挂设广东活动人物

灯彩；番菜馆、咖啡馆、茶社，少林会、文明戏、京戏班、大宫戏、影儿戏。入场券每位铜元三十枚，并游先农坛内坛不用再购票。”

3月11日广告：“美国政府送来欧战实况最新电影享我国民。城南游艺园启。”

3月13日广告：“香厂南首，城南游艺园。星期六、日夜均放整盒烟火、文明坤戏、名花唱书、西法魔术、新奇电影、坤书杂耍、广东宫彩、番菜茶社。入场券每位铜元二十枚，并游先农内坛不另购票。”

从以上广告可见其经营概貌。入场券降到20枚，说明与新世界竞争已经开始，后来经中间人调解，两家都把门票定为大洋两角。

游艺园大门在其东北角朝北。门为牌楼式，装饰五彩缤纷。门前场地宽阔，有不少摊贩摆摊设点，热闹异常。园主在门外建起一座3丈多高的方塔，靠塔顶处四面各安装一个大时钟，时人称“四面钟”。当年很少有人带手表，逛天桥的人也到这里看钟点儿，对游艺园吸引顾客很有利。四九城的人雇洋车，只要说“去四面钟”，车夫就给拉到这里，

可见其影响之大。有人问园主为什么要建四面钟？园主便神秘地对好友说："新世界是条船，我这四面钟是锚。船要抛了锚就甭想向钱（前）开！"原来这是针对新世界的镇物，竞争伴着迷信色彩。

进游艺园大门，对面是地球（保龄球）厅、弹子房（台球）、旱冰场，玩这些要另收费。向西是一条宽敞的走廊，把游艺园一分为二。走廊两侧设有水果、食品、饮料、玩具、小百货等各种摊点。游艺项目有测拉力的九联灯，拉力越大，灯泡亮的越多，以九只灯全亮为最佳；拳击台：人击皮囊，可从数字指针上看到拳力大小；测字：抓两个偏旁部首组成汉字，有人给你预测命运；算卦：投一枚铜元，箱内出现卦签，上书多为吉祥话，以吸引顾客；人头说话：在一张方桌上有个活人头，空空的方桌下却见不到人身，大约是用光学原理把人身隐去，游人可以同人头对话，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走廊迤北，面北朝南，从东向西排列的有坤戏场、文明戏场、电影场、魔术场，均为室内；西首有曲艺杂耍场、皮影戏、木偶戏、粤菜馆"味根园"、茶社、咖啡馆、西菜馆等。走廊南侧为花

园、荷塘、亭榭、小桥流水，备有桌椅。游人可在这里品茗赏荷，夏夜露天放映电影。

影响最大的当属坤戏场，其建筑格局与市井戏馆无异。与众不同者是一楼池座均用1米高的木板隔成一个个方格，内放桌椅，可容纳六人，男客可与女眷同座，和二楼包厢一样，需要交费。楼上楼下散座不收费，游人持门票可任意出入各游艺场。坤戏场除场面（乐队）和舞台工作人员外，生旦净末丑、龙套，全部由女伶扮演。旦角琴雪芳的《斗牛宫》、时装戏《枪毙阎瑞生》；碧云霞的《狸猫换太子》、《墓中生太子》、《大香山火烧白雀寺》；雪艳琴的《黛玉归天》、《廉锦枫》；福芝芳（崇雅社出科，后与梅兰芳结为伉俪）的《二进宫》（饰李艳妃）、《战蒲关》、《祭塔》；孟丽君在《再生缘》中饰演孟丽君，一时传为趣谈。梆子名伶金刚钻、小香水、云飘香、宋凤云，老生李桂芬、杨菊芬，武生韩月樵，花脸王金奎，武旦灵芝仙，老旦鑫小樵，丑角梁花侬等均曾红极一时，巾帼不让须眉。很多坤伶成名后被京城大班邀走。

文明戏场由北京益世白话剧社占用。

文明戏是话剧前身，以演时装新戏为主，说京白，其中穿插京腔和民间小调。剧目如《卓二娘》、《败子回头金不换》、《探亲家》等。社长张笑影，主要演员小鸣钟、赵笑笑、联辑五、王晓亭等。

魔术场最有名的有韩秉谦、张敬扶的西洋魔术。表演者身着燕尾服、皮鞋礼帽。还有两个小丑“小老头”和“大饭桶”串场进行滑稽表演。音乐伴奏铜鼓洋号。节目有大变活人、骷髅跳舞、催眠术、水遁等。表演者跳进水箱，水花四溅，一声枪响，表演者从入场门进入观众厅，衣服不湿，向观众挥手致意。

在曲艺杂耍场经常登台的均为京城名角。如演双簧的徐狗子，说相声的焦德海、刘德智，唱快板书的葛恒泉、常旭九，京韵大鼓良小楼，滑稽大鼓老倭瓜、架冬瓜，唱戏迷传的华子元，八角鼓杜真福、果万林，变戏法的快手刘。唱莲花落的彩唱滑稽戏《胡迪骂阎》、《老妈开嗙》、《探亲家》等。

本书作者有位老友钱振兴（今已过世）从小在这里玩耍（他大哥在这里放映电影），谈了不少这里的趣闻轶事：那时负责社会治安的巡警称“大令”，怀抱虎头牌，前有跨刀者开路，后有四名持

棍者跟随，前进时迈正步，威风凛凛，招摇过市，行人躲得老远。老友介绍说，有个持手枪的人进园不买票，还用手枪威胁，被大令抓住砍了头，把人头挂在电线杆上，说大令有这种权力。当年戏馆后排设"大令席"，不称"弹压席"，称"弹压席"是后来的事了。

20年代初，坤戏场发生过一次塌楼事故，多人受伤，一位燕三小姐遇难，成为轰动京城的大新闻。后虽修复开业，但经营已大不如前。勉强维持到20年代后期，与新世界游艺场先后停业。1931年城南游艺园曾再度开业，是年2月《戏剧月刊》（第三卷第九期）《本月梨园大事记》记载："城南游艺园于十七日（旧历辛未元旦日）复业，旧戏场改为男女合演，角色为孟丽君、安舒元、韩月樵、小云霞、梁桂亭、杨竹君、田韵舫、张子寿、宋凤云、苏连濮、于云鹏、江秀笙、江秀霞、鑫藤英等。杂耍场：有华子元之戏迷，白凤鸣之大鼓，刘静斋、刘静民之武魔术，王凤云、王凤友之词曲坤书，果银宝、宗秀兰之大鼓小调，焦德海、刘德智之对口相声，王雨田、王葵英之飞叉空竹，另有电影场等。其票价仍售两角，加一捐在外。"1931年2

月《世界日报》刊登广告："城南游艺园 2月17日农历元旦 百戏杂陈，声歌彻耳，独一无二之娱乐场。特聘孟丽君、安舒元两大台柱。东电影场中国佳片《妇人心》，主演阮玲玉。西电影场中国佳片《多情的哥哥》，杨耐梅主演。元旦日起燃放新奇花盒七夜，每晚改换花样，大有可观。"

城南游艺园乘农历元旦佳节喜庆之际复业，业务确很兴旺。元旦过后便一日不如一日。这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北，华北局势顿显紧张。北平市面不靖，人心惶惶，整个梨园业受到影响。城南游艺园复业仅几个月便关门"大吉"，有点像回光返照。

天桥大戏棚

过去，前门大街和天桥南大街的交会处，有座花岗石桥面，汉白玉护栏的拱桥，明清两代皇帝每年到天坛、先农坛行祭礼都要从桥上通过，故称天桥。桥下有条河，桥东称东龙须沟，桥西称西龙须沟。当年，人们说正阳门是龙头，天桥是龙鼻子，河便成了龙须。民国初年，西龙须沟被填平，上面铺了路，称

永安路。东龙沟建国后才填平修路，称天坛路，桥也早已消失了。史料记载，早在元末明初，天桥就出现了蒸饼市、日昃市、穷汉市等饮食、百货和劳动力市场。到清代，市场有了进一步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当在清末民初，消失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

当年，天桥市场的范围很大，北起珠市口，南至天坛、先农坛的西门和东门，东起金鱼池，西至万明路南口和先农坛外坛北门。市场中心位置常有变化。到了民国初年，逐渐归拢到交通最为便利的永安路东段迤南，北纬路路北，天桥南大街两侧，福长街迤东，大约六七十亩的一块地界，细分为东市场、西市场、公平市场、平民市场（又称三角市场）共四个部分，通称天桥市场。

天桥市场五方杂处，俗称杂巴地，五行八作应有尽有，最有名的是娱乐业。戏园子、杂耍场、书茶馆、落子馆、坤书馆、拉洋片、摔跤场、耍中幡、耍大刀、吞铁球、吞宝剑、吞火球、盘扛子、说相声、变戏法等演艺场所共计200余处。这里每天吸引大量城市平民，外地游人光顾，也不乏高官显贵、士大夫阶层来图热闹和采风。当然，像算命打卦

的、小偷、骗子、碰磁的、地痞流氓、恶霸等也搀杂其间。

天桥戏园一览表

名称	位置	上演剧种	创办年代	责任者	投资方式	资本(元)	容纳观众	停办年代
吉祥茶园	西市场 60 号	京剧	1921	刘凤林	独资	300	800	1959
小小戏院	西市场 79 号	京剧	1933	王万生	独资	200	250	1958
万盛轩	公平市场 55 号	评剧	1931	玉英山	独资	700	420	今存
德盛轩	公平市场 49 号	评剧	1933	邓德山	合股	800	600	1947
天乐茶园	公平市场 61 号	京剧	1933	施德甫	独资	150	300	1977
小桃园	公平市场 95 号	评剧	1932	傅锡伦	独资	160	300	1959
丹桂戏院	公平市场 38 号	河北梆子	1939	李俊田	独资	150	300	1961
新平舞台	平民市场西场 33 号	评剧	1937	姜文秀	独资	3000	300	不详

注：1. 本表参考 1942 年日伪社会局对戏园进行的一次调查登记及其他有关资料所制。

2. 本表以外的天桥戏园在 1942 年已不复存在。

天桥吸引大量贫苦艺人前来卖艺。因为清政府不准在市场搭建席棚，戏曲艺人只好演地摊戏。清亡后，一些中小商人，包括一些有点经济实力的艺人纷纷搭建席棚演戏，戏棚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1913 年易顺鼎《哭庵赏菊诗·天桥曲十首》赞其盛况："酒旗戏鼓天桥市，多

少游人不忆家”，“燕歌歌舞两高台，更有茶园数处开。”民初所建戏棚如歌舞台、燕舞台、乐舞台、升平舞台、振仙舞台、魁华舞台、二友轩、三友轩、藕香榭、三台、共合、三合义、华安、华兴、荣华、振升、惠宾等演戏场所近20家。1931年一场大火，歌舞台、燕舞台、乐舞台等十几家戏园被焚毁。30年代初，政府已有不准搭席棚演戏的规定，又建起一批新的演戏场所：天乐园、小桃园、万盛轩、德盛轩、丹桂茶园、小小戏院等。新建戏园有用砖砌的，也有用荆笆抹灰当墙的，顶盖覆以铅铁板或瓦楞铁，刷防锈漆便可使用，在防火功能上有所改进，同市内戏馆相比仍显得寒酸许多。

戏棚的大小，依搭建者的财力而定。最大者可容纳五六百人，最小者仅容纳百人左右，以容纳三几百人者居多。棚内一端堆土成台，砌上砖围便是舞台。台前设桌凳，供应茶水、小食品、手巾把，这与大戏园无异。戏棚门口大都搭个五彩牌楼，花里胡哨。把门人向游人大声喊叫某某著名艺人唱某出戏，表演如何的好，剧情如何的感人，以招徕顾客，喊叫声彼此相闻相扰。陈韶轩撰《天桥谈往》介绍：“在天坛根前，还有

歌舞台、乐舞台、燕舞台三个简易大席棚，周围荆条灰墙，舞台坐东朝西。三个戏班也讲竞争，你演《天河配》，我演《大劈棺》，他演《蝴蝶杯》。门口打钱，开场时 60 枚，中轴就降到 40 枚，大轴时只收 20 枚，如此收费也还公道。”这里不像戏馆那样与戏班分账，戏棚老板也是戏班老板，每天散戏后发戏份钱，收入好多发，不好少发，发多少老板决定。艺人生活十分清苦，一天不唱戏便没有饭吃。戏园建造和设备简陋。著名评剧艺术家新凤霞曾撰文介绍：“在天桥万盛轩唱戏真是受罪，冬季八面透风，滴水成冰，夏季铁罩棚晒得像蒸笼，热得满身满脸都是痱子，苍蝇、蚊子打成片，老鼠窜来跑去也不怕人，出门就趟泥水，周围看不见一棵树，一所楼房。”

提起天桥的戏，总和“小”字分不开。演戏场所称小园子，戏班称小班，所演的戏称小戏，称艺人为唱小戏的，在同行和有钱人眼里透出几分轻蔑。

民国初年正乐育化会（梨园行会）成立，要求所有戏班改称“社”。天桥的情况是：天顺和班改称天顺和社演于燕舞台；德春和班改称德春和社演于歌舞台；四顺班改成四顺社演于吉祥舞台；

吉庆和班改称吉庆和社演于升平舞台；喜连和班改称喜连和社演于振仙舞台。其余戏班没有班名，如在魁华演戏的就叫魁华社，好在戏班和戏园是个统一体。民国七年（1918 年）群益社占了歌舞台，长达 13 年之久。

群益社始建于民国二年（1913 年）。社长崔灵芝（艺名灵芝草）清末内廷供奉，有秦腔梅兰芳之誉。清代京城禁坤伶，民初自然解禁。外省秦腔名坤伶刘喜奎、鲜灵芝等纷纷来京献艺，一时轰动京城。清末享誉京城的义顺和、庆顺和、宝顺和等秦腔班先后报散，老艺人生活陷入困境。崔灵芝为救同行于危难始建群益社男班。十三红、一千红、天明亮、小马五、盖陕西、盖兰州、十二旦、名武丑张占福、名文丑刘义增等秦腔名宿纷纷加入。为能与坤班抗衡，又吸收一批年轻新秀如海棠花、白牡丹（荀慧生）、小千红以及部分京剧艺人，成为梆黄两下锅，且实力雄厚的一家班社。为了不使秦腔（即河北梆子、京梆子，秦腔往往是艺人自称，以表示其古老——作者注）失传，崔灵芝还举办了一个百余名小孩的群益社科班，培养了不少人才。群益社原占崇文门外东茶食

胡同广兴园，因大部艺人已年老珠黄，不得不转移到天桥继续卖艺。常言说戏班不养老不养小，天桥戏班不在此例。许多名伶出身天桥，老来又返回天桥，群益社便是一例。该社艺人年龄高，但技艺不减当年，就连轻易不来天桥看戏的老戏迷也被吸引到歌舞台来。有的老人讲："他们好角多，戏码硬，听歌舞台的戏比北边（指珠市口迤北）的戏还过瘾。"

乐舞台艺人有韩金喜、麻子红、王素心、金水琴、珍珠钻、月明珠等。燕舞台金艳芬、小素梅、马小仙等。这两家虽不及歌舞台阵容整齐名气大，但因是坤班又都年轻，能与之分庭抗礼。吉祥舞台有千盏灯、傅艳秋、小麻五、蔡连卿；振仙有大李桂云、小兰芬、李桂云；升平有贾桂兰、小双贵、小双玉；魁华有张秀琴（张君秋之母）、小月亭、小月娥等。以上均为各园的主演，除歌舞台梆黄兼演外，其余全是秦腔。

三合义主演孙久思、张树棠、贾起发；振升主演郭宝玉、刘亭中、宋文祥、李凤山、李凤海；三台茶社女大香蕉、小宝珠、王云龙等。以上三家均演西路评戏。代表剧目有《杨二舍化缘》、《孙继皋卖水》、《小姑贤》、《小姑不贤》、

《巧奇怨》等。丹桂园初建时演哈哈腔，后改秦腔。二友轩则是名闻京城的路家班演出皮影戏。

1932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据张恨水小说《啼笑因缘》改编的同名六集电影在天桥拍外景。该片由著名影星胡蝶、夏佩珍、郑小秋主演。描述民国初年发生在天桥的爱情故事。吉祥舞台也把《啼笑因缘》推上戏曲舞台，由小马五、宋益俊主演，天桥人演天桥事，一时传为佳话，布景按天桥实景制作，观众感到十分亲切，加之艺人演技精湛，这出戏在吉祥舞台演出长达两年之久。

30年代初建起的万盛轩，始终上演评剧，出过不少著名演员。如花淑兰、李文舫、曹芙蓉、杨星星、新凤霞、赵丽容等。小桃园评剧，主演美玉霜、花雪铃、金艳霞等。德盛轩评剧园主演小玉凤、美玉霜等，上座敌不过前面两家。天乐园建成后也演评剧，1938年改由梁益鸣、张宝华的鸣华京剧团久占。梁益鸣宗马连良、酷肖。买不起马连良戏票的就到天桥看梁益鸣，业务很是兴旺。小小戏院初始演评剧，后改杨丽秋、吴素秋、王益禄等专演京剧。这时，只剩丹桂园独家演出秦腔，著名演员珍珠钻、

王宝红、董翠铃、小兰舫、大金钟等。秦腔已处于岌岌可危之境地。

天桥艺人分“赶包”和“坐包”两类。赶包者为名主演，以一家戏园为主，专演压轴和大轴，没戏时便到其他戏园演出，一天往往要赶两三家，称“跑大棚”。坐包者只在一家戏园演唱，每天要唱10个小时。天桥戏班人员少，坐包者演技虽不及前者，但生旦净末丑都能来一手，有时连场面、后台工作也兼起来，散戏后有的艺人还要到妓院卖唱。凡能久占天桥的大都练就了一副铁嗓子，后来离开天桥闻名全国的艺人着实不少，人称天桥是艺术家的摇篮。如演于歌舞台的白牡丹，改唱京剧后成了四大名旦之一即荀慧生。宋益俊被李洪春收在门下，改名宋遇春，成了闻名海内的红净演员。乐舞台的月明珠，改唱京剧后更名新艳秋，宗程派，红遍大江南北。金水仙改唱京剧后更名雪艳琴，名震京华。曾在燕舞台开蒙学戏的李桂云，后来成了奎德社的领衔主演，终成河北梆子一代魁首。曾演于万盛轩的新凤霞，后来成了评剧表演艺术家。

北京解放后，小桃园以上演评剧为主，有时也演出京剧、河北梆子。1959

年停办。万盛轩解放后改称“万胜剧场”，由宣武区实验评剧团占用，主演邢韶英等。“文革”时一度交给宣武区河北梆子剧团，后改成电影院。90年代后期推倒重建后为杂技场。丹桂戏院50年代由群声河北梆子剧团占用，1961年停办改成专业电影院。小小戏院仍演京剧，1958年停办。吉祥舞台迁至市场东北角，一度成为宣武区杂技团排演场，对外售票，后改成电器商场。德盛轩于1947年改成中华电影院。90年代初推倒重建，改称中华电影娱乐宫。天乐戏院仍由鸣华京剧团占用。“文革”开始后停业，交给了天桥街道办事处，称天桥礼堂。1988年，在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黄宗汉先生倡导下，由宣武区华昌工贸公司投资200万元人民币，黄宗汉先生担任顾问指导，仿照清末民初老戏园的模式将天桥礼堂进行改造装修，添置设备，于1991年12月19日竣工开幕，命名“天桥乐茶园”，由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题书园名。茶园服务员着当年服饰，恢复手巾把、茶坊、串场小卖为前台三行，供应清茶和京味传统小吃数十种。演出单位以北京天桥民间艺术团为主，外聘京剧、河北梆子、曲艺相声

名家联袂登台献艺。节目如天桥民俗大串演，再现当年天桥八大怪如小金牙拉洋片、云里飞盘杠子、沈三摔跤、快手刘戏法、大刀张耍刀以及赛活驴、吞铁球、吞宝剑等绝活，大轴以戏曲折子戏收场。走进天桥乐茶园，会让人感受到20世纪初京城老戏馆那种氛围。茶园开业以来受到中央首长的赞许和中外宾客的热烈欢迎。先后接待过包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内的国外元首级贵宾达30余位。吸引大批国内外旅游团体、港澳台胞和海外华侨。这里成了首都人民引以骄傲的一处特殊文娱场所和旅游景点。

天桥市场是展现民俗和民间艺术的宝库。就其曲艺杂耍而言，就应视为杂技百戏在一千年后的再现和延续。天桥大戏棚，又是宋元时期帝都中勾栏瓦肆演出情况的再现。在旧中国的其他城市也不乏类似的平民市场。如上海的豫园，南京的夫子庙，苏州的府前街，天津的南市场等。所以研究天桥文化，在民族文化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戏馆篇

京剧的摇篮——北京大栅栏戏园

从清代乾隆末年开始，京城出现七大名园，即肉市街广和楼、大栅栏广德楼、庆和园、同乐园、庆乐园、三庆园及与三庆园毗邻的粮食店街中和园。四大徽班非此七园不去。从徽班徽调逐渐演变发展，历经120余年，即到清末民初，最终被称为国剧——京剧的形成，七大名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里实为京剧的发祥地。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城市中凡商业繁华街区必有戏园，区域越大戏园越多。商业与戏园业实为相辅相依之势。前门商业区最多时有戏园近20家之多。一条仅270米的大栅栏就有戏园6家之多，堪称北京之最。该街西口内路南有家大亨轩戏园，因规模太小，故未入名园之列。

大栅栏的由来

1368年，朱元璋统一中国，在南京当了皇帝，是为明朝洪武元年。北方的

元大都改称北平。由于元末兵祸不断，北平市面萧条，于是由政府投资，在各城门、钟鼓楼附近建起了很多廊房（铺面房），招商居货，以促进市面繁荣。前门大街是一条廊房街，街西便有了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四条的街道。大栅栏便是当年的廊房四条。

明朝第三代皇帝朱棣于1403年迁都北平，改称北京，是为永乐元年。到了明朝弘治元年，政府命街巷路口一律安装栅栏，夜间关闭，以防盗贼。因廊房四条比相邻的街道宽，栅栏大，人们习惯上称“大栅栏”，久而久之，反把本名淡忘了。到了清代，索性把“大栅栏”定为街名。

1644年5月，满清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内城被八旗官兵圈占，并命民宅、商号一律迁往南城，商号免税三年，促进了外城商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戏园的兴盛

大清律有：“内城逼近宫阙，禁止开设戏园、会馆、妓院”的例禁，故京城绝大多数戏园在南城，有少数分布在朝阳、德胜、阜成等门外的关厢地区。乾隆年以前，演出场所分为两类：一类是内设戏楼的饭庄、酒楼和会馆戏楼，是

专为官绅富户举办喜庆宴会，同时约戏班演戏的场所。另一类才是平民娱乐场所。如天桥戏棚、市井茶园、民间庙会等，两者泾渭分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浙江盐务大臣伍纳拉为给乾隆祝贺80大寿，特召安徽三庆班进京演祝寿戏，不料极受北京人的喜爱，便留在北京。此后又有安徽四喜、和春、春台各班陆续进京。进京后，徽班又吸收不少昆腔、黄腔、秦腔艺人加入，不但丰富了唱腔，而且形成了雅俗共赏的一个剧种。一些有见地的商人见有利可图，便借机创办一种新式戏馆。这种戏馆不经营酒宴，只提供茶水、小食品、小商品服务。戏馆内又划分出官座、包厢、池座、廊座等，座钱又拉开了档次，观客可视自身条件选择座位。你可以花重金坐包厢，也可以花几枚铜板靠大墙。新式戏馆能招徕社会各阶层观众，营业十分兴旺。继中和、庆乐之后，于嘉庆初年又有了三庆、同乐、庆和、广德楼等十数家戏园开业。张际亮著《金台残泪记》云："嘉庆间，御史某车过大栅栏，路拥不前。见美少年成群，疑为旦色。叱之。群怒，毁其车。今大栅栏，诸伶之车遍道，几不可行。"易顺鼎著

《哭庵赏菊诗》更言："京师之盛衰关系国家之盛衰，大栅栏之盛衰关系京师之盛衰。"此话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从中可以悟到当年大栅栏商业和梨园业繁荣昌盛的景象。

建筑和设备

老式戏园，均为砖木结构长方形棚式建筑。内设戏台，有前后台之分。戏台整体结构与神庙戏楼无异，为三面开放式，面积多在 50 至 60 平方米。台沿设矮栏，有明柱支撑台盖。台角明柱上书楹联，大多为名家手笔。如庆乐园：大千秋色在眉头，寻遍翠暖珠香，重游瞻部；五万莺花如梦里，记得丁歌甲舞，曾醉昆仑。同乐园：作廿四史观，戏中人呼之欲出；当三百篇读，弦外意悠然可思。三庆园：假象写真情，邪正忠奸，试看循环之理；今时传古事，衣冠粉黛，共贻色相于斯。

观众厅时称"戏厅"，又称"大堂"。戏厅一楼有池座、廊座之分，均为平地。廊座地面比池座地面高约 30 厘米。楼下池座竖向戏台摆放长条桌、长条凳。观客相对而坐，看戏需侧身。廊座桌凳摆成倒八字，面向戏台，沿墙设一溜高凳，不设桌，俗称"靠大墙"，戏价最低。二

楼为木结构，由数根通天柱支撑。二楼设包厢，由木板隔成单间，临戏台一面设栏杆。包厢内设桌椅，红毡铺地，椅垫讲究。包厢分一、二、三等，视距戏台远近而定，戏价不同。

那时戏园临街多为一间门面，进门后为一前院。院内平房为办公用房。院中招商设摊点若干，卖食品、小商品等。摊主向戏园交占地费。

清廷禁夜戏。夏季每日上午 11 点开戏，下午 6 点止戏。冬季上午 10 点开戏，下午 5 点止戏。每场戏 10 出左右。彼时没有电灯，天气暗时用气灯。戏台没有幕布，门帘台帐、桌椅帔由戏班自备。

机构设置与经营管理

一般情况，戏园设经理 1 人，副经理 2 人，执事 1 人，账房先生（会计）1 至 2 人，堂头 1 至 2 人，槛子（把门的）2 至 4 人，厕所洒扫 2 至 4 人，以上人员由戏园发薪俸。经理统管全局。副经理 1 人负责业务，一人负责处理地方事宜。执事又称总管，执行杂务等事。堂头，负责场内一切事务，处理突发事件，如发生争吵、斗殴等。槛子负责门口秩序，招揽观众。

场内一切服务由私人承包，定期向戏园缴纳租金。总管事称茶妨头或大头目。下设若干小组，视地块（时称“地眼儿”）划分多少而定。如一楼左廊、右廊、后廊为 3 块地眼儿，池座以十字形观众通道为界分 4 块地眼儿，楼上左楼、右楼、正楼分 3 块地眼儿，总计 10 块。每块 10 人左右，各有小头目负责。总计上百号人，戏园不给工资。地眼儿中人各有分工，有领座的，有沏茶的，有卖小食品的，如瓜子、糖豆、葡萄干等。由于平时每个地眼儿上座不等，收入有别，为求平衡，每天更换一次地块。

大轴戏（名角登台）上场前，由前台（戏园）、后台（戏班）各派 2 人进入场内清点观众人数，名曰“查堂”，以估算总收入多少。查堂过后由小头目向客人收“座钱”，座钱内包括茶资戏资。小卖随卖随收钱。小头目将座钱交给大头目，在堂头监督下，大头目将茶资扣除后余款交给前台。前台柜房按三七分账，戏园得三成，戏班得七成，当场结清。大头目按收入扣除成本（茶叶和小食品）后，按等级发放“份钱”。据 30 年代一位老职工介绍，每天所得份钱能够一天饭钱已是不错的收入了，很难养家糊口。

有的戏园将食品、小商品等分别包给他人，茶房只好靠茶水赚钱了。

戏园与戏班

戏园主营演戏，但在清代并不称戏园，只称某某园、某某楼、某某轩，这些是官书和文牍往来用的法定称谓。至于戏园、歌楼、戏馆、茶园等，只是人们口头或文人笔下的称谓。

杨掌生著《梦华琐簿》中记嘉庆年间事："盖诸部赴戏园皆有定期，大约四日或三日一易地。每月周而复始，有条不紊也。……亦曰'轮转子'"。杨静亭《都门纪略》介绍咸丰年间事，这里只举其中两例：

例一　庆乐园业务安排

初一至初四瑞和成　初五至初八三庆（班）

初九至十二永胜奎　十三至十六瑞和成

十九至二十全胜和　廿一至廿三春台

廿四至廿七四喜　　廿八至三十永胜奎

以上安排仅有三庆、四喜、春台为徽班，和春班已报散。其余各班为京城一流的秦腔班，说明秦腔还十分兴旺。

例二　三庆（戏）班业务安排

初一至初四三庆　初五至初八庆和

初九至十二广德　十三至十六庆乐

十七至十九中和　廿一至廿三广德

廿四至廿七广和　廿八至三十中和

以上两例月日是指农历。以上安排每月重复一次，一年不变。因在一年中或有某班解散，某班新建，所以在年底前各班各园要重新调整第二年的统筹安排。各园戏价也一样，没有竞争，全凭戏班叫座能力，给平时免去了许多麻烦。这种经营方式始于嘉庆初年，止于1900年庚子事变。

戏班到戏园演出之前几日要给戏园“下签”。齐如山先生撰《戏班》下签条举例：

三庆贵园

烦贵园用三开大红

八月初三日烦演 新排/连台 施公案　重编后部 文武惊奇 关目详明 新彩新切

第九本　淫妇昧良伤天害理 狂徒中计取眼剜心 怨鬼气奸借端作案 英雄好义遇难救危

外　　签　　单

烦演　五花洞　　小花蝴蝶

准演　搜孤救孤　福寿班具

以上戏园要按纸张的要求、格式各书写三张，时称“报条”。一张贴于戏园门口，两张分别贴在前门瓮城两个城门洞内，在尚无报纸的年代，这便是广告。《都门竹枝词》曰：“某日某园演某班，红黄条子贴通阛。太平锣鼓滩黄调，更有三堂什不闲。”这是杨米人记嘉庆年间事。

戏园与戏班水乳交融，相互依存。徽班向京剧发展形成的全过程，戏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园主种种

开办戏园大体上有祖产建园、购地建园和租地建园三种。又分独资、合股两种方式。有的戏园有三种东家，即地东（地产所有者）、房东（出资建园者）、铺东（添置设备者）。承办者向铺东，铺东向房东，房东向地东逐级纳租。也有集各“东”于一身者，称“自东自掌”。如果是合股经营，一般由出资多者任经理。

庆乐园　为大栅栏占地最大者，约近4000平方米。地产为名武生杨瑞亭家

之祖产。杨的祖父杨香翠与陈古香经营庆乐园达40年之久。名老生孙菊仙亦为股东之一。进入民国后，曾因债务纠纷吃官司，戏园由法厅拍卖。适在湖南任督军的张敬尧以4万银元中标，在未履行手续的情况下便命副官带领武装士兵强行接管。1918年2月10日《顺天时报》刊登署名“听花”者，发表《庆乐园风波志异——兵士奋威停演》的文章：“此次庆乐园开锣之第二日即星期四，甫演至第三出，忽有张荣者派兵士多人入场扰闹，强命优伶停止演戏，且令坐客一律出园，此诚咄咄怪事矣！”此种粗暴行为引起社会一片哗然，受到舆论一致谴责。文章评论道：“此事发生其原因暂且勿问，余以为有人对于该园苟有争论之事，不妨于演剧之外使用种种手段。如借端逞威妨碍优人之营业，夺取公众之欢乐是不免为无法之举动。况说派多数兵士以武力停止演剧逐出座客尤为蛮不讲理。其滥施军威蹂躏人权亦可谓极矣！”经过这次事变，庆乐园得到社会同情，并有人仗义帮助度过难关。事后不但还清债务，而且对张敬尧之举向法厅提起诉讼。经三审，张敬尧败诉。军阀虎威败于社会舆论之下，想当庆乐园主

的梦想亦成泡影。庆乐因诉讼停业时日很长，经济上也损失不小。

三庆园　《梦华琐簿》记述：“今日三庆园，乾隆年间宴乐居也。其地甚广大，今当铺亦从此析出。”三庆园为酒行经济人张云鹏及开睹局之骆四、开木厂之王五三家合伙。房产亦为三家共有。庚子被焚重修，完全由王五之木厂承做。公推张云鹏任经理。云鹏死后，其子少鹏继之。王五家道殷实，向不计较三庆园之铺。骆姓子侄均恶霸一方，时对张少鹏有过份要求。一日，又因需索过苛，未能如愿。骆四之侄骆九儿，竟在三庆园柜房用一铜壶滚开水由张少鹏头部浇下，使其焦头烂额者多日。经人调解，未予大狱。

同乐轩　原名同乐园，因与皇家园林圆明园中之同乐园戏楼有同名之嫌，故改今名。其占地最小，仅容四五百名观客。因占地利，故入名园之列。该园为合股经营。房东韩霨轩、邢百川；铺东周子文，外号“抹脖子周”。北京人称“自刎”为“抹脖子”。周家原是卖刀伤药的，自称其药可治愈抹脖子的创伤。民国初年，该园因债务纠纷被人告上法厅，终至易主。新主人为俄国东方汇理

银行中方买办孙荩卿。

庆和园　园主为回民邓姓之祖产，自东自掌。庚子被焚后无力重建，被瑞蚨祥老板孟觐侯收购，改建为西鸿记茶庄（一说是西鸿记绸缎店）。

广德楼　地产属陈姓。房东钟志谨，乃绥远将军贻谷之子。名武生俞菊笙亦为股东之一。钟氏与红私坊果香菱相友善，故以前台股份相赠。后钟志谨因事被刑部拿问，房产押于施侯府中，限满作抵。后由著名票友，施侯之弟世哲生出面，以一万八千银元卖给果香菱。果氏为广德楼最大股东。

中和园　为永定门外花炮作薛姓之祖产，自东自掌。唯临街门道之产另属他姓。这里交通条件优于其他各园，业务兴旺。庚子被焚后重建。因临街地产主开价太高，久未重建门面。后瑞蚨祥孟觐侯力捧名伶徐碧云，并投资与园主薛仁辅整修中和园，才把门面修好。孟氏将股份赠徐，徐碧云亦成为股东之一。

从乾末嘉初至上世纪 40 年代，历经 150 余年。随着社会的变迁，园主和股东换了一茬又一茬，弄清已属不易，以上仅为部分情况而已。

罢业事件

这里介绍清代晚期梨园行一次罢工斗争，而且最后取得胜利的一段史实。

李慈铭在其《郇学斋日记》中写道："闻前日有杨副都及京畿道许侍御家人至庆和园戏楼，索座不得，邀八抬轿夫纠合市井拳勇无赖数十人，执持刀杖，乱肆殴击，突坏室宇、优人，座客伤残流血。时玉成班方演《三侠五义》中所谓捉花蝴蝶者，有武丑名张黑儿，号'草上飞'，拳捷最著，愤而拒敌，仆数人，始各哄散。群班罢剧，市楼停闭，讼于官司。京都亡命所聚，冶儿、闲子索匄横行，而朝官家又多纵恣，仆隶不知约束，以致酿为大狱，台纲扫地，深可叹也。"

周明泰编著《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一书中，介绍退安居士亲述这段史实："本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日，玉成班在庆和园，四喜班在广德楼……先后演戏。适左都御史许应骙、副都御史杨颐两宅轿夫张大顺、张文纪、何三立、焦二，厨役李福，马夫方成，是日在大栅栏庆和园滋事。时巡城御史载彩、张仲炘令中城坊官正指挥张鹤龄欲将庆和封门，并饬革该园卯夫。经孙菊仙会同

杨月楼、俞润仙及各园主、班主与退安居士商议，罢业七日。零碎角色糊口无资，由退安居士集款四千八百吊，散放各班。后孝钦闻知，特赏九千六百吊，令退安居士会同各班主分给贫苦角色，每班约得一千二百吊。并奉懿旨：令许应骙、杨颐将滋事六人交出，在庆和园门前枷号十日示众。各园遂于八月初三日照常开业云。"

罢业中领头的几位关键人物孙菊仙、杨月楼、俞润仙（俞菊笙）均为一流名角，又是内廷供奉，社会影响很大。全力支持罢业的退安居士，名文瑞图，曾任内务府员外郎，后因事革职。此人为京城著名票友，晚号退安居士。"孝钦"即慈禧太后，如此处置，与其嗜戏如癖有关。此事发生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七月下旬至八月初。

梨园行是一种特殊行业，既为统治者定为下贱行业，又是用来点缀歌舞升平的享乐工具。伶界艺人在封建统治下求生图存、受尽凌辱。此次罢业，是梨园业和戏园园主冒着极大风险，为争取自身社会地位和生存权利的一次史无前例的斗争，意义十分深远。

前门商业区被焚纪实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沿海和内地路矿资源的掠夺，并不断刮分中国领土，引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从1896年开始，山东、河北一带的民间组织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等便开始了进攻洋教堂、反对洋教徒的反帝斗争。1899年进一步联合起来成立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受到清廷的利用。京津一带义和团声势尤其浩大，仅北京城内就设坛800余处。在清军协助下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洋教堂及一切贩卖洋货的商号。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逃往西安。义和团退往农村继续反帝斗争。清政府在帝国主义胁迫下，于1901年9月和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同时又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仲方氏《庚子记事》记1900年阴历5月20日事：“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西药房——作者注），不意团民法术无灵，火势猛烈，四面飞腾，延烧甚凶……自清晨起火，直至次日天晓始止，延烧一日一夜……计东面烧至

前门大街路西为止，后路以东株连；南面至粮食店、王皮胡同口为止；西面至煤市街、大齐家胡同、观音寺小李纱帽胡同、杨梅竹斜街至万福居为止；北面西河沿排子胡同口、西月墙至城墙为止。”前门大街路西成了一片瓦砾场，损失十分惨重。

广德楼、庆和园、同乐园、三庆园、中和园全部毁于火。戏班无处演戏。除部分戏班占用路东的广和楼、天乐园外，把一些饭庄如燕喜堂，珠市口的天寿堂、天和馆等也改成了戏园，但仍不够使用，不少戏班被迫停演，梨园艺人苦不堪言。郭永江撰《王瑶卿的舞台生涯》介绍：“能勉强维持生活者在家闲居，难于糊口者只好上街卖唱、要艺。更有甚者改了行。如高四保卖点心，贾丽川卖酱肉。也有离京出走者，如孙菊仙、刘永春前往上海，侯俊山则随慈禧亡命西安。”

前门商业区乃寸土寸金之地。庚子事变后很快重建并比以前更加繁荣。到了1904年，大栅栏戏园除庆和园易主改营他业外，其余戏园陆续建成开业，只是将过去各班在各园轮转的经营方式改成了一班久占一园的办法，竞争局面亦从此形成。

新老戏园的更替

从徽班进京到清末民初的120年间，也就是皮黄戏的不断发展完善，最后形成京剧的过程。民国初年，谭鑫培虽已年迈，但仍然不时在台上露面。谭派艺术此时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民谚有“有匾皆为垿，无腔不是谭”。垿是著名书法家王垿，很多人请他写匾；无论内行外行，无不以唱谭腔为荣为乐。民间更有“伶界大王”、“谭大王”的称誉。梁启超有诗赞曰：“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卅载轰如雷。”戏剧史学家大多认为，就谭的艺术成就而言，应视为京剧最后形成的标志。京城七大著名戏园自始至终伴随京剧形成的全过程，功不可没。民国后崛起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日臻完善，更加完美的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产生的。

光绪末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清廷已准许在内城市场内开设戏园。如1906年起东安市场内有吉祥园、丹桂园、中华舞台及西安市场内的西安园陆续建成开业。随着清朝的覆亡，内城不准开设戏园的禁令随之失效，于是内外城陆续建成数家先进的演出场所。如第

一舞台、新明戏院、真光剧场、开明戏院等。无论从建筑规模、规格、设备条件和经营方式上，已远远超过老式戏园。大栅栏戏园已沦为京城二三流剧场，从此旧日风光不再。历史的进程如此，人为是无法改变的。

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维文社占了中和园，志翕社占了同乐园，文德社占了三庆园，双庆社占了广德楼，富连成科班占了广和楼。1912 年广德楼有场大义务戏《八蜡庙》颇为轰动。剧中谭鑫培饰褚彪，杨小楼饰费德功，俞振庭饰黄天霸，张毓庭饰施公，贾洪林饰院公，梅兰芳饰小姐，王惠芳饰丫环，九阵风饰张桂兰，珠联璧合，极一时之盛。清代，京城禁坤伶。进入民国后双庆社班主俞振庭从天津请来大批坤伶如金玉兰、孙一清等入京演戏，令京人大开眼界，很快便如火如荼，令男伶向背。《哭庵赏菊诗》云："民国三年，刘喜奎从天津来，色艺倾动一时。未几，鲜灵芝来，年十九二十许，小喜奎两龄，争巧竞艳，各不相下，要皆能尽声音容貌之美。"史称"鲜刘大战"。

1915 年，丁灵芝、杨韵谱、刘善亭

与广德楼股东俞振庭合组梆子坤班志德社。社长丁剑云（灵芝），总管事杨韵谱，占据广德楼。1918年改称奎德社，社长杨韵谱，占据文明园。1921年起占据庆乐园多年。该班除场面及少数工作人员外，生旦净末丑、龙套，全部由坤伶担任。其挑班台柱先后有鲜灵芝、雪艳琴、秦凤云、金桂芬、张蕴馨、李桂云等。全班角色齐整。如余派老生兼小生小兰芬，郝派花脸金玉奎，侯派花脸王庆奎，皆为郝寿臣、侯喜瑞亲传弟子。武生宁小楼，生旦净丑全能。文武花旦碧玉花，乃贾碧云之高足。该社能演出剧目上百出，内容囊括古今中外。著名剧评家徐凌霄赞道："民国以后，杨韵谱与奎德社各位老板，由文明、广德而庆乐，二十余年，中西新旧，五光十色，动地惊天……《一元钱》也，《二烈女》也，捉住社会还不为奇，连欧美名剧《少奶奶的扇子》、《茶花女》以及什么易卜生、小仲马的名作，只要博士们能搬到中国，他就能搬到奎德社，这是多么厉害……秦腔老板确是戏剧革命的急先锋，比皮黄老板勇猛十倍。"

进入20年代，京城戏园大多改称某某戏院。

1920年起，昆腔班韩世昌的荣庆社占据同乐戏院。侯益隆、王益友、陈荣惠、白云亭为该社名角。剧目有《翻天印》、《精忠谱》、《浔阳楼》、《铁公鸡》等。

20年代俞振庭的斌庆社占据广德楼。著名演员王少楼、李万春、俞步兰、俞华庭、俞赞庭等，亦有相当影响。

1928年，昆腔白云生的庆生社占据三庆戏院。主要演员白玉田、郝振基、陶显庭、朱小义、张德发。

20年代末，除中和外，大栅栏各园均跌入低谷。三庆停了业。同乐于1932年改为专业电影院。广德楼时演时停。庆乐的奎德社也因敌不过四大名旦而于1936年解散。杨韵谱专任庆乐戏院经理。

笔者保存一组《成报星期画刊》的戏剧广告。

从这组广告可以看到：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只在珠市口的开明，鲜鱼口的华乐，粮食店的中和，东安市场的吉祥四家戏院演唱，而且包揽了四大名旦以下的所有名角。大栅栏戏园不再有吸引力，失去了往日的辉煌。1930年1月26日是农历腊月二

十七日，这天为“封箱”演出，戏院则称“封台”，照惯例休息三天，于农历正月初一开戏，迎接新的一年。

1927年，程砚秋的秋声社占了中和戏院。1935年尚小云的重庆社占了中和戏院。1938年，尚小云创办荣春社科班，在中和举办建社典礼，这里成为该社学员学戏演戏的阵地。1944年荣春社移往三庆戏院。1947年转入西珠市口华北戏院，解放前夕停办。

1939年李万春之父李永利创办鸣春社科班。1940年初在庆乐开锣演戏。1948年科班停办。

解放前夕，一场大火使广德楼化为灰烬。

建国以后

1949年1月31日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这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自9月27日起，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三庆戏院解放前一度停业，解放后重新开业，约一年余。因其建筑设备老化，于1950年春节过后停业，改做大栅栏商业职工食堂。

原大栅栏有家小戏园大亨轩，清朝末年，即1905年已改为大观楼电影院，

至今名称未变。

为给北京曲艺曲剧团安排一处演出场所，1954年经彭真市长批准，在广德楼旧址上建起“前门小剧场”。1956年建成开业。首场戏是北京曲剧创始人之一，著名艺术家魏喜奎主演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周恩来总理命秘书购票，自费来看戏。看后走上舞台和演职员见面，予以鼓励，令演职员激动不已。因这里舞台面积小，容纳观众也仅400余人，1961年将西单剧场划归曲剧团，这里只演曲艺。“文革”期间停业。后改演电影。90年代改为录像厅、舞厅、商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戏迷乐”栏目一度在这里定期举办票友演唱会。21世纪初，经改扩建装修，恢复了“广德楼”的称谓，仍演曲艺节目。

解放初期，庆乐戏院由新兴京剧团占用。该团以上演连台本戏为主，有《西游记》、《济公传》等。后来，京剧名角吴素秋、姜铁麟、李万春、李少春等也常到这里演出。“文革”开始后，这里先后被风雷京剧团、北京市杂技团占用。1979年改称北京市杂技团排演场，接待观众。80年代末期，前门大街禁止大轿车通行，国内外旅游团看杂技不方便，

业务大不如前。1993 年 4 月改建为商场，从此结束了它的演出历史。

中和戏院业主是梁华亭，1956 年公私合营时由政府接办。演出活动以尚小云剧团为主。“文革”开始后停业。1979 年划归北京京剧院，装修后于 1980 年重新开业，业务兴旺一时。80 年代后半期观众逐渐减少，增加录像业务。90 年代初，划出前厅改为商场，演出继续进行。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这里时演时停。最近作者前往访问，大门紧锁。邻居说，这里停演多时了。

广和剧场话古今

广和剧场位于前门外肉市街路南。解放前称广和楼，又有广和茶楼、广和查楼、查楼等称谓，建于明朝晚年，至少有 360 年以上的历史，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一家剧场。

查氏家族

查氏祖籍浙江海宁。据《海宁查氏族谱》（以下简称《族谱》）记载，查氏源于周，周天子为姬姓，天子将其一子分封到“查子”地方为王，王子后裔以地名为姓，于是在中国便出现了查姓家族。

明清两代，查氏家族出过不少举人、进士、达官重臣，经、史、子、集著述颇丰，对我国文化发展史有很大贡献。被选入《中国人名大辞典》（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就有14人之多。自查约（历任南京刑部郎、福建签事、山东副使、福建左布政使）在明弘治年间中进士起，至清道光年间止，历代有人在朝为官。其中虽有短暂低落，但从总的情况看，历300余年不衰，这在我国家族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在明代为官的还有：查秉直，南京刑部郎中、高邮知州；查志宏，南京都察院都事；查志文，庐州府丞；查允谦，按察司知事；查允元，江西提学参政；查志隆，任宁国司理刑讼、补南驾部主事、历员外郎中，调保定、晋天津兵备等职；查秉彝，历任黄州推官、礼科给事中、顺天府尹；查继佐，崇祯六年举人，任兵部职方郎中。

进入清代以后，查继培，顺治九年进士，历任东莞知县，兵部、户部、刑部给事中；查崧继（查慎行之父），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查继辅，翰林院编修。康熙继位后，是查氏家族史上最鼎盛时期。先后中进士的有：康熙二十

七年（1688年）查升（慎行族侄）；三十九年（1700年）查嗣瑮（慎行二弟）；四十一年（1702年）查慎行（御赐进士出身）；四十五年（1706年）查嗣庭（慎行三弟）；五十一年（1812年）查云标；五十七年（1818年）查祥。查氏可谓人才济济，伯仲异科登榜，叔季同殿为臣。查慎行和查升叔侄同在翰林院为官，同僚称“老查”、“少查”以示区别。

查氏与戏剧

查继佐（1601～1676年），字伊璜，号敬修，又号舆斋，明崇祯六年（1633年）举人，任兵部职方郎中。进入清朝后，更名省，或隐姓名左尹，隐居不出。《族谱》称其“有异才，以悟力超绝一时，诗歌古文出语皆不经。人道昌黎。”“其诗文书画皆见珍于世……生平游历闽粤。”一生著述颇丰，有《班汉史论》等。因以其始也好声伎，有《续西厢》等剧作，故入《中国戏曲曲艺辞典》，被称为“明末清初戏曲作家”。张次溪编著《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伦明诗序》中有“刘家场景楚声腔，十些红儿出粤乡”句，其注曰“至才美而多，则属查伊璜家之十些。十些中有红些，是粤产家伎，不得于广场餍众目。”《族谱》中记其人

"从其始也好声伎，常引以自随，所过之处宾客成市焉。"是说查继佐不但好戏剧，有剧作，而且有私家戏班。好壮游，常把家伎带在身边，每到一处，便以演戏与宾朋同乐。朱眉叔撰《庄廷钺明史案》记曰："查继佐平素除放情诗酒外，还养了一班女乐。每在良宵开宴，垂帘张灯，珠声花貌，艳彻帘外，观者醉心，查家的女乐，名闻浙中。"

查继佐本人也被人写入剧中。明末一日，查继佐回府途中，见一乞丐僵卧雪中，见有异相，遂命人救至府中，令其沐浴更衣。问其来历，自称吴六奇，籍广东汕头，因好赌，以致倾家荡产，到处流浪。继佐盛情款待，言语投机，留住月余。临去，赠予银两，嘱其返乡后图谋进取。后清兵攻粤，六奇投效清军，屡建功勋，受到平南王尚可喜器重，官至广东水陆师提督。后查继佐因庄廷钺明史案受牵连，吴六奇以身家性命担保，查氏全家得免于难。清代著名戏剧家蒋士铨根据以上史实编为杂剧《雪中人传奇》，又名《受福报恩》在京上演，受到好评。咸丰年间，内务府大臣明善，为报答恭亲王奕䜣提携之恩，乘其侧福晋祝寿日，特献上一台戏，即《受福报

恩》。剧中，梅巧玲（梅兰芳祖父）扮演查夫人，徐小香饰查继佐，老生曹春山反串吴六奇，演于恭王府戏楼，受到恭亲王赞赏。

查慎行，原名查嗣琏，原为国子监监生，因在朝廷忌辰之日观看《长生殿》一剧被革除功名，故改名慎行，是著名诗人。《族谱》记曰："慎行天资颖异，五岁能诗，十岁作武侯论……尤擅于诗，行世于读四千六百余篇。"后为康熙帝近臣，御赐进士出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入直南书房供奉七年，其间曾任武英殿总裁二年，是当代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名查良镛）的先祖。

查慎行有剧作曰《阴阳判》。《周贻白戏剧论文选》记曰："《阴阳判》，上下二卷，共二十八出，康熙刊本，醉竹主人述略，他山老人填词。"查慎行晚年号"他山"。剧情大意：古时，朱公为赈饥事被人打死。孝子朱羽吉百控不得伸，感动了阴间。阴间伍员（伍子胥）显灵，授孝子以铁鞭。时仇人已死，孝子以铁鞭鞭其尸，得以报仇雪恨。周贻白先生评价道："全剧宫调颇为整齐，声律及文词，皆极稳练。查本以诗名，而作曲亦如是当行，亦人所未知也。至于报仇不

成托诸阴判，纯为泄愤之意。”原剧跋中有“亦为梨园弟子之登场地耳”。想来，查氏自家的“查楼”，亦应为演出场地之一。

查氏和查楼

清吴长元《宸垣识略》中记载：“查楼在肉市，明巨室查氏所建戏楼。”据此判断，查楼应建于明代晚期，应属于府邸戏楼，并不对外开放，就如查继佐的私家戏班“不餍众目”一样，只供自家与宾朋共同宴乐之所。

有不少人撰文说，查楼是盐商或盐务巨商所建，封建时代讲“士农工商”，商被列为行业的末位，如查氏历代为官者，应不屑为商。如果说查氏与盐有一定关系不假，如明嘉靖年间，查志隆任山东布政司左参政时，曾编著《山东盐务志》一书，或许曾兼管山东盐务。清乾隆年间，查嗣瑮之孙查涉，曾任两浙鲍郎场盐课大使，是个收盐税的官，也未见他们曾建查楼的文字。明清两代，盐属国家专卖，贩私盐属违法。零售商需由政府批准，定期到官府领取盐票，凭票购进食盐方可零售。惟一证明查氏与查楼关系的，有道光年间《燕台口号一百首》诗集，未属作者姓名，其中有

诗曰："广和查楼几来游，掌柜人还识面否？只合常常侬过此，分明悬匾是查楼。"诗注曰："广和戏楼为余族人旧宅，门前查楼二字匾额尚悬。"诗集序中有"家查浦老人《燕京杂咏》百四十首，亦剌取古事居多，余便摭其俗例方言及土物之猥细者，作口号若干首"的文字，说明作者是查浦，即查嗣瑮的后裔无疑，也就证实了查氏与查楼的关系。

《查楼图》质疑

《查楼图》出自日本人绘制的《唐土名胜图会》一书，于清嘉庆七年（1802年）初版刊刻成书，大16开本。该书以白描法绘图介绍中国名胜古迹，用中、日两种文字加以说明。作为查楼早年惟一的形象资料被不少文人奉为圭臬，并著文加以引用。又以《查楼图》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以成定论。最早对查楼图提出质疑者是著名戏剧史学家张次溪先生。他在《燕归来簃随笔》中写道："日人所著《唐土名胜图会》出版之时，适当我国嘉庆九、十两年间，中有查楼图。所绘查楼，颇似乡村之野台戏棚。以《正阳门记灾文》中所云'列肆开尘'之盛，似不应如此荒凉。其绘图时，适当查楼被火后仓促复业时

耶?”

当代著名学者李畅教授撰文《从查楼图看〈唐土名胜图会〉》(见《燕都》1989年第6期),文中参照大清《钦定万寿盛典》等众多图片资料与查楼图相对照,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查楼图的真实性。本书作者倾向李教授的论点。

李畅先生分析认为:“19世纪初期,日本人有志于把中国的名胜古迹介绍给日本,以启发民智,无疑是件很了不起的好事……但是,几乎所有参与编纂及绘刻的人都没有到中国来过,他们只能参考中国书籍而加以编绘或杜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再版《唐土名胜图会》(以下简称《图会》)。日本人为原书写的序中有:“地已不可得躬诣,事又不可得亲访”等语。再版“出版说明”写道:“作者当时或者并没有来北京,即使来,如大内苑囿也不得随便进入,所以书中有不少错失的地方……请读者引用时留意。《图会》是如何编成的呢?京师部分主要依照吴长元的《宸垣识略》编写的。图画和礼仪器具则是根据万寿盛典、南巡盛典、礼仪图式、灵台仪象志等绘成。”(李畅语)如《宸垣识略》记载:“查楼在肉市,明巨室查氏所建戏

楼，本朝为广和戏园。街口有小木坊，旧书查楼二字。乾隆庚子毁于火，今重建，书广和查楼。”查楼图右上角有日文说明，译成中文为：“查楼在肉市，查楼是戏院的名称，明代富豪查氏建，清朝改为广和戏园。街口有小木坊，曾有额曰查楼。乾隆庚子毁于火，所以就重建。书额：广和查楼。”显然来自《宸垣识略》无疑。《图会》中另有中文说明：“查楼是戏院之名，不像日本戏场那样架屋设席。进入查楼的坊正中有戏台，观众都站着看戏。周围设有疏散的看台，是妇女看戏的地方。旁边有酒楼、面店、肉铺和点心商亭的市场。”实际情况是京师戏馆没有站立看戏一说；清廷严禁妇女进戏馆看戏；图中右侧实为卖小食品、卖酒的摊棚。从图的整体情况看与神庙广场戏楼无异。从戏台上灯笼、彩绸的装饰及戴官帽的观众看，应该是在“万寿盛典”（皇帝诞辰）期间临时演戏祝寿的场所。

当年查楼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宸垣识略》引魏之琇诗云：“春明门外市声稠，十丈轻尘扰未休。雅有闲情征鞠部，好偕胜侣上查楼。”又“乾隆岁次乙巳初冬望日西塍外史”为《燕兰小谱》题词

中有“仆是吴侬，未识裙裾之乐，欲醒看书之眼，频上查楼；聊分问字之金，闲亲鞠部。”说明当年的查楼是士大夫阶层饮酒聚会之所。杨掌生在《梦华琐簿》中说：“雅座小卖，熊鱼兼美，任适口体，无愧醉乡，金陵楼于五十一年丙午秋八月停市，今多不知其处……广和楼盖其地云”又：“陈银儿盛时，召侑酒者，非金陵楼不赴。其地在肉市，今为广和楼，即昔查家楼也。”似查楼图中那种小摊棚，是无法“熊鱼兼美”，文人墨客绝不会光顾的。

据考证，当年的饭庄亦为四合院式。即一面为戏台，三面为楼。一楼分廊座和池座。廊座高出地面一尺上下。二楼为雅座单间，一面为开放式，亦可视为戏馆的包厢。平时卖散客，演堂会戏时，客人可边饮酒边看戏。大罩棚将整个四合院盖住，既可视为饭庄，如不经营酒宴，便可作为对外开放的戏馆。

李畅先生关于查楼图的结论是值得重视的。

查楼的历史沿革

查楼，从明朝末年至清康熙年中期，应属私家府邸戏楼。从康熙末年至乾隆末年为建有戏楼的饭庄。《滕阴杂记》引

《亚谷丛书》文："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酒园也。"徐慕云著《中国戏剧史》一书说："康熙尤嗜戏剧，其时海内澄平，百业繁盛，帝复为人英迈。厘制度，典礼乐，并将洪昉思之《长生殿》传奇及孔东塘之《桃花扇》传奇，在宫内排演。又常莅广和楼观剧。并颁赐之戏联曰：'日月灯，江海油，风雷鼓板天地间一番戏场；尧舜旦，文武末，莽操丑净古今来许多脚色。'一时传诵人口。广和楼之名，亦因以大振。"这应是"广和楼"之名出现最早的年代。然而徐氏在研究戏剧，康熙朝有"广和楼"之名仅供参考而已。据可靠的资料显示，广和楼之名，一为乾隆三十二年（1816年）《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中；一为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重修喜神殿碑序》，均列捐助者名单中。两次间隔近半个世纪，其间经历了乾隆四十五年火灾、又出现过广和查楼、金陵楼的称谓，但人们习惯上仍称查楼或广和楼。查楼之说，直至光绪年间才从人们口头上消失，而广和楼之名，若从1676年算起，至解放前夕，至少已有180余年历史。

乾末嘉初四大徽班进京后，广和楼

是京城七大名园之一，是四大徽班在这里轮转演出场所，说明这里已由饭庄改为戏馆无疑了。

道光元年（1821 年）前后，根据《燕都口号一百首》推断，广和楼已易其主。光绪年间已是合股经营。据史料记载，光绪初年，广和楼曾失火，股东纷纷退股。惟股东之一王杰联合另两家股东出资，对广和楼重新修整开业。王氏占八成股份，任经理。民国初年，广和楼与富连成科班签订长期合同，双方愉快合作 20 余年。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沦陷。王氏新一辈人不善经营，日伪对北京实行残酷统治，民不聊生，市面萧条，加上剧场建筑设备陈旧，终至停业。王氏后人以 90 万元伪币出让给一个任日本翻译，名叫李文轩的人。

1943 年，伪社会局曾对北平影院、剧场进行调查登记，现摘录如下：

表头：外一区剧场调查表

名称：广和楼

地址：肉市 16 号

责任者：王慎元

组织：合资

资本：五万元

开办年月：前清咸丰七年九月

容纳人数：一千二百人

备考：现在停演

日本投降后，李文轩将广和楼拆毁，准备重建。后因财力不足，李又被当局逮捕入狱，地皮交与银行做抵押，直至北京解放时，这里仍是一片瓦砾场。

解放初期，由中国人民银行出资重建后，成为银行业的内部礼堂。经上级指示，交给北京市文化局。经重新修整后于1955年国庆节投入使用，更名广和剧场。有资料显示数据为：座位数：1426　台口高：9米　台口宽：12.6米　舞台深度：17米　舞台空高：22米　上场门附台：72平方米　下场门附台：72平方米　乐池：27平方米　化妆室：5间　调光设备：可控硅90道回路　灯具情况：80　吊杆：32道　地毯：两块。

上世纪50～60年代，广和剧场划归北京京剧团使用。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号称五大头牌，为该团演员，均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为广和剧场的黄金时代。“文革”期间停止。70年代末划归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亦曾红火一时。80年代中期以后，因戏曲演出不景气，曾增加电影、录像

等业务。如今剧场建筑依然挺立，但已停业多年了。

名人辈出的天乐园

华乐园位于前门外鲜鱼口内，早年间称天乐园，1920 年改称华乐园，1926 年始称华乐戏院，解放后改称大众剧场，是清代七大名园之外享名较早，影响很大的一家演出场所。

“天乐园”之名，最早见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重修喜神殿碑序》中，建园时间应在此之前。算来，至今应有近 190 年历史。不过，早年间的天乐园规模小，是以演曲艺杂耍为主，间或接待一些二、三流小戏班，直到庚子事变后的 1901 年，被玉成班班主田际云收购，经扩建重新开业，这里才始享盛名。

一台别开生面的音乐舞蹈晚会

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春，热心教育事业的李君盘、刘树南二君，为翔千学堂和实践女子学校筹款办学，假天乐园主办了一台音乐舞蹈义演。义演活动以骡马市大街路南贾家胡同江苏学堂音乐班的学生为主体，并聘请民间艺人助演。演出前，除在报刊上登出广告外，

还组织铜鼓洋号乐队，身着华丽服装，到骡马市、西珠市口、前门大街、大栅栏、南新华街等街道进行鼓乐游行，散发传单，以扩大影响。如此反复3天。

2月14日（农历正月十三）晚举行首场演出。大门外高悬煤气灯，照耀如同白昼。大门左右高挂大龙旗两面。戏厅内挂满各有关国家的国旗。舞台上方高挂黄绫大国旗两面，华丽而庄重。观众席桌上备有洋点心和一杯香茗，招待观众。坐南朝北的戏台，为方形开放式，台沿栏杆上装点五彩鲜花。舞台左角放一架脚踏风琴，右角放一架钢琴，中后部摆放架子鼓。

当晚的节目有歌号合奏、国乐合奏、风琴独奏、军乐合奏、扬琴古笛合奏、管弦合奏、箫笛合奏、四琴合奏、风琴洋胡合奏、钢歌调独唱、拉琴单奏、喇叭单奏、扬琴古号合奏、钢琴独奏、提琴独奏共15种。内容为中国古乐、四时读书乐、玫瑰花、元宵乐、蝴蝶舞、跳舞会、黑人舞、欢迎曲、送行曲、法国国乐、法国女学、巴黎凯旋门、英国国乐、德国柏林、法国古诗、伦敦游、西女课徒、送毛伯温、日本进行曲三十法共20种。

2月15日停演。16日演出中国国歌、叹希腊、望星感怀、德国凯歌、骏马疾驰、叹埃及、希腊古歌、希腊进行曲、希腊古乐、缓步行军、美人跳舞、希腊牧羊歌、希腊牧童乐、希腊士家乐、希腊博士歌共15种。

后几场对节目进行了调整。如先后加入了京剧、梆子、鼓曲、儿童音乐合奏、南十番锣鼓、丝竹金革等民族艺术，以吸引更多北京市民。从14日至20日共演出6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当年尚处在封建社会，首开历史先河，引进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人，是主办者一次大胆尝试，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也是天乐戏园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页。

义伶田际云

田际云（1864～1925年），字瑞麟，艺名响九霄，原籍直隶高阳县，生于定州。12岁入涿州双顺和科班习秦腔花旦及小生。后随班入京。十四五岁时已享誉京城，先后两次应邀赴沪演出，轰动上海。清代王韬著《瑶台小录》云："姿韵幽娴，音调清脆，与凡有秦声者不同……发亢引声，一座尽惊叹。于是上至贵人达官，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啧啧响九霄者。"1892年被选为内廷供奉，经

常入宫为光绪、慈禧演戏。是年，梨园会首时小福病逝，众望所归，田际云被选派继任，成为清亡前最后一任会首。

田际云先后创办小玉成、小吉祥、崇雅社女科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戏曲人才。天乐园便是学生们实践演出的场所。

田际云一生编演过不少剧本。如《佛门点元》、《斗牛宫》、《错中错》和多出时装新戏，受到社会欢迎。1905年，田氏根据杭州惠兴女士为兴新学失败而自杀事件编为时装新戏《惠兴女士》。他自扮惠兴女士，出演于打磨厂福寿堂。由于表演逼真，声情并茂，惨烈处，观众无不为之动容。演出收入全部捐给学校。1908年，为劝戒鸦片，同名票乔荩臣筹办戒烟会，编演《黑籍冤魂》、《烟鬼叹》、《拿罂粟花》等新戏，为戒烟会筹款。

田际云思想维新，急公好义。为推动社会进步，为公益事业做了大量好事。威望所致，一时成了梨园界领袖。罗瘿公著《菊部丛谭》云："国会初开，有欲举田际云为议员者。项城（袁世凯）语人曰：'响九霄若作议员，吾将以总统一席让谭鑫培也'"。

1898年，田际云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他借进宫演戏之机，为以光绪为首的宫内维新派与康、梁之间暗中传递书信。变法失败，康、梁亡命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田氏处境岌岌可危。同为内廷供奉的孙菊仙为之疏通，方得免于难。

田际云对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反对设私寓即为一例。私寓，即男妓馆，俗称相姑堂子。清廷禁止官吏狎女妓，便以狎男妓为荣。男妓半数为优伶。有些戏曲班主为谋私利而养相姑，白天演戏，夜晚接客，以色相媚人。《清稗类钞》云："同光间，京师曲部每蓄幼童十余人。人习曲二三折，务求其精。其眉目美，皮色洁白，则别有术焉。盖幼童皆买自他方，而苏杭皖鄂为最，择五官端正，令其学语、学步、学视。晨兴以淡肉汁盥面，饮以蛋清，汤肴馔亦极精粹。夜则敷药遍体，惟留手足不涂，去泄火毒。三四月后，婉好如处女。回眸一顾，百媚横生。"清末，由于世风日下，寓主利欲熏心，尝以强迫优童伴宿为盈利手段，以致男妓馆风行于世，伤风败俗，实乃清廷覆亡之征兆。

田际云认为，私寓乃摧残儿童身心

之魔窟，败坏民风，应令禁止。遂于宣统三年（1911 年）呈文“请禁私寓”，开罪于人。为报复，有人告发天乐园邀请王钟声、刘艺舟（均为革命党人）上演进步新剧，田氏陷囹圄百日。民国元年（1912 年）4 月 15 日，田氏再次向外城巡警总厅呈文，请查禁韩家潭等处相姑堂，以重人道。同月 20 日得到批复，并刊于报章，公布于众。此禁一出，男妓业基本禁绝，田氏之功不可没。

清朝灭亡，梨园行会随之解散。为维护梨园公益，田际云、余玉琴（著名武旦）等人经过筹备，并经教育部批准，于民国元年 6 月 18 日成立“正乐育化会”，会内附办育化小学，鼓励本界子弟入校读书。会长一职公推谭鑫培担任，田际云、余玉琴任副会长，并组织两场义务戏，为该会筹款。

戏曲艺术家、教育家田际云，一生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接受了进步思想。为推动社会进步，他以自己的艺术专长和掌握的戏曲班社，以演戏等多种方式匡扶正义，鞭挞邪恶。他的思想和行为出于伶界而高于伶界，终于成了一位著名社会活动家，是天乐园，

也是梨园界值得骄傲、值得纪念的一位历史人物。

青年梅兰芳

梅兰芳，字畹华，1894 年生于北京，11 岁带艺入喜连成（后改称富连成）科班学艺。17 岁上因嗓子倒仓脱离富连成在家调养。未及一年，嗓子复原后即于 1911 年首搭大班玉成班（后改称翊文社），开始拿戏份，直到 1914 年底离开翊文社。其间，除一次应邀赴上海短期演出外，主要是在天乐园演唱。《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回忆道："我先是在头里唱，地位不高，但是有了固定收入。"到了 1913 年，"我的戏码大都排在倒第二三。" 1914 年初，梅兰芳首赴上海返京后，已开始唱大轴。短短的几年里，他的技艺便有了长足的发展。

翊文社有王蕙芳、孟小茹、贾洪林、谢宝云、龚云甫、田雨农（田际云之子）、瑞德宝、刘鸿声、罗寿山、朱素云等，均是红极一时的京剧名伶。该班的梆子艺人有班主田际云、侯俊山、孙佩亭、杨宝珍等，在北京是颇有声望的大班之一。该班既演京剧又演梆子，时称"梆黄两下锅"。

梅兰芳当年演出情形，《梅兰芳舞台

生活四十年》中多有较翔实的记述。如1912年6月18日为正乐育化会筹款义演，首次陪老前辈谭鑫培演出《桑园寄子》，台下轰动异常，亦颇得报章好评。"谭老板提携青年梅兰芳"之举，大受称誉。当年，文人墨客对于梅兰芳的艺术有过不少赞誉之词。如易顺鼎作《哭庵赏菊诗》中有一节"《万古愁曲》(为歌郎梅兰芳作)"，全诗1400余言，其中有："天乐园在鲜鱼口，我为兰芳辄东走。香风吹下锦氍毹，恍饮周郎信陵酒。我见兰芳啼兮，疑尔是梨花带雨之杨妃。我见兰芳笑兮，疑尔是烽火骊山之褒后。我睹兰芳之色兮，如唐尧见姑射，窅然丧其万乘焉。我听兰芳之歌兮，如秦穆闻钧天，耳聋何止三日久……"这位易先生，可谓当年"追星族"之代表人物了。

王蕙芳为梅兰芳之姨表兄，字湘浦，"韵秀如女子"。师事秦五九，习花旦，颇有声于时。兰芳9岁时，与蕙芳从吴菱仙开蒙学戏。天乐园时期，二人经常演对儿戏（即一出戏中两角色不易分出主角和配角的戏)。如《虹霓关》中的东方氏和丫环，《樊江关》的樊梨花和薛金莲等，极受观众欢迎，世人誉为"兰蕙

齐芳”，一时传为佳话。由于演技不相上下，蕙芳常发瑜亮之叹。

1914年冬，梅兰芳应邀第二次赴上海，演出未竟，双庆社班主俞振庭亲赴上海聘请梅兰芳来年搭双庆，梅氏欣然允诺。当田际云邀聘函寄达上海时为时已晚，从此结束了梅兰芳与天乐园的这段缘份。

韩世昌在此走红

韩世昌，号君青，1898年生于河北高阳县，出身贫苦农民家庭。12岁入庆长班学艺，初从白云亭学弋腔武生，后拜侯瑞春为师习昆旦，进京后曾拜陈德霖学京剧，以嗓音娇脆，扮相秀丽，身段优美，做工细腻著称于世，向有“昆曲梅兰芳”之誉。

1917年，河北闹水患，民不聊生。时在保定地区演出，王益友的昆弋班荣庆社无法存活，遂进京找出路。为搭救荣庆社于水火，田际云毅然将自己的女科班崇雅社移往即将开业的新世界游艺场，与荣庆社订立长期演出合同，并于1918年1月25日在天乐园举行首场演出。

荣庆社人才济济，著名昆弋名家有侯益隆、王益友、陈荣惠、侯益太、陶

显庭、白云亭等，青年旦角韩世昌、郭子云、侯海云、王树云等都是很有希望的后起之秀。头天打炮戏是侯益隆、王益友的《通天犀》，郭蓬莱的《寄信》，白茂斋、侯益太、李显贵的《牛头山》，白云亭、王瑞长、马凤彩的《女中杰》，张小发、齐凤山的《芦花荡》。开场是《大点魁》，第二出是韩世昌、郭凤鸣的《刺虎》。几天后，上座越来越好，荣庆社在北京站住了脚跟。

时年19岁的韩世昌，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晚辈，所以戏码排在前面。由于他演唱出色，台下人缘越来越好，观众中很快出现了一批“韩迷”。当年只演白天戏，一些上班上学的观众赶到戏园时韩戏早已唱完，于是不少观众向戏园提出韩戏向后排的意见，戏班不得不照办。一天，全场戏打住之后时间尚早，有位叫田楷庭的观众点名请韩世昌加演《闹学》，经管事人商量后满足了要求，一直唱到掌灯观众也没有起堂的。这是韩世昌首次意外唱大轴。当年有位署名“缪子”的剧评家在《晨钟报》先后发表评论：“韩世昌、陈荣惠之《春香闹学》，世昌年龄尚幼，故形容娇憨之态颇能妙肖，丫环淘气之戏以此为最胜，韩世昌

演之亦自胜人。”“韩世昌之《佳期》，扮红娘身份恰合唱工，亦尚可。听十二红（即“小姐小姐多丰彩”一段）一折，唱句最多身段亦随之而繁碎，世昌演来多能合拍，虽形容有不免猥亵者，然观广兴园李子安所演固已胜之矣。”

“韩迷”中有北京大学学生侯仲纯、刘步堂，是韩的同乡。经他介绍，又结识了同学顾君义、王小隐、张聚增、李存辅等人。这六位不但捧韩，而且分工负责韩的（向名家）学戏、交际、财物、文稿、业务、交通等项，被人们戏称为“韩党北大六君子”。又有所谓“韩党四大金刚”的社会名流，即萧谦中、李文荪、张季鸾、林绍和者，一时传为佳话。

在北大学生影响下，北大校长蔡元培，教授吴梅（昆曲名家）、黄季刚等先后莅临天乐园听昆曲。韩世昌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就喜欢看我的戏。他最爱看《思凡》，他说这戏最富有宗教革命思想。他常忙里偷闲到天乐园来看戏。听时必坐楼上包厢，楼下常有顾君义他们听戏。所以有人对蔡说‘楼下掌声，皆高足所为’。蔡元培先生回答说‘宁捧昆，勿捧坤’。蔡先生对于昆曲是很喜欢的。”

在天乐园两年多的时间里，韩世昌向昆曲研究家吴梅、赵子敬学了不少戏，技艺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期间，韩曾应邀赴上海、天津、张家口进行过短期演出，所到之处均受到极大欢迎。特别在上海期间，受到南昆名家俞粟庐、徐凌云的赏识与指导，开阔了眼界。1920年，由于天乐园易主，改称华乐园，荣庆社转到大栅栏同乐园。这时，韩世昌已誉满大江南北，成了荣庆社的台柱子。

程艳秋享名华乐园

1920年，田际云将天乐园转让给曾任吉林巡按使的孟秉初接办。适逢鲜鱼口修整道路，孟氏借机整修戏园，于是年10月28日将天乐园改称华乐园，由名伶王又宸、周瑞安演唱。不久，又有高庆奎、程艳秋加入，使业务更为兴旺。1943年4月26日《三六九画报》刊登署名聊公的一篇回忆文章《华乐园之一日》，文曰："民国10年3月中某日，午后无事，特往华乐园观察情形。……台上正演程艳秋之《春香闹学》，望其后景，一种苗条婀娜之身段，宛然梅兰芳之影子也。唱昆曲，极动听，做派尤能一'憨'字，写得淋漓尽致，其做工更见活泼矣！诸如香扮小姐，尚好。此出

下为郭仲衡之《辕门斩子》，唱工调门甚高，嗓音亦亮。刘鸿声死后，若论好嗓，惟庆奎与仲衡耳。诸如香又扮穆桂英，可云能者多劳。大轴子为周瑞安之《水帘洞》，极肯卖力，亦深受一部分座客之欢迎。是日楼下满座，楼上女客亦不少。池座每位售铜元 38 枚，两廊售铜元 28 枚，真不贵也。论者推测华乐此时营业良好之原因，（一）交通便利；（二）票价低廉；（三）新兴名旦程艳秋加入。而此三事中，要当以艳秋加入为最有力也。”

程艳秋（后改砚秋），字玉霜（后改御霜），1904 年生于北京，满族，出身贫寒。早年师事荣蝶仙、陈啸云、乔慧兰、阎岚秋，后又从王瑶卿、梅兰芳问业，并得到著名戏剧家罗瘿公悉心指导，特为其编写了《梨花记》、《红拂传》、《鸳鸯冢》、《沈云英》诸剧。砚秋在艺术上吸收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勇于革新，讲究音韵，注重四声，并根据自己嗓音特点，创造出一种幽咽婉转、若断若续的唱腔，尤其适演悲剧，如《荒山泪》等，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程派”，影响很大。程氏在华乐演唱时尚不足 20 岁，已从初露头角开始走向成熟。

开始还不能唱大轴，几年后声名大振，终于跻身“四大名旦”之列。人称“华乐为砚秋剧业发祥之地”，乃华乐之荣耀也。

窝窝头会

1926年，孟秉初出让华乐园，由万子和牵头集资，入股的有吴明泉、刘仲麟、焦润山、沈秀水、郝寿臣、萧震川、朴荫侯、任淑舫、何卓然等人。剧场整修后重新开业。万子和任经理，吴明泉任副经理，双福亭任执事。华乐园改称“华乐戏院”。

旧中国的梨园行，除少数名角生活较宽裕外，绝大多数艺人处于一天不唱戏便一天没饭吃的境地。每年冬季业务清淡，春节前照例要封箱（停演）三天，过年花销又大，生活苦不堪言。因此，每年春节前由梨园行会牵头，召集京城名角举办一次大型义演，所得收入发给贫苦艺人以度年关。因为每人所得有限，主办者谦称窝窝头会，意即仅够吃窝头的钱。

1931年1月17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由梨园行会（会长尚小云）、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联合在华乐戏院举办义演。阵容为尚小云、于连泉、阎岚

秋合演《珍珠衫》；高庆奎、郝寿臣合演头二本《连环套》；李慧琴、郭仲衡合演《玉堂春》，吴彦衡的《挑滑车》，72岁老人名票友李吉甫的《云台观》，芙蓉草的《穆天王》，白家麟的《古城会》，李多奎的《行路》，李四广的《一匹布》。义演阵容强大，演技一流，剧场为之爆满。

义演收入2537元，红十字会捐洋1000元，上海大舞台经理黄金荣捐洋1000元，梅兰芳自沪返京捐洋1330元，合计5867元。发给生行165人，旦行110人，净行144人，丑行84人，武行36人，流行（龙套）39人，剧装科82人，剧通科（监场、检场）35人，容妆科（化妆）49人，容帽科33人，经励科28人，交通科（催戏人）110人，合计917人。每人分给4元，合计支出3668元。另外散发给伶界孤寡120份，每份5元，合计600元。总计支出4268元，下余1599元，以备不时之需。

梨园行为救济贫民、赈济灾民、社会公益等也举办义演活动，是助人和自救的一种义举。

建筑、设备和经营管理

华乐位于鲜鱼口路南，临街一间门

面。里面为一院落。进观众厅左右各有楼梯，通楼上公事房、二楼、三楼观众席。一楼分池座和廊座。长条靠背椅面向舞台。靠背椅后上方设有约25厘米宽的木板托，是观众放食品茶水的所在。大厅有8根通天柱，支撑二楼、三楼观众席。二、三楼设栏杆。二楼有大小包厢26个。小包厢坐4人，大包厢坐10至14人。正楼小包厢后是散座。三楼只有正楼，设12张长条桌，每桌后坐6人。观众厅总容量1300人，是当年北京第二大剧场。

舞台坐南朝北，与现代舞台近似。紫色大幕上书有“德善堂牛黄解毒丸”字样，原是药铺为作广告赠送的。当年已有电灯设备。后台有7间化妆室，很宽绰，是北京较好的一家戏院。

堂头徐双泰监管一切。副堂头李洪奎管理前台三行。手巾把行5人，给客人送毛巾擦脸，收1枚铜元。小卖行10人，有托盘串堂的，有看摊的，卖糖果、瓜子、葡萄干之类。茶房行（看座的）77人。每7人包一块地眼儿（一楼7块，二楼3块，三楼1块）。每块地眼儿设两个小头目。茶房负责领座、沏茶。小头目收钱交给大头目。每天按收入多少发

给茶房份钱。戏院不给前台三行发工资。

戏院正副经理、执事、正副堂头、账房先生、票务、槛子、电灯匠、杂务等10余人领取工资。

富连成索赔长春堂

日伪统治时，剧场业务普遍不好。1942年初，富连成与华乐签订长期演出合同。为迎接当年“乞巧节”演出《天河配》，特意从上海请来盖春来、黄桂秋两位制景师，仿照上海彩头班大搞机关布景。届时，上座月余不衰。同时，排演新戏《广寒宫》，刚演一场，9月18日一场大火将华乐戏院毁灭殆尽。与此同时，存放在华乐，价值30余万元的服装、道具、布景一并毁灭。富连成数十年积累毁于一旦，全社上下无不痛心疾首。富社只好宣布放假，听候通知。

通过调查，系长春堂与华乐相邻的仓库起火所致，长春堂应负主要责任。

长春堂经理张子余，财大气粗，且与华乐园副经理吴明泉为儿女亲家。华乐上有保险，不足部分由长春堂补足，仅一年，华乐戏院便竣工开业，只是三楼观众席已被撤消。

张子余对富连成的损失不闻不问。富连成多次与长春堂协商赔付事宜不成，

社长叶龙章一纸诉状递交日伪地方检察厅，该厅却一拖两个多月不予理睬。经多次催促，检察厅在被告不到厅的情况下向单方宣判："起火原因系华乐戏院和长春堂夹道之间电线走火引起，并非长春堂起火，故不负赔偿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在十日之内可向高等检察厅申诉。"富社旋即上诉高检。高检依然维持原判。原来，在那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张子余早已向有关当局大肆行贿、请客送礼，打通关节，暗中将仓库起火的事实否定，以推卸责任。至此，无钱无势的富连成已一筹莫展。适值叶龙章三弟著名武丑叶盛章自沪返京，待了解情况后，不由怒火中烧。

叶盛章经过充分准备，一日夜晚手执钢刀只身闯入长春堂药店，挥舞钢刀指名叫张子余出来讲理。现场执事人等见状大惊，一面当面敷衍，一面暗中派人给张子余通风报信，吓得张子余数日东躲西藏，不敢露面。至此，张子余不得不托出社会名人和双方挚友在厅外私下和解。被邀请者有尚小云、郝寿臣、萧长华、华乐经理万子和、伪警察局督察长吉世安等在庆丰堂饭庄设宴谈判。富社叶氏兄弟到场。谈判中，富社坚持

索赔30万，对方答应的金额太少，结果不欢而散。张子余害怕事端再起，富社也感到长期停办也拖不起，因此在第二次谈判时双方均作了让步，结果以10万元赔款结束了这场相持半年之久的索赔纠纷。

华乐戏院被砸记

日本投降后的1947年下半年，梨园行会举行换届选举，叶盛章被选为会长，改称京剧公会。

"砸戏园子"在旧中国时有发生，起因不同，或兵痞闹事，或恶霸争风，受害者无非是戏园、戏班、观众吃亏。这年，京剧公会成立不久，国民党当局为欢迎"作协主席、国大代表"张道藩到京，责令京剧公会在华乐戏院举办义演，结果引起戏园被砸，会长被捕的一场闹剧。

举办义演，向由行会出面组织，原是梨园行一种自发的义举。演出收入名角不取分文，但二路以下角色要分给"脑门钱"，即每份钱数不多，金额相等，以保障贫苦艺人有饭吃。此次义演，一不给钱，二不准卖票，参演人员将一无所得，这在义务戏中尚无先例。正副会长叶盛章、沈玉斌召集常务理事李洪春、

萧盛萱、叶盛长、白云生、沈玉才等开会商议。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艺人是靠唱戏吃饭的，不给钱就不演戏。另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拒演，今后梨园行便没有好日子过。最后虽然勉强决定演出，有人还是想不通。沈玉才就说："不给钱就不伺候！"这就给演出埋下了隐患。

演出这天，场内坐满军人、伤兵、宪兵，特务夹杂其间，警察维持秩序。张道藩坐二楼特等包厢，有当局要员作陪。首出是荀慧生、于连泉的《樊江关》。开演时间已到，场面却未到齐，无法开演。当时兵痞就鼓噪起来。后台主事忙上台劝解，以安定秩序。南城稽查所所长王念左逼华乐经理万子和立即开演。万子和忙到荣春社借场面，人家不敢来，万子和当即遭到警察殴打。警察抓到叶盛章被拥到台上，台下兵痞将茶壶、茶碗雨点般砸向戏台，并窜上戏台殴打叶。观众厅设备被毁得一片狼藉。这时，警察将叶盛章当众拘捕，押往警察局关押起来。戏终于没有演成。张道藩说："这是欢迎我还是不欢迎我呢？"站起身悻悻地离开了戏院。

第二天，万子和联络通三益干鲜果店老板任星垣等人出面说情，叶氏取保

候审。叶盛章经此打击，在家病了好几个月。戏院的损失也只好自认倒霉。在旧中国，梨园艺人受欺压侮辱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所幸的是一年以后北平便宣告和平解放，此正所谓“黎明前的黑暗”吧！

华乐戏院的新生

1942 年华乐失火后，股东纷纷退股，被上海颜料商、上海大中华百合电影制片公司老板吴性栽收购。国民党接管北平后，吴性栽将华乐转让给国民党军统特务少将娄兆源。解放前夕娄兆源逃跑。作为敌产，华乐戏院被人民政府接管，改称大众剧场。首任经理由中央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副局长马彦祥兼任。他带领盛强、吴文舫对旧剧场进行改造装修，拆掉二楼包厢，以示看剧者人人平等。安装单座折叠椅，同时招收、组织培训职工队伍，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使这家老剧场获得了新生。

千年冰河开了冻

绵延数千年的娼妓制度，在刚解放不久的北京，于 1949 年 11 月 21 日，一夜之间便被彻底砸烂。全市 1200 多名妓女从水深火热中被拯救出来。这一义举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1950 年 2 月，著

名戏剧家马少波编剧，洪深导演的四幕六场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首先在大众剧场演出。预告一出，马上引起社会轰动。该剧以恶霸黄树卿、领家黄宛氏（均被法院处决）为原型，通过“初入火坑”、“伤兵砸窑”、“不敢叫母”、“流落暗门”、“领家造谣”、“封闭妓院”、“开始觉悟”、“报仇雪恨”等场景，全面反映了姐妹们的苦难遭遇，表达出他们痛恨旧社会，向往新生活的心声，正确地宣传了共产党“封闭妓院，解放妇女”的政策。该剧是由新生妇女自己表演自己在旧社会的屈辱生活，演出效果生动逼真，情节感人。观者无不泪流满面，义愤填膺。文化部戏改局局长，著名戏剧家田汉在给该剧本所作的序中写道：“感谢这些新生妇女的智慧和演技，才能把她们所身受的痛苦生活的一端暴露给我们看了。这些曾经是颇为引人兴趣的场面竟是如此的使人颤慄，譬如读一本沉重的书，使人掩卷歔欷，不忍卒读。当时我也流泪了。我对同座的人说：‘她们的眼泪涤除了我心里残留的一些不纯的思想。同时，我深深觉得我们真做了一件好事！’”

《千》剧后来被改编为评剧和电影。

电影片名为《姐姐妹妹站起来》。

《千》剧上演月余不衰，场场爆满，也使大众剧场之名为之大振。

梅兰芳重返天乐园

解放后，梅兰芳在行政和业务上担任了各种要职，公务繁忙。然而，已年近花甲的梅先生却绝不放过任何一次为人民服务的机会。1950 年 12 月，梅先生在事隔 37 年之后重返天乐园，在大众剧场连续演出四天。

1950 年 12 月 14 日夜晚，天空笼罩着乌云，喧闹的前门大街悄然安静下来。大众剧场门前却与此相反，随着夜幕降临，这里排队等候购买梅先生戏票的人越来越多。午夜时分，飘飘洒洒的鹅毛大雪从天而降，气温很低。人们身穿棉大衣，打着雨伞站在街上，满怀期望地度过这初冬的雪夜。到了 15 日清晨，整个北京已变成银色世界。后来的人，已逐渐把队伍延伸到了前门大街，绵延一里多路，蔚为壮观。剧场看此情形，请来纠察队维持秩序，提前一个小时售票。窗口打开后，仅三四个小时，原订三场戏票便全部售完。

剧目安排是：15 日《苏三起解》，16 日全部《奇双会》，17 日双出《穆柯

寨》接演《穆天王》。原来只定这三场，为满足观众热烈愿望，18 日又加演了一场《贵妃醉酒》。

17 日夜戏散场后，梅先生回到家里，无限感慨地对老友许姬传说：

“这两出戏（《穆柯寨》、《穆天王》）虽然是紧跟着的一件故事，可是当年王大爷（王瑶卿）始终是分开唱的。我在上海学会以后，也总是两天演。那时我年纪很轻，只有 20 岁，现在加上 37 年，反而把它并在一场演出，工作上加重了许多。我真没想到，我的精力还能顶得住……”

“你就看前天这样大的雪，观众在半夜里站在雪地里排着队买票，他们对我的这种热情，使我听了能不感动吗？像今天两出戏并着唱，我承认是很累的。可是明天到了台上，想到他们买票的辛苦艰难，我又得把全副精神提起来，认真工作，让他们看了，都能获得满足，要不然我也太对不住他们了。”

这就是梅兰芳先生的伟大人格魅力。

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

1951 年 4 月 3 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大众剧场举行建院典礼。任命梅兰芳为院长。任命程砚秋、罗合如、马少波

为副院长。中央和北京市各级领导，文艺界知名人士到会祝贺并讲话。毛泽东主席为大会亲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放大后摆在会场显著位置，这是对中国戏曲研究院，也是对全国戏曲及整个文艺工作提出的指导方针。

大众剧场划归中国戏曲研究院。

50年代前期，京剧名家如李和曾、李宗义、李洪春、李忆兰、叶盛长、高玉倩、张云溪、张春华等上演新编历史剧《江汉渔歌》、《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

1955年1月21日，大众剧场举行中国评剧院建院典礼大会。张东川任院长兼党组书记，薛恩厚任副院长。大众剧场划归中国评剧院。

中国评剧院集中了国内最优秀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如喜彩莲、小白玉霜、新凤霞、魏荣元、席宝昆、张德福、马泰等。评剧院又是编演时装戏最多，最能配合党的中心任务的文艺团体。如配合抗美援朝运动的《志愿军的未婚妻》，配合宣传婚姻法的《小女婿》、《小二黑结婚》，配合肃反运动的《爱甩辫子的姑娘》等。另外还有《刘巧儿》、《刘胡兰》、《白洋淀的春天》、《春香传》、《何

孝充》、《三里湾》、《家》、《金沙江畔》、《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挖掘的传统戏如《秦香莲》、《小姑贤》、《罗汉钱》、《张羽煮海》、《花亭会》、《孙继皋卖水》、《杨二舍化缘》等。60年代初至“文革”前演出的现代戏有《向阳商店》、《红色联络站》、《杨三姐告状》、《夺印》、《会计姑娘》、《南海长城》等。评剧院堪称全国戏曲现代戏演出的典范。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后，“造反派”夺取了评剧院党政大权，业务处于瘫痪状态，大众剧场停业。1973年大众剧场划归风雷京剧团，归宣武区领导。1984年崇文公安分局向大众剧场发出“不安全隐患通知”。1986年在有关方面敦促下，最后结束了它将近两个世纪的演出生涯。

首开妇女进戏园的文明茶园

文明茶园位于前门外西珠市口大街路北，煤市街南口路西的把角处。原为冷饭庄，名“天和馆”，内设戏楼。所谓冷饭庄，是旧北京专门承办红白喜事的饭庄，平时不卖散座。1900年庚子事变时大栅栏诸戏园被焚毁，这里被谭鑫培的福庆班久占，始成为戏园。光绪三十

三年（1907年），由雷震远发起，联合乔荩臣、朱仲孚及名武生俞菊笙等合资租赁天和馆，经改建和添置设备，于同年10月开业，改称文明茶园。经理商养泉，司账王友文。清廷禁止妇女进戏园看戏（堂会戏除外）。自文明茶园开业始开禁，但必须男女分坐。1909年刊印的兰陵忧患生著《京华百二竹枝词》："园自文明创始修，开通破例萃名优。各家援例齐开演，男女都分上下楼。"妇女可以进戏园看戏，意义非同小可。其一，这标志着妇女权利的一种解放和社会的进步。陈墨香在其《戏剧生活素描》中有段风趣的记述："自从文明茶园开锣，才有女人买座之事。一般白胡子老头总说风俗坏了。然而梨园买卖，日见兴隆。这些老头的姨太太前去买座，老头有装做不知的，有同姨太太一齐来的。大约戏园中有了他们这维持风教的人物，风俗不但不会坏，还要越变越好，也说不定。"其二，此前，内外行均重老生行。如老三鼎甲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新三鼎甲孙菊仙、汪桂芬、谭鑫培均为老生行，外行称"胡子生"。就连精忠庙首，内行规定必须由生行担任。妇女看戏，大都对大胡子大花脸不感兴趣，而

专爱看戏台上大姑娘小媳妇的言情戏。名旦王瑶卿赶上了好时候。继之而起的是梅兰芳。此后又有四大名旦、四小名旦之说，相比之下生行便显得黯然失色，这是从京剧自身变化上看。其三，一个剧种的兴衰，除其自身因素外，观众的多寡亦能决定其命运。妇女进戏园，无形中使观众数增加近一倍，这对京剧艺术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回过头来再讲文明茶园。1907年11月30日《顺天时报》刊登了一篇未署名文章，大约是该报记者：

文明茶园听戏记

前门外西珠市口，煤市街南口外，新开的文明茶园所定规则整齐得很。在下前去调查，今把内容详细情形记在下边。

进园门内中央是个屏风（按：应为影壁），东边是铁栏杆，西边是楼房。楼下是票房。楼上是办事处。

进二门内便是戏场。正廊和东西两廊，以及戏台左右都是散座。每人铜子16枚，茶水钱4枚，不准多要。池子内都是圆桌，每桌1元，可坐6人，茶水和椅垫钱铜子24枚，仍合每位4枚。以上说的都是

楼下男座。

楼座正楼，东西楼大包厢是头等。靠北边小包厢和倒座包厢为二等。正楼包厢后是正桌。东西楼包厢后是散座。头等包厢每间4元，茶水椅垫钱40枚。二等包厢每间3元，茶水椅垫钱40枚。正桌可坐6人，每桌180枚，茶水椅垫钱24枚。散座每人铜子30枚，茶水椅垫钱4枚。楼座只卖堂客，不卖官客。堂客进戏园上下楼另走一门，该门在煤市街路西，因此秩序格外整齐。

包厢两面都有板墙，后面又有活络门，可以随时开关，非常严密。板墙都是斜的，并不挡碍视线，办法可称完善。

北京数百年来，戏班最称第一，戏园内容的野蛮也可称第一。数百年后，到1907年10月间，方才有这文明戏园。园名文明，真是名实相符。该园成立后，每天各班轮转，于是上等社会男女界中人，随时可以前去听戏消遣了。

是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文明茶园发生一起“招摇情事”（详情待考），被当局查封。清廷民政部第385号存档有如

下记载：

申报文明茶园各股商具结揭封由

外城巡警总厅为申报事，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奉宪部传开西珠市口文明茶园有藉势招摇情事，实属不安本分，著其查封等因，奉此当即转饬右分厅遵办封闭去后，兹据文明茶园各股商另举股东代表李世俊、乔佩芳及妥实掌柜继雪川等，声称力知改悔，妥慎经理，和恳揭封等情前来本厅取具各股东及掌柜人不得再有招摇等弊，各甘结在案，自应准其揭封以恤商本。除转饬右分厅遵照揭封并传谕该园商此次揭封后所有园内一切事务即责成李世俊、乔佩芳、继雪川妥为经理，并将开张日期及园中办法另赴本厅呈报核办外，理合将文明茶园揭封缘由申报

签核须至申者　民政部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以上文案说明，文明茶园被查封期间，正赶上业务最好的新年，准予揭封时已到了三月底，经济损失可想而知。

文明茶园命运多难。民国三年的一天，梆子名伶十三旦在这里演唱。因军

人强行占座与警察发生冲突，致使戏园被砸。1914年4月30日《顺天时报》载文："文明茶园被军人捣毁。营长白某，本有赔偿之举。嗣后此事被大总统所闻，以白某纵兵扰害商场，当将其营长一职撤退。故赔偿一事，警厅如不代该园追索，便算完事。该园恐久候无期，虽损失甚巨，现已自行置备器皿桌凳，邀十三旦于六月十三日补演前戏。一巡警被军人用桌腿击伤头部，死于医院。文明茶园女客惊恐异常，丢失物件不计其数。此后，民乐、天乐、中和等园女客上座大受影响，竟减至五分之四云。"

文明茶园开业以后，虽屡遭变故，但营业一直不错。京城名角争相到这里登台献艺。杨小楼在小荣椿科班坐科时便在这里演出。出道不久的青年梅兰芳也常在这里登台。著名花脸刘鸿声，赴上海演出时改唱老生戏，很受欢迎。返京后首次在文明茶园演老生戏，一炮打红，此后便以唱老生戏为主，偶尔还唱花脸。宣统末年，名旦王瑶卿组班久占文明园，上演《儿女英雄传》，王瑶卿饰十三妹，贾洪林扮安学海，朱素云扮安公子，王蕙芳扮张金凤，李连仲扮邓九公。刚演到"能仁寺"一折，武昌起义

的事传入戏园，人心惶惶，很多观客，特别是清朝官吏纷纷退场，业务大受影响。

1914年，距此不远，由杨小楼等人创办的“第一舞台”开业，这里业务一度受到影响。1919年，第一舞台因债务纠纷吃官司，杨小楼退出后，于1921年与梅兰芳合组“崇林社”，双挂头牌。是年春节，崇林社首演于文明茶园，并在这里演出很长一段时间。该社名角如林，如王凤卿、李鸣玉、张春彦、甄洪奎、刘景然、李春林、迟月亭、朱素云、姜妙香、陈德霖、姚玉芙、诸如香、龚云甫、裘桂仙、侯喜瑞、钱金福、许德义、郭春山、萧长华、慈瑞泉、王长林等。看崇林社的戏，是一种极大的艺术享受，也给文明茶园带来丰厚利润。

30年代初，文明茶园易主，改称“华北戏院”，经理樊杜卿。“七·七事变”后，评剧名家喜彩莲及其胞妹喜彩春等长期在这里演出。日伪时期，由于业务不景气，1939年2月10日增加电影业务。首演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出品的《都市风光》，导演袁牧之，摄影吴印咸，主要演员张新珠、唐纳、吴茵等。日场12点半、15点共演两场，晚场照常演戏，

直到解放前夕。

北京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50年代，政府出资将戏院推倒重建。按现代剧场模式，镜框式舞台，观众席安装1200个单座折叠椅，是南城较有影响的一家戏院。十年动乱开始后停业。80年代被丰泽园饭庄占有，统一建成饭庄新楼，华北戏院从此消失。

吉祥园的历史沿革

清初，降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又随多尔衮赴陕西镇压农民起义军有功而被封为平西王。东安市场所在地便是当年的平西王府。康熙初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这里遂改做练兵场。清末，清兵不事操练，这里逐渐成为一处废弃的旷场。20世纪初，清廷修整东安门大街马路，将街两边的摊商驱赶到旷场处做生意。到了1903年，市场已形成一定规模。因距东安门较近，故称东安市场。清政府为保障市场繁荣，允许在市场内开设戏馆。从1906年至1908年，东安市场内自南向北陆续出现了中华舞台、丹桂茶园、吉祥茶园三家戏馆。

建筑和设备

1907年，由清廷大公主府总管太监

王德祥出资，在东安市场内东北隅动工兴建吉祥茶园，于1908年2月9日竣工开业。宋之任经理。

吉祥园占地约450平方米，坐东朝西，为砖木结构长方形棚式建筑。戏厅内设二楼。一楼分廊座和池座。廊座设长条桌凳，为散座。池座设方桌坐椅，为包桌。一楼只卖男客，二楼设包厢和散坐，只卖女客。广告上称"楼上堂客，楼下官客"是也。这与文明茶园无异。

吉祥园戏台坐东朝西，方形开放式，可三面看戏。首家取消了戏台两角的明柱，台盖两角为垂花门式，有利观众视线。这一小小的变化，可视为北京戏台的一大进步。其余如组织机构、经营方式、前台三行等，均与老式戏园无异，这里不赘述。

梅兰芳与吉祥园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梅先生介绍道："我以前的几出古装戏（系指仕女画中的装扮，与通常京剧角色装扮有异——作者注）《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首次上演都是在东安市场吉祥园。那几年我在吉祥演戏的时候最多。所以排了新戏总是在那里演第一次。可以说我的舞台生活和吉祥园的

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现在（指 1960 年——作者注）梅剧团的团址也设在吉祥，最近我和葆玥、葆玖以及剧团的同志们排练《穆桂英挂帅》就在这里。”

1915 年，早已成名于世的梅兰芳年仅 21 岁。这年农历七月七日梅先生演完应节戏《天河配》之后，和齐如山、冯幼伟、李释戡等几位朋友下小馆子点了几样菜，意不在吃，主要是为了探讨京戏的革新问题。就在这次讨论中，做出了排演《嫦娥奔月》的决定。齐列提纲，李写唱词，经过进一步讨论，剧本便完成了。诸如服装、头面、舞蹈、唱腔的设计等，都是大家紧密协作的成果。然后进行了紧张的排练。因为这是一次大胆的突破，演出预告在报纸上一发表，当即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关注。原本定为阴历八月十五日作为应节戏演出，因为大家感到尚欠成熟，所以直到农历九月二十三日，吉祥园才贴出了上演《嫦娥奔月》的广告。首场观众爆满。戏中梅先生扮演嫦娥，李寿山的后羿，俞振庭的吴刚，路三宝、朱桂芳、姚玉芙、王丽卿的四仙姑，李敬山的兔儿爷，曹二庚的兔奶奶，谢宝云的西王母。演员齐整，四梁八柱一棵菜，演得火爆而适

度，诙谐而不落俗。观众感到耳目一新，掌声、叫好声声震屋瓦。终场时一再谢幕，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受到了同行、社会上和新闻界的高度评价。

《嫦娥奔月》开古装戏革新之先河，给古装戏的发展起到了开路先锋作用，也给兄弟剧种演古装戏提供了借鉴。

同年底，在吉祥园首演了第二出古装戏《黛玉葬花》。1917年12月1日，第三出古装戏《天女散花》也在这里首演。在排练期间，梅先生根据吉祥园的舞台条件设计了布景。绘制一幅巨大云景，挂在戏台后墙处，景前横向摆放16张方桌，从桌沿到台板又挂上与前景衔接的又一幅云景，观众看不到方桌。景的两侧掩入边幕。在演出"散花"一场时，维摩和文殊菩萨等趺坐在方桌上，从台下看去就像坐在云中。近处祥云缭绕，远处穹隆中隐现出琼楼玉宇，给人以苍穹无限之感。梅兰芳古装打扮，手提花篮翩翩起舞，飘飘欲仙，显现出一种极高的艺术境界，得到了观众的热情肯定。

吉祥园很"吉祥"

民国政府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是为民国元年。孙中山任临时大

总统。经协商，孙中山将总统一职让给袁世凯，但必须到南京就职。袁世凯不愿到南京受革命党钳制，表面答应，暗中在北京搞假兵变。1912 年 2 月 29 日夜，派兵进东安市场，抢掠商户，一把大火将市场烧毁殆尽，惟独吉祥园幸免于难。袁世凯以北方政局不稳为名，终于在北京作了总统。

1915 年 12 月，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1916 年 1 月 1 日皇袍加身，自称皇帝，改年号为洪宪元年。当月，东安市场燃起第二次大火，又是吉祥园幸免于难。在全国人民一片声讨声中，袁氏仅做了 83 天皇帝，又宣布重当总统，忧恐交加，不久死去。

1920 年 6 月 9 日夜，东安市场燃起第三次大火，烧毁店铺 200 余家，损失达 150 余万银元。吉祥园第三次幸免于难。

梅兰芳在《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说道："1921 年以前，东安市场曾经火焚过三次，那两个园子都被烧了，只有吉祥园始终很'吉祥'的，并一直很兴旺。"试想，偌大东城，只有吉祥一家戏园，没有竞争对手，业务兴旺也就顺理成章了。

1920年5月22、23两日，梨园行为重修妙峰山喜神殿，在吉祥园上演两场义务戏。首日开场为余玉琴之《悦来店》。第二出是王又宸、田桂凤之《乌龙院》。第三出为十三旦、崔灵芝合演《凤仪亭》，压轴为孙菊仙、尚小云合演《朱砂痣》，大轴为《虮蜡庙》，由杨小楼、余玉琴、钱金福、王长林、九阵风、许德义联合演出，极红花绿叶之盛。次日开场为田桂凤、小翠花合演《双摇会》，陆续出场的为余玉琴的《能仁寺》，程砚秋的《尼姑思凡》，王又宸、裘桂仙的《捉放曹》，十三旦、刘义增的《小放牛》，杨小楼的《落马湖》之“问樵”、“酒楼”两折，孙菊仙之《碰碑》，陈德霖、龚云甫之《雁门关》，大轴是杨小楼加演《八大锤》，余叔岩饰王佐。那时，余叔岩已执老生之牛耳，从上可见吉祥园演出盛况之一斑。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吉祥园一度增加电影业务，不赘述。

吉祥戏院的枪声

日伪时期，1938年3月某天，程派著名坤伶新艳秋晚场演出《锁麟囊》。有两个人跟踪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大汉奸缪斌来吉祥戏院看戏。缪斌坐北楼第三个包厢。跟踪者（据说是国民党蓝衣

社特务）买好戏票，一个留在大门口，一个跟踪至3号包厢察看好缪斌所坐具体位置，返回大门口告诉同伴后离去。门口的人进入3号包厢后面，隔着薄木板砰！砰！砰！向缪斌连开三枪，然后迅速下楼，从戏台一侧通向金鱼胡同的后门离开。戏院内顿时大乱，观众拼命往外逃。几分钟后，戏院被日本宪兵队团团围住，各路口和大门外架起机关枪。宪兵队、侦缉队、伪警察对上千名观众逐个搜身检查，几乎闹腾了一夜，除抓了一些“嫌疑分子”外一无所获。当局又把新艳秋、负责北楼的茶房头目张福奎、魏清顺及戏院负责人和十几名职工抓到日本宪兵队严刑拷打。往他们鼻子里灌辣椒水，肚子里灌满水后再用杠子压，极端残忍。新艳秋更是受尽了酷刑和侮辱。

事后得知，枪响时，缪斌正去相邻包厢和熟人聊天，才躲过一难。

当年，凡被抓到日本宪兵队的都是九死一生。十几天后，被抓的人全被释放，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年，有个经常到吉祥看戏的身着西装颈系领带，头戴礼帽，肩上扛一只小猴儿女扮男装的人，她就是大名鼎鼎

的金璧辉。金父是原清室成员肃亲王善耆，曾任民政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等要职，是惟一的一个拒绝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名的人。进入民国后，他又是主张清朝复辟的顽固派。金璧辉是他第十四个女儿，小名显玗。为了借助日本势力搞复辟，把幼小的显玗认给曾任清廷京师巡警学堂总监和警政顾问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干女儿，并由其带往日本抚养，取名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成年后被培养成日本特务，曾被任命为伪满洲国定国军司令。“七·七”事变后，金璧辉住在北平，活动于京津一带。大汉奸王克敏（先后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市伪市长）也拜倒在她的脚下。

事发时，吉祥戏院经理吴钦礼恰好没在戏院。事发后花重金转托金璧辉从中调停，凭金璧辉在日军中的地位，才把人全部保释出来。但被放出的人，有的得了精神病，有的落下终身残疾，有的因惊吓辞退了吉祥的工作。吉祥戏院经此劫难，业务一蹶不振。日伪时期一直没能恢复元气。

历经磨难

日本投降后，人们摆脱了亡国奴的生活，满以为会有转机，岂知情况还是

很糟。物价飞涨，特务横行，满街伤兵到处寻衅滋事，美国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在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有的艺人远走他乡，有的去做小生意，没有出路的只好硬着头皮演唱。1947 年下半年，有一天叶盛兰在吉祥演《罗成叫关》，台下忽然茶壶茶碗横飞，叶盛兰只好躲到市场南花园避难。时隔不久，小白玉霜演《杜十娘》，一阵茶壶茶碗飞上台来，小白玉霜穿着戏装躲进一家小理发馆。闹事的走后，观众要求退票，戏院老板为减少损失，强迫惊悸之余的小白玉霜重新登台把戏演完。著名评剧演员喜彩莲介绍说："1948 年下半年我在吉祥演出，国民党宪兵队名义上是维持秩序，实际上尽干坏事。一天，一个宪兵钻到后台专门在女演员身上打主意，动手动脚。后台管事郭福堂为保护女演员紧跟其后，以便随时解围，这个宪兵怒气冲冲，回手就给郭福堂一记耳光。"旧社会艺人过着屈辱不堪的生活，为了糊口，也只好逆来顺受。

那年头，成群搭伙的伤兵在街上乱逛，吃饭看戏不给钱。你若跟他讲理，他就说："老子抗战八年，捡了一条命，死都不怕，你敢要钱！"轻则臭骂一顿，

重则举拐就打，把个北京搞得乌烟瘴气。吉祥的几次砸园子，都是当兵的闹事。不同医院，不同番号的国民党兵为争抢座位也打。当兵的和宪兵、警察发生矛盾也打，看到台上演戏的不顺眼就砸。为了缓解矛盾，戏院专门划出 200 多座位，立个牌子，上书“荣军席”三个大字。当兵的嫌座位不好，不听那一套，戏院一点办法也没有。社会秩序如此，上座率很低，戏院的困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苦难的前台三行

前台三行，即茶水行、小卖行、手巾把行，合计上百号人，戏院不给开工钱，本来营业不好，每天只开夜场戏，挣不了几个钱，戏院还要提成，所剩无几，根本维持不了一个人的生活，所以必须兼营他业。每天早起，有的背着箱笼卖烧饼，有的卖冰棍，有的卖报纸。身强力壮的租辆排子车拉煤。老职工寇秀昆说：“每天天不亮，我起身去门头沟给铺户拉煤，下午五六点钟回来，还要盯晚场戏。如果上座太少，一分钱也赚不到，还舍不得离开，毕竟是个指望。每天晚场 11 点半散戏，等到整理好茶具，扫完堂，已过夜里 12 点，睡不了几

个小时，早起再从事‘第二职业’。”

在这里上班要自备一件长袍。买不起新的，就在估衣铺买旧的。还要买块白布，家里人给做两个假衬衫袖口，一个领口，在外人看来，像是一件完成的白衬衫。没有这套“行头”便不准上班。因为置备不易，所以珍惜如命，干别的活时是绝不穿在身上的。

尽管辛苦，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收入好时，从家里带个窝头，在戏院门前买碗杂面汤，算是一顿饭。上班前如果没有饭辙，就满脸赔笑地指着戏院广告牌对面摊掌柜说声“您看，今儿个有活，您先给我来碗白披儿，等拿下份来马上给您送来。”所谓“白披儿”，就是白面条儿，浇上不要钱的酱油、醋。面摊上本有炸酱和卤，因为吃不起，所以只要“白披儿”。

吉祥戏院在旧中国走过了 42 年历史。经历的天灾人祸不可胜数。到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已经濒临倒闭。直到北京和平解放，吉祥戏院才得到了新生。

从兴旺到拆除

上个世纪 20 年代初，王德祥将房产转让给商人刘燮之。北京解放时，产权

由刘的女儿刘丽莹继承。1950年初，人民政府以1000匹布的价值将吉祥收购，为市公安局下属单位。首任经理张惟。1955年经上级批准将吉祥交由市文化局领导，经理傅世钧。1958年划归梅兰芳剧团，是梅剧团团部所在地。

1950年，吉祥首次进行改扩建工程。撤掉包厢，改装单座折叠椅。1964～1965年间，吉祥戏院推倒重建。重建后，大门由市场内移到市场外，面临金鱼胡同，方便了观众出入。进大门后，是一间174平方米观众休息厅，内设小卖部和免费饮水处。观众厅占地430平方米。一楼座椅24排。二楼设在后半部，10排座椅。共可容纳观众1165位。舞台改建为镜框式。台口宽12米，高8米，台顶高9.5米，装上了吊杆。舞台深度13.5米。舞台北侧靠前为音响室和灯光控制室。靠后为一40平方米的附台。后台占地170平方米，有二楼，建筑面积近350平方米，设有服装室、化妆室、盥洗室、锅炉房、空调机房。至此，吉祥戏院基本上具备了当年标准剧场的水平。1976年，在休息厅上面又加盖了142平方米的二楼观众休息厅。

吉祥戏院在东城区演传统戏的场所

只此一家，业务始终很兴旺。解放初期，李万春实验京剧团，吴素秋首都人民京剧团，张君秋京联京剧团，谭富英、裘盛戎太平京剧团，新凤霞实验评剧团，李桂云新华秦剧团等，争相在这里登台献艺。1952 年 10～11 月举办“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1953 年 4 月举办“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1958 年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以及 80 年代举办的第一届、第二届“中国国际艺术节”等，吉祥戏院都是主要演出场地之一。

这里演出地方剧种如豫剧：常香玉的《花木兰》，马金风的《穆桂英挂帅》；黄梅戏严凤英、王少舫的《天仙配》、《女驸马》；吕剧郎咸芬的《李二嫂改嫁》；晋剧丁果仙、牛桂英的《打金枝》；苏昆剧周传瑛、王传淞的《十五贯》；沪剧丁士娥的《罗汉钱》；越剧王文娟、徐玉兰的《红楼梦》；河北梆子裴艳玲的《宝莲灯》，以及粤剧红线女，汉剧陈伯华，川剧傅三乾等著名艺术家，都曾在这里登台献艺。这里堪称展示中国戏曲艺术的窗口。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重建东安市场是北京市统一规划的王府井商业区重点改造工程之一。紧临的吉祥戏院亦为拆

除重建单位。北京新东安集团和香港新鸿基地产公司合作开发，并与吉祥戏院签署了重建协议。1993 年 10 月 4 日晚场，由天津市曲艺团在这里举办了最后一场告别演出。

曲目为：孟岩的《吕布谢冠》，王莉的《遣晴雯》，张秋萍的《赵云截江》，赵学义的《探晴雯》，王哲的《大西厢》，赵世泉的《战长沙》，刘春爱的《剑阁闻铃》。大轴为著名艺术家骆玉笙的《丑末寅初》，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文化部领导和著名京剧艺术家张君秋、杜近芳等观看了演出。从此结束了吉祥戏院 85 年的演出历史。

然而，新东安市场早已竣工开业多年，直到 2003 年，吉祥戏院却依然杳如黄鹤。某媒体曾报道说，已选址在金鱼胡同西口内路北。但愿新的吉祥戏院早日与北京市民见面。

标新立异的第一舞台

第一舞台位于前门外西珠市口大街中段路北。

民国初年，商人殿阆仙联络著名京剧花旦姚佩秋，著名武生杨小楼，拟在京城建一规模最大，款式、设备最新式

的演出场所，股份各占三分之一。时有吴承芝者，乃逊清庆王府之总管。进入民国后，庆王府大宗款项仍由吴一手经管。位于东交民巷的华俄东方汇理银行中方买办孙荩卿，为拉拢存款，在银行后院备一高雅客房，专供吴承芝吸食鸦片用。因此，庆王府款项一并存入汇理银行。吴承芝与姚佩秋极相友善。殿阆仙策划，由姚佩秋商于吴承芝，吴再商于孙荩卿，孙欣然允诺，以庆王府存款支付，随用随取。地址选定后，殿、姚二人旋即赴武汉、上海考察，并在沪上订作全套行头切末。返京后即聘工程师设计图纸，动工兴建。经过一年多施工，于 1914 年夏竣工，名“第一舞台”。

第一舞台临街是铁栅门。门内为前院，搭有罩棚，以遮挡阳光。院两侧有两层楼房，是经理室、公事房、柜房、小卖、钱币兑换处、票房等辅助用房。主楼为砖木结构，地下一层地上四层。正面为三个拱形大门。戏厅观众席分一、二、三楼，是北京最早出现的三楼观众席。一楼有池座和廊座。二楼设包厢。三楼为散座。观众坐席为长条靠背椅面向戏台。椅背后上方设 30 厘米宽的长木托，为后排观众放置茶具、食品用。这

比老戏园竖向戏台的长条桌凳前进了一大步。戏厅容纳观众 2600 人，亦为京城之最。戏台为镜框式与半圆形组合而成，面积比老式戏园大了一倍，且设置了旋转舞台，亦为京城前所未有。舞台设置大幕、天幕、边幕，灯光照明齐全。梅兰芳在《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介绍说："这里的一切建筑、灯光，完全是模仿上海三马路大舞台的形式。……在民国初年的北京，这应该算是首屈一指最新式的一个戏馆子了。"

开幕式与大火同时"举行"

第一舞台于 1914 年 6 月 9 日举行开幕典礼。首先邀请军、政、警界要员，商界、金融界、社会名流举办喜庆宴会。然后以开幕戏招待宾客。剧场大门外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预先的戏码安排是，日场：占正亭的《回朝》，钱俊仙的《镇潭州》，何桂山的《嫁妹》，韦久峰的《功臣宴》，李连仲、钱金福合演《英雄会》，贾洪林、程继仙合演《群英会》，姚佩秋的《马上缘》，朱桂芳、许德义合演《蟠桃会》，王又宸的《黄金台》。大轴是龚云甫的《目莲救母》。夜场戏安排从略。

京城准演夜戏从第一舞台开始。

1914年6月10日（开幕次日）《顺天时报》有则报道：

第一舞台开幕之火灾

珠市口新建筑之第一舞台，为北京空前之戏园。其建筑费及一切组织约在二十万元之巨。兹于昨日开幕。遍邀军界及有关人士观剧、宴乐之巨意。正当锣鼓声喧第一出《跳灵官》揭幕时，而前楼忽然起火，延及罩棚，烈焰浓烟，堵门燃烧。而观剧者大为恐慌。幸有多数军人在内，乃破墙数处，始行逃出。而妇女跌伤受践者不少。旋有消防队及水会等闻讯赶至，竭力扑救。由上午十二时余至下午四时始行熄灭。所幸后部未及延烧。惟闻起火之原因纷说不一。有谓由施放鞭炮致燃者；有谓由电灯而起者；又有谓遗弃纸烟之余火为害者，究不知果为何说，以致此灾云。

第一舞台东邻谦安客栈，西邻寄孤寺，北邻民宅。戏园在设计上，没有疏散通道，没有太平门，此为娱乐场所之大忌。大火在门前肆虐，观众、演职人员近3000人欲逃无路，若非军人开墙破壁，后果不堪设想。被拥挤践踏致伤者，

丢失鞋帽物品者不计其数，所幸没有死人。救火时，本区署长、警察总监等赶到现场。前院楼房、罩棚被毁，所幸主体建筑未受大的损坏。

那时，人们讲迷信。火灾后，戏园老板请来风水先生察看有何犯忌？先生说："这里原是座火神庙，你占了他的地界，他自然不愿意。你正面三个大门，组成一个火字，不着火才怪。若想保障安全，需把中门堵死。另在后楼正中建一神龛，供奉火德真君塑像，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心诚则灵。"先生受领了谢金而去。园主按先生之言一一照办不误。

园主将前院烧毁的楼房改建为平房。芦席棚改建为铁罩棚。全部修复后，于7月14日重新开幕。杨小楼以一出《水帘洞》打炮，连演七天上座不衰，一时轰动京城。开业不久又排演新戏。如由王瑶卿、贾洪林、李寿山等名家使用前清宫廷剧本《月令应承》，先后改编排演了《天香庆节》、《天河配》、《九九重阳记》等应节戏。杨小楼编演了《安天会》、《薛刚闹花灯》、《取南郡》、《洛阳桥》、《孽镜台》等新戏，大大丰富了演出剧目。

在此后的多年间，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无不到这里演出，就连海派代表周信芳，上海彩头班夏荫培也率班到这里献艺。这里更是上演大义务戏的首选之地。一时成了京城戏曲的演出中心，万人瞩目。

债务风波

经营戏园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要从筹资建园、添置设备、雇佣员役、组织演出、经营副业、招徕观众等一系列活动中取得经济收益。在收益分配上，特别是在初期阶段，除日常开销外，必须重视有计划地收回投资，还清贷款。经理宋介臣，只有业务经营权，而没有财务管理权。杨小楼只管演戏，从不过问戏园业务。财务由姚佩秋一人总管。姚从小学戏，后来成了有一定知名度的旦角演员，养成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掌握财权后，花钱更无节制。他不懂账簿知识，一开始就弄出了一笔糊涂帐。杨、姚、殿三家股东，除贷款外，本没自己投过资，但个人除领得一份工薪外，还要分得一份股东红利。殿氏为商人，经常私下与姚氏通融款项，虽能看出问题，也只作视而不见，落得个好好先生。更为严重的是，戏园经营多年，贷款却

私毫未还。孙荩卿碍于情面，又不好逼债，也担心时间一长会出问题，届时不但对外方经理不好交待，连庆王府的存款也成了问题。正在孙氏心神不定时，戏园出了件事，成了这场债务风波的导火索。

第一舞台员役，大多是孙荩卿举荐而来。这些人依仗有财东撑腰，经常不买经理宋介臣的账，令宋深感不快。1919年初的一天，宋介臣因事一怒之下解雇了孙氏举荐的多名员工。孙荩卿十分恼火，于是决定向戏园摊牌。

汇理银行和第一舞台是债权债务关系，但这笔巨款属私下通融，没有正式借贷协议，孙氏无法向法院举证。于是他私下勾结警察厅司法处长白承颐。白也是执法营私之徒。经策划，由孙向司法处投诉后，白承颐责令第一舞台停业，并将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宋介臣拘押。数日后，未经审讯便做出判决："第一舞台积欠汇理银行债款20万元。第一舞台估价10万元，交汇理银行抵押。其余10万元由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各出三分之一还债。解除宋介臣经理职务。"判决后，杨小楼多年积蓄3万余元被司法处攫去。殿氏原有一处买卖，

破产抵债仍不够数，因债务所逼不久死于天津。姚佩秋家产既非个人所有，不好动用，手头资金又有限，正在为难之际，又是吴承芝出面解围才度过难关。

从此，杨小楼与第一舞台断绝关系。

在大火中消失

债务风波之后，孙荩卿成了第一舞台主人。他聘孙树仁为经理，继续开业。1928年，盘踞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被日本人预埋炸弹炸死，即所谓"皇姑屯事件"，奉系势力退往东北。适值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不久，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北京市面萧条，第一舞台业务很不景气。因这里场地大，很难上满座。一般戏班名角少，大多不愿来这里演出。只有唱大义戏或四大名旦一流名角出场，这里才兴盛几天。营业时断时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多年。"七·七"事变后等于火上烧油。尚小云为维持贫苦艺人生活，每周日在这里演出一场。

1937年11月，火灾再次降临第一舞台。这里摘录1937年11月18日《世界日报》一则"特讯"：

> 昨（17）日下午2时许，该台后楼电门，不知何故，往外滋火。适因是日无戏，且在后台楼上，注

意未及，看守人发觉较晚致成燎原。其时外二区第一段巡长白文瑞正在该台门前巡查，忽睹该台西楼北端窗中，突有火焰扑出，即鸣警笛。同时该台西邻为宪兵分驻所，亦即用电话报告各机关。而南新华街之警钟台睹状，频敲警钟。外二区三段巡官李仲勋接得报告，急电消防队驰往扑救。第一舞台，殆已全部化为大火炉，火势熊熊，不可响弥矣！……

另一则报道称："火焰直至6时许，始不能再燃。外二区署于火熄后，当将该台经理人孙树仁及看房人韩玉林、迟金声等带区问话……至于起火原因，虽未查明，但电线走火较为可信。……关于此次火灾之损失，据调查，只建筑费一项，约20余万元。盖被焚间数，有134间之多。其次如布景、戏箱（韩佩亭公共戏箱），约有2000余元。外传名伶尚小云存储戏箱亦被焚，损失万余元。另有巡官吉忠额、何世良，警士刘振雄、徐春元在救火中受重伤，送往市立医院救治。"

事后，园主无意重建，从而结束了第一舞台历史。从其开幕日起火，至其

最终又被大火吞没，第一舞台存世共计22年5个月零8天。砖木结构建筑防火系数低，又因那时电器设备落后，人们缺乏防火知识，一旦出现险情，很难及时挽救。第一舞台最终没能逃避开“火神爷爷”的惩罚。

首开售票制度的新明戏院

新明戏院故址在前门外香厂路，于1919年1月24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竣工开幕。富绅蒲殿俊与名旦姚佩兰过从甚密，是蒲氏出巨资为姚氏所建。姚佩兰任戏院经理。谢素声撰《杏林撷秀》曰：“佩兰姓姚氏，佩秋弟。奇花出日，娇鸟晴枝，尤灵心独擅，意善解人，语多涉趣。当场一顾，娇媚横生。”新明建筑仿第一舞台但比之要小，可容纳观客1200人。该院首设观众餐厅，是为演出场所一大改进。自称“戏院”者亦为京城之首，标志着茶园的经营内容从过去的以饮茶为主已转向演戏为主。京城戏园卖票制度亦曾有过，大都因为观众反对而不能持久。新明开幕后不顾社会压力，将售票制度坚持到底，亦为京城之首。开幕前后戏院在报纸上刊登声明：

本场对号入座，各有定位，原

为尊重惠顾诸君人格起见，以免先后凌乱，彼此争执，至减清兴，有失雅仪。务祈，各界格外原谅。购票请早，临时概不加凳。特此郑重声明。

对此，有署名侠隐者，于开幕次日在《顺天时报》上评论：

京师为首善之区，外人瞻观所系。戏馆舞台，多年来表面虽见改良，而办法未能革新者尚不能屈指，就中观客凭票入场一事各戏园无人提倡，以致园内闲人自由出入，秩序极为混乱，询为都城剧场最为可耻之事也……

卖票制度在今日因有种种为难情形，不易举行。如没有一戏园毅然为之提倡，并要求官厅施适当之保护，其他戏园必效法其后。……

现新明大戏院已经开幕，实行卖票，须自该戏院始。何以言之该戏院既称新明，必有一新明特异之点，偏能一改各园旧有之弊，而为他园之模范，谅必受顾客之欢迎也。

购票看戏，凭票入场，对号入座，在今人看来无可非议。当年开始实施，阻力很大，似乎难以理解。其实要打破人们的

旧有习惯，是要有一定革新精神的。社会每一微小进步，均来之不易。

开幕当日，日场为梆子坤班喜群社演出。主要演员有双兰英、金凤奎、王金奎、苗素珍、王翠喜。夜场由梅兰芳、王凤卿、高庆奎、姜妙香、白牡丹、程继仙等演出京剧。1 月 29 日由梆子坤班富德社演出。剧目有王素卿的《王春娥》，金刚钻的《忠孝牌》，王翠喜的《喜荣归》，金丽婷的《武家坡》，张少如的《辕门斩子》，龚月樵的《白水滩》等。这年的乞巧节（农历七月初七）前后演出三场哄动京城的应节戏《天河配》：梅兰芳的织女，姜妙香的牛郎，程艳秋、芙蓉草、刘凤林、小凤凰、王丽卿、诸如香、朱桂芳、姚玉芙扮八个仙女。八个仙女依次出场，“四击头”亮相，各个都有碰头好。高庆奎饰张有才，罗福山饰王母，李连仲扮牛郎哥哥，张文斌扮嫂子。仙女沐浴一场有五色灯光烘托气氛，舞台效果极好。名小生姜妙香先生回忆说：“当牛郎织女生下两个孩子，请他嫂子给孩子起名字时，张文斌当场抓了个哏，他说：这两个孩子长得挺爱人的，这个叫程艳秋，这个叫芙蓉草吧！引起台下哄堂大笑。连演三天全满。”（程艳秋时尚未改名砚秋。芙蓉草即

赵桐珊——作者注)。

由于经理姚佩兰不善经营，曾换过一林姓经理。梅兰芳原配夫人王明华之弟王毓楼亦曾任过经理。杨小楼、梅兰芳合组的崇林社，杨小楼组建的永胜社均曾在这里久占。永胜社头牌老生余叔岩，倒仓后二次出山就是在这里声名大振的。

因业务不景气，1924 年增加电影业务，为影戏兼营。1927 年 6 月改称新明电影院，专演电影。当年报纸刊登广告称："开幕首映绝世悲剧《空门遗恨》十一大本。李丽吉舒空前得意杰作。特别中文字幕，夜场加奏西洋音乐。日场下午三点三十分，夜场下午八点三十分开演。楼上包厢每位大洋一元。楼下散座每位大洋五角。楼下前排每位大洋四角。楼下后排每位大洋六角。日场优待学生一律改收国币，以制服徽章为凭。"

1928 年一场大火将新明戏院化为灰烬，结束了它的历史。

真光电影剧场意识超前

1921 年 11 月 5 日，位于东安门大街路南的真光电影剧场隆重开幕，这是京城首家自称"剧场"的演出场所。这天，剧场门前车水马龙，贺客盈门。在其外观建

筑设计上便给人以不同凡响的感受。梅兰芳先生撰文介绍："纯粹洋式的楼，白色的大石柱、石阶，楼中间是半圆形的大玻璃砖窗。窗的左右石台上一边一个石雕像，是仿照希腊古建筑上的石像，长发，有两个翅，大约比真人略高一些。这个半圆形大玻璃窗里面是楼上休息厅，休息厅下面就是剧场的进口处。剧场里面地面是下坡式，前低后高的。半圆形的舞台，紫色的大幕、侧幕。装有正规的舞台灯。"该剧场占地面积25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三层楼。门前有近500平方米的广场。广场西侧设售票室，东侧设一岗亭和存车处。岗亭内站一穿制服人叫宗威，可能是北京最早设置的单位保安员。

舞台为木结构镜框式伸出为半圆形。台口宽12米，进深10米，两侧附台各20余平方米。后台设服装室、化妆室、盥洗室、配电室。进门二楼有放映室，为美国产辛波来克斯35毫米放映机一套，自备发电机。自称银幕是水银制成"在中国第一家采用，价值1300余美金"。该剧场除舞台和二楼观众席为木质外，其余全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二楼包厢有两座和四座之分。观众坐椅全部是真皮包面折叠式单

座椅。二楼容纳观众 300 人，一楼 500 人。观众厅两侧及前厅是观众休息厅。公厕有冷水和热水管，有抽水马桶。在安全设施上，内墙面全部采用石棉涂料。出入场门、太平门、楼梯、太平梯设置合理。自称：遇有特殊情况，800 名观众十分钟内可全部撤出场外。消防器材备有叉、钩、斧、锹、镐、锨、消防桶、碳气灭火器、消防栓、水龙带等。全体员役均接受消防训练，组织严密，一旦出现火情，便可迅速作出反应。剧场全部采用 110 伏安全电压，各种电器均设有保险装置，防止观众发生触电事故。观众厅采用反射光线照明，柔和不刺眼睛。场内多设抽气机，保持空气新鲜。

剧场另设观众图书阅览室、食品部。食品小卖只准在场间休息时卖货。据老职工金文元介绍，著名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石挥，少年时曾在这里食品部卖货。

该剧场自称开办宗旨为：辅助公益慈善事业；选演有益影片及中外戏剧；不收售不正当不道德之广告；灌输新知识，代理订购各种电影书报。在管理上，设经理室、公事房。经理以下设业务部：负责戏剧演出、电影业务安排和场务、放映、后台等部门。总务部：负责对外联络、招聘

员役、后勤供应等项。广告部：负责制作幻灯片、广告，编辑、印刷、发放传单、说明书和向报刊送广告稿。编译部：设外文翻译、讲画师，负责接待外国文艺团体和翻译外国影片。讲画师负责现场向观众讲解影片画面内容。财务部：负责财务管理、票务、税务。剧场设票务2人，检票员2人，场务6人，电灯匠2人，放映员3人，全体员役约30余人。除食品部承包外，其余全部挣工薪。最低月薪大洋10元。放映员最低15元，讲画师35元，高级职员均在30元以上。本市其他戏园前台三行不给工资，还要向业主交租金。

采用值班经理制度。即在高级职员中如各部主任等，选出七人，每人每周担任一天值班经理，负责处理当天一切事务。对全体员工有严格管理制度：不准迟到早退；上班穿工作服；胸前佩戴号码；头发必须梳理；不准留胡须；班前严禁饮酒，不准吃葱、蒜、韭菜等有气味食品；班中不准吸烟，不准擅离岗位，说话和蔼可亲，笑容满面；不准和观众吵架顶嘴；接待外国人要用英语；干活要主动勤快等等。经理人员随时抽查，如有违犯轻者警告，重者开除。剧场制定“观众须知”，亦为同行业之首。内容为：“注重公德、

安守秩序、入坐脱帽、宁静少谈、不乱拍掌、不作叫好、不妄吐痰、不碍他人、自重自爱、保全公安。”还有“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等项规定。从上可以看出，真光电影剧场从建筑、设备、管理等项，几乎超前达到上个世纪50年代水平。

出资方罗文干，早年留学英国，入牛津大学攻法律，获博士学位。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步入仕途。北洋政府时期，先后任司法部次长、财政总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税务督办和外交总长等要职，在政治和财力上均有相当实力。罗文干委托其族侄罗明佑（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基督教牧师，后曾创办联华影业公司任总经理）负责剧场督造并任第一任经理。真光有这样的背景，红火起来便不足为奇了。

真光如此排场，原来它的服务对象是以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人，国外在华商人，国内高官显贵、富商巨贾、知识阶层为主，从下面介绍中便可看出端倪。

开幕日原有演出，因电影过长，演出推迟一天。广告云：“俄国著名音乐跳舞大剧团30余人合演新剧《丝露维娅》。丝露维娅，出身微贱欲与子爵结婚。俄国贵族轻视平民，遂生出一段波折。此剧盖讥

讽贵族之作。票价楼上下一律一元，包厢两座四元，四座八元，男女同价，小孩折半。未成年之孩童（15 岁以下）无尊长携同者概不售票”（元：指银元，当年 2 块银元可买一袋面粉——作者注）。16、17、18 三日分别上演《游牧情》、《爱之夜》、《游牧女郎》。其余日期上演音乐舞蹈，一直演到 11 月 20 日。

1922 年 3 月 1 日始，接待欧洲著名歌舞大班，全班 40 余人合演，“该班游历欧洲极有盛名。音乐歌舞本俄曲谱，演出语言纯用英语。”节目有歌剧《情孀妇》、《情波》、《游牧情》、《游牧女与王子》、《天方秘史》、《东洋歌女》。舞蹈有《神女劫》（火神跳舞）、《婚市》（牧人舞）、《卢森堡伯爵》等。原计划演出 10 天，应观众要求加演 3 天。

同年 3 月 17、18 两日，接待意大利音乐家小组举办音乐会，演奏世界著名作曲家作品。演奏家克理斯托、比鲁图、克鲁齐和丽绯女士，“均为意国一流获奖演员，红遍欧美。”

1924 年 1 月中旬广告：“大注意，环球驰名，空前未有万国魔术跳舞大戏班不日到京！”，“今日本报附送真光戏院万国魔术跳舞大戏单，如有遗漏请向送报人索

取。”演出从1月22日开始，日夜两场，共演四天。节目：“（一）奏乐。（二）魔术大会：由吉佛罗君及其助手表演各种大小魔术约1小时。（三）秘密花园：巴勒马女士、吉佛罗君及跳舞女伶合演。剧中有魔术，有跳舞，有布景，有滑稽。（四）名贵跳舞：此幕除各跳舞名伶外，吉佛罗君及巴勒马女士特表演其《涡旋舞》及《半拍子舞》。（五）滑稽魔术：吉佛罗君表演，能令观众哄堂大笑，虽贾波林（卓别林）陆克无是滑稽。特定价目楼下一元二角，楼上八角，包厢每位二元，日夜同价，日场学生半价，以徽章制服为限。”

1922年春节接待京班大戏。这年梅兰芳组建承华社，大总管姚玉芙。王凤卿、刘景然、扎金奎、吴玉玲、姜妙香、龚云甫、郝寿臣、萧长华等众多名家均为该社演员。从这年春节开始，除安排正常演出外，并开始在这里首次排演《西施》，也是在这里首演。梅兰芳饰西施，姜妙香饰文种，张春彦饰勾践，郝寿臣饰夫差，萧长华饰伯嚭。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西施》成了梅派代表剧目之一长期保留下来。此后，在这里又编演了梅派名剧《洛神》和《廉锦枫》两出戏。不久，承华社在真光、开明两家轮换演出。1924年春

节正月初一、初二，梅兰芳在真光演出《贵妃醉酒》和《武家坡》。正月十五、十六上演应节戏《上元夫人》。

尚小云、小翠花、贯大元、谭小培、九阵风的成庆社；俞振庭、余叔岩、裘桂仙的双庆社也常到这里演出。总之，非名班名角甭想进真光。

30年代初，真光与欧美电影公司签订协议专演电演，从此结束了它的演戏生涯，并改名真光电影院。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真光电影院被人民政府收购，首任经理黄山。1950年初改称“北京剧场”，场名由郭沫若先生手书。这里先后由华北文工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京剧团占用。1958年8月，北京剧场归属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成为中国首家专演儿童剧的剧场。著名儿童剧表演艺术家方掬芬、李若君、覃琨、连德枝等多年在这里登台献艺。他们上演的儿童剧《报童》、《马兰花》闻名海内。1961年9月14日，北京剧场更名“中国儿童剧场”，场名由国家领导人宋庆龄手书。1988年5月10日始，剧场被推倒重建。重建后，占地3400平方米，建筑面积6480平方米，818个坐席。1990年9月18日重张开幕。国家领

导人李瑞环、康世恩、陈慕华为开幕式剪彩。可喜的是剧场门面除飞人石雕未恢复外，其余（即中间部位）仍仿照20年代初建时的原貌。届时将为儿童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开明戏院与众不同

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共同投资创办的开明戏院，位于前门外西珠市口路南，是继真光电影剧场开业一年后京城第二家以钢筋水泥结构仿古罗马式建筑风格影戏兼营的演出场所。建筑通高10米以上，双层楼房，下层门面呈弧形排列四颗方柱，方柱内才是正门。上层为8颗圆柱排列成半圆形，风格与众不同。舞台为镜框式半圆形，二楼设包厢和散座。一楼不再有池座廊座之分。地面为前低后高的坡地，单座折叠椅，可容纳观众800人，总之，内部结构和设备大体与真光相类。当年，这里一流名角登台，票价高达两至三块银元，平民百姓很少问津。开幕后，这里每日车水马龙，呼朋引伴，成为京城一大新闻热点。1922年9月《晨报》刊登广告云：

西珠市口开明戏院开幕广告

北京破天荒的开明大戏院，现

定于阳历9月17日（阴历七月二十六日）星期日大开幕，演最好的中国大戏剧。伶界大王梅兰芳登台义演。最妙的外国电影，特别运来超等好片，如《金莲花》之类。敝院惨淡经营历时年余耗金若干万。院内之设备力求精美，戏台仿照欧美最新式，宜于演戏又宜于演电影。本院座位力求安适，光线配置得宜，便于看戏又便于看电影。同仁等创设此院之本旨在于提倡高尚娱乐，在于提倡娱乐之普及。一切票价格外从廉，敝院设于前门外西珠市口，居燕都繁华之冲，为各界士女熟游之地。届时务请移玉一观，则为敝院大增荣幸矣！

梅兰芳	姜妙香	贵妃醉酒
龚云甫	萧长华	钓金龟
王凤卿	李鸣玉	战成都
郝寿臣		闹江州
朱桂芳		演火棍
朱素云	诸如香	马上缘

价目：包厢四座八元，楼上散座一元五角，楼下前十四排每位一元二角，后十排每位八角。

西珠市口开明戏院露布

梅兰芳先生撰文回忆道："真光剧场开张不久，前门外西珠市口又开了一个开明剧场，和真光同样是兼营京剧和电影。1923年夏天，我排演了《西施》以后，就在真光和开明两处轮流演。"后来，真光与欧美制片商签约专演电影，梅先生的承华社每周六、周日便在开明定期演两天戏。

世界著名艺术家、诗人，印度人泰戈尔于1924年率团访华来到北京讲学，进行中印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其间，中国文化名人梁启超等在东单协和礼堂为其举办64岁寿诞。生日会上，泰戈尔对梅先生说："我希望在离开北京之前看到你的戏。"梅先生道："因为您的演讲日程已经排定，我定于5月19日请您看我新排的神话剧《洛神》，这个戏是根据我国古代诗人曹子建所作《洛神赋》改编的，希望得到您的指教。"梅先生在《忆泰戈尔》文中忆道："5月19日夜，我在开明戏院演出《洛神》，招待泰翁观剧。我从台上看出去，只见诗人端坐包厢正中，戴绛色帽，着红色长袍，银须白发，望之如神仙中人。还有几位印度学者也都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看完了这出戏。泰翁到后台向我道谢说：'我看

了这个戏很愉快，有些感想，明日面谈'。"泰戈尔离京前赠予梅先生一首小诗，诗云：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
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
缥缈的云雾
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

这两位国际艺术大师交往的佳话，开明戏院作为鉴证，将永留史册。

世称武生泰斗杨小楼主办的永胜社曾长期在这里演出。余叔岩、白牡丹亦为该班顶梁大柱。张伟君《荀慧生传略》记载："荀慧生由上海载誉归来，又是杨小楼、余叔岩先生向他建议，正式把艺名白牡丹改回原名。于是在1925年北京开明大戏院（春节）开幕之际，'荀慧生'三个字就出现在海报和戏单上。"1930年前后，京城名角轮流在这里登台献艺，开明戏院是北京最具影响力的演出场所之一。

位列京城四大坤旦之首的新艳秋，宗程派，后又拜梅兰芳、王瑶卿学艺，深得名家真传，其唱腔、表演，既有梅派幽雅亮丽，又有程派迂回婉转的韵味，

加上扮相靓丽出众，倾倒了不少京城戏迷。1930年6月，新艳秋到开明演出。戏院老板高搭五彩牌楼，悬挂“热烈欢迎新艳秋主席莅临公演”的横幅，虽有商业炒作之嫌，毕竟给戏院带来了丰厚利益。

“七·七”事变后，北京演出市场不景气。开明聘请具有“评剧皇后”之誉的白玉霜驻班演出评剧。评剧通俗易懂，在市民中有广泛基础，业务尚能维持。日本投降后，这里由国民党接管，据称为特务机关控制，改戏院为市立电影院。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首任经理傅士钧，改称“民主剧场”。这里曾先后由北京市京剧团、北京市评剧团、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占用。“文革”开始后划归宣武区，改称珠市口剧场，实际只演电影，人称珠市口电影院，直至上个世纪末。

北京惟一保留原建原貌的老剧场，历经近80年的沧桑岁月丝毫未损，巍然耸立，硕果仅存，具有相当观赏价值、文物价值和纪念意义。在广安大街扩建工程中悄然消失，令人遗憾！

新罗天剧场

新罗天剧场，又称新罗天游艺社，

位于前门外廊房头条路北，北门在前门外西河沿。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商部为提倡发展民族工商业，曾发文各省创办劝工陈列所，如同现代的商品展览中心。上海南京路劝工大楼、天津劝工陈列所（天津市劝业场）等便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京师劝工陈列所直属商部，以展览各地工商业产品为主，同时附设劝业场，销售部分工商业产品，这其实就是在西方文明影响下我国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状态。该所曾于1908、1918、1927年三次失火被焚毁，又三次重建。第三次失火烧毁店铺81家，房屋142间。1928年改称国货陈列馆，1930年又改称实业部北平国货陈列馆。1936年划归北平市政府管辖，改名北平劝业场，主要以招商方式经营。这里始终只准卖国货，为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陈列所初建时为三层楼房，砖木结构。最后一次重建是五层楼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新罗天剧场便是这时出现的。建国后，这里共有22个行业，180多个摊位和商号，吃、穿、用、玩一应俱全，是京城最大的商业大楼。1956年

公私合营后改为国营。1975年改成新新服装店，营业面积4000余平方米。

新罗天剧场由华乐戏院经理万子和及吉祥戏院经理郝锦川二人合伙承办。实际占四层和五层两层楼的空间，分东、西两个观众厅，买一张票两处均可进入。东厅面积大，可容纳近500人。西厅小，只演曲艺杂耍。著名评剧艺人芙蓉花、鸿巧兰、筱鸣钟等长期在这里登台献艺。如芙蓉花的《枪毙驼龙》，鸿巧兰的《空谷兰》等剧目都很受欢迎。电影喜剧演员韩兰根曾率上海新苏剧团来此上演话剧《钦差大臣》和曹禺名作《日出》、《雷雨》等，一时引起轰动。长期在这里演出的曲艺名家如焦德海、刘德智、高德明、绪德贵、曹宝禄、王佩臣、花小宝、马小荣等。盛夏夜晚，还在楼顶上露天演出，深受观众欢迎。

解放后，由鸿巧兰、赵富成、鸿小兰（李如茵）、鸿效兰（邢韶英）、赵笑笑等组成的民众评剧团，长年在东剧场演出。由著名曲艺演员荣剑臣、佟大方、齐信英发起组织的民众曲艺社，演出于曲艺厅。其主要演员还有姚俊英、李兰舫、刘淑慧、关春山、方笑文、赵世忠等。1956年公私合营时，新罗天剧场关闭。

哈尔飞戏院

哈尔飞戏院位于西单旧刑部街东口内路北，占地面积1820平方米（包括东花园），建筑面积1309平方米。初建成时仅容纳观众600余人，后经过多次改扩建工程，已可容纳1089人，向为北京重要演出场所之一。

20年代末，时任吉祥戏院经理，兼北平市剧场同业公会会长的郝锦川，承租了奉天会馆的戏楼院及东花园，将戏楼院推倒重建为一处对外开放的戏院，选聘经营城南游艺园多年的彭秀康任经理。戏院为占地400余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棚式建筑。戏台坐南朝北，半圆形，有灯光、幕布等设施。楼下观众厅有长条靠背椅，厅内有十根方形明柱支撑二楼观众席，因二楼面积有限，只设包厢，没有散座。开业一年后在东侧加建了观众休息厅。

开业前后，彭秀康在报纸上大做广告，称剧场名字“取义英文Happy福利欢乐的意思”云云，音译应为“哈培”。不知何人拟写广告词时误写成Halpy，音译为“哈尔飞”，剧场便将错就错，自称为“哈尔飞”大戏院了。

1930年《戏剧月刊》（第三卷第一期）有则报道称：西单旧刑部街哈尔飞大戏院定于9月14日下午1时开幕。该院于开幕前已经布置一新。一时党政军商及新闻界到者甚众。3时举行开幕典礼，首先由该院经理彭秀康报告筹备经过，次为梅兰芳致词，旋为赵丕廉和梅氏共同揭幕。礼毕后戏剧开场。首出为新艳秋之《女起解》，杨宝森之《打渔杀家》，刘宗杨之《恶虎村》，至6时始散。晚场戏是王又宸、郝寿臣、新艳秋、朱斌仙合演《法门寺》中“大审”一折，周瑞安主演《金钱豹》。原定场间休息10分钟后，由梅兰芳、姜妙香、曹二庚合演《贵妃醉酒》。这是梅先生访美归国后首次登台。当时剧场内观众的反响，在许姬传、朱家溍先生记录整理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的一段“按语”中记述道：“这次在哈尔飞是北京第一次演出，观众的情绪是觉得久别重逢，休息10分钟的时候好像已经急不可待，不知不觉就鼓起掌来，越来越多，全场掌声如雷。后台也懂得观众的心情，就立刻重新开戏了。那天是《醉酒》，帘内一声‘摆驾’，掌声又哄然而起，等到出场时，又是叫好加鼓掌……场内的热

烈气氛是十分感人的。夜戏散场时，观众拥到台前，长时间的鼓掌，梅先生一次再次的谢幕，最后在前后台管事一再劝说下，观众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哈尔飞开业后，除正常业务演出外，为扩大影响，招徕观众，还经常开展大型演出活动。如10月下旬举办“游艺大会”，在一台节目中内容有国发技艺团的杂技魔术；益智白话新剧社的话剧；女子音乐舞蹈；大轴是京剧名家上演京剧。这种综合各门艺术于一台的演出，深受观众欢迎。是年底，又接待了以著名音乐家黎锦晖为社长，专演儿童歌舞的上海明月歌舞剧社。演员均为10岁上下的少女。所演节目如《湘江娘》、《大江东去》、《五日落梅花》、《小小画家》等20几个节目，全部是黎氏自己创作。其内容大多反映了“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节目受到教育界、少年儿童观众及其家长的热烈欢迎。因该剧场在西单地区独此一家，业务兴旺，吸引了戏剧界名家纷纷来此登台献艺。如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花脸郝寿臣、侯喜瑞等。另外如昆曲名家韩世昌、陶显庭、白云生；评

剧白玉霜、喜彩莲；河北梆子秦凤云、李桂云等无不来此演出。

1937年2月1日和3月7日，长安大戏院和新新大戏院在西单地区相继落成开幕，竞争局面从此形成。相比之下，两家新建戏院无论从规模、设备、位置等均优于哈尔飞，当年又处在“七·七”事变前后的动荡年代。为了求生图存，遂将业务重点转移到曲艺杂耍上来。这里开始邀聘京津地区的曲艺名家来此登台献艺。并于1938年9月18日正式更名“哈尔飞瑞园茶社”。这年1月份举办一台“曲艺杂耍大会”，由燕北大武术团刘静斋、刘燕忠等表演武术杂技。另有郭小霞梨花大鼓，姚俊英河南坠子，谭凤元文武大鼓，曹宝禄文明单弦，于凤兰京津大鼓，傅士亭乐亭大鼓，李兰芬京韵大楼，高德明、张傻子对口相声，杜真福、果万林改良双簧等节目。因其票价远远低于戏曲票价，故吸引了大量城市平民和劳动阶层，上座经久不衰。瑞园开幕后，又约请曹宝禄、高德明、常连安、二蘑菇、王佩臣等十几位曲艺界名家长年在这里演出。大轴则由各位名家同台反串滑稽戏如《打面缸》、《打城隍》、《柜中缘》、《一步来迟》、《饭桶

家人》等。压轴则临时聘请，如“鼓界泰斗”白云鹏，“京韵鼓星”方红宝，鼓界新星小彩舞（骆玉笙）及特聘由津来京首演于此的相声名家小蘑菇（常连安之长子常宝堃）、赵佩如登台献艺。

适值北平沦陷时期，百业凋零，瑞园茶社于1940年冬季因亏损而停业，被一天津人杨宜之租赁后创办“大光明电影院”，直至建国初期。1953年大光明电影院划归中央歌舞团，首任经理肖英，杨宜之任副经理。1954年1月划归中国戏曲研究院。是年7月17日正式改称“西单剧场”。

西单剧场为影戏兼营，先后接待过中国评剧院、新中华秦剧团、荀慧生剧团、北京京剧一至四团和北京市曲艺团等。那时上映的影片有《小姑贤》、《在压迫下》、《妇女代表》等。

1957年6月剧场划归新建的北方昆曲剧院，并为院部所在地。昆曲名家韩世昌任院长。白云生、侯玉山、侯永奎等名家长期在这里演出。1959年秋划归北京越剧团。1961年2月划归北京曲艺团。著名艺人魏喜奎、高凤山、关学增、罗荣寿、赵振铎，青年新秀李金斗、王谦祥等长年在这里演出。这时上映的电

影有《五朵金花》、《洪湖赤卫队》、《以革命的名义》等。“文革”开始后停业。1980年曲艺团改称“北京曲艺曲剧团”，下设曲艺、曲剧两个演出队。1985年该团分成曲艺团和曲剧团，各自独立。西单剧场划归曲剧团领导。

进入90年代以来戏曲演出不景气，增加了对外营业的食品部、电子游艺厅、录像厅。西单剧场位于北京市统一规划的西单商业区改造工程范围之内。1994年11月26、27日举办两场向社会告别演出。演出剧目《大劈棺》，魏喜奎扮观音大士，王莲璋饰搧坟女，李金声饰庄周，王紫苓饰田氏，徐宝祥饰春云，白凤鸣、李世清分饰童男童女。该剧为50年代禁演剧目，此次经过改编重新亮相舞台，吸引了大量观众。荣高棠等国家和市领导观看了演出。同年12月15日演出了最后一场电影后西单剧场被拆除。原定1998年建成开业，由于选址问题遇到周折，至今（2003年3月）未见动静。最近经了解，已选址定在今西单文化广场，即原西单菜市场所在地，正在规划设计之中，祝愿哈尔飞大戏院早日以新面貌和广大市民见面。

瀛寰大戏院

瀛寰大戏院位于东城灯市口大街路北，同福夹道口外。1932 年 2 月 6 日（农历正月初一）建成开业。该戏院仿欧式建筑，外观新颖别致，设备先进，容纳观众 700 余人。开幕日特约富连成科班庆贺演出。剧目为毛世来的《铁弓缘》，沙世鑫、傅世兰的《骂殿》，骆连祥、朱盛富、苏富恩、李盛斌合演《青石山》，叶盛章、叶盛兰、李盛斌合演《鸿鸾禧》，李盛藻、贯盛习的《定军山》，骆连祥、苏富恩、孙盛文、沈富贵合演《百凉楼·兴隆会》。该场演出多为富连成的高才生，极受宾客欢迎。开业后京城名角争相到此登台献艺。如杨小楼的《湘江会》、《武文华》、《落马湖》；尚小云时装新戏《詹淑娟》；荀慧生全本《白娘子》等。开始几年很红火。由于这里不是繁华区，容纳观众有限，社会动荡不安，业务便清淡下来。1936 年改为"飞仙电影院"，于是年 11 月 27 日开幕。开幕前广告云："交通特别便利，安装新式机器，选择精良影片，座位舒适美观，票价异常低廉，不日即将开幕。" "七·七"事变后，被日本人收购，受控于日

本特务机关。1937年10月7日改称飞仙剧场，影戏兼营。经理间岛守正，机务主任小松武夫，其余为中方雇员。首演国产多集影片《火烧红莲寺》，此后以上映日产及满映（伪满映画公司）影片为主，成为日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日本投降后由国民党第十一战区政治部（后改称华北剿总政治部）接管，改称建国东堂。该剧场由国民党中央政府国防部直属军中演剧队第二队长期占用。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在武汉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指示时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演剧二队是其中之一，抗战胜利后来到北平。演剧队队员身着国民党军装、由国民党发放军饷，实为中共中央领导下的一个地下革命团体，有秘密地下党支部。队长王负图，队副彭后嵘，队委赵寻、蓝光、田冲、刘正言及很多骨干均为中共地下党员，非党员亦多为进步知识分子。该队抵制上边下达演出“戡乱”剧目。演出自编的剧目有《三江好》、《败家子》、《宣传》、《人约黄昏后》等。演出的还有曹禺的《北京人》，郭沫若的《孔雀胆》，高尔基的《夜店》和俄

罗斯名剧《大雷雨》等。当年有一个由地下党城工部秘密领导的活跃在北平的祖国剧团。通过组织联系，祖国剧团亦经常在这里演出。如李健吾的《青春》，郭沫若的《虎符》和张真的《嫦娥》等剧目。1948 年由著名昆曲艺术家韩世昌、白云生等组建的北平昆曲学会，每周三在这里演出一场昆曲。

演剧二队和祖国剧团在北平的演出活动，推动了国统区文艺舞台的健康发展，团结了北平文艺界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由于长期抵制“戡乱”剧目，终于引起国民党怀疑，并受到特务监视。在国民党派来新队长，撤销队长王负图职务，对二队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及时下达撤退命令。两个演出团体遵照中央指令于 1948 年夏季巧妙避开敌人监视，秘密撤退到了解放区。

北平解放后，建国东堂被军管会下属的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首任正副经理陈奇、黄山，改称解放影剧院。原演剧二队和祖团剧团大部分成员组建成华北文艺工作团，继续在这里演出。这里由于建筑陈旧，已属危房，故于 1950 年 3 月停办。

长安大戏院

长安大戏院位于西长安街西单路口迤东路南，占地1044平方米，建筑面积3158平方米，容纳观众1206人，于1937年2月1日建成开业。首聘经理金仲仁（清皇室后裔，长期陪荀慧生唱小生）。继任经理刘砚芳（杨小楼之女婿，老生演员）。业主杨主生、杨守一父子亦参与经营。因经营得法，虽处于“七·七事变”前后的动荡年代，业务尚能长盛不衰，为京城一家颇有名气的大戏院。

开幕当日，援例先上演跳灵官等吉祥戏。正戏为奚啸伯主演《失街亭》，胡菊琴主演全部《玉堂春》，大轴是业主事先携银赴上海特聘来京的名净金少山主演《白良关》。由于金氏长年演于上海，北平观众渴望已久，演出火爆，来宾情绪高涨。

日伪时期，民生凋敝，戏剧业一蹶不振。鉴于此，梨园业有识之士采用上演大合作戏的方式以求生图存。所谓“合作戏”，即把众多名角荟萃一堂，看一场戏，可以饱览各家各派不同风范，虽然票价很高，上座却经久不衰。长安抓此机遇，以上演大合作戏为主，什么

老生大会、武生大会、坤伶大会、花脸大会、丑角大会、九腔展览等，名目繁多。1941年7月23日，中华戏校校友举办“校友消夏大会”，参演的有李玉茹、宋德珠、李和曾、王金璐等名家。剧目有《扫松下书》、《刺巴杰》、《得意缘》。1943年秋，著名戏剧家翁偶虹专为其学生，享有“武旦魁首”称誉的宋德珠创作的《百鸟朝凤》在长安上演。王大娘一角先后由李玉芝、贾世珍、于连泉、宋德珠扮演。孙毓堃扮凤凰王，萧长华扮补锅匠，侯喜瑞扮钟馗，王金璐扮王合瑞，富连成科班学生扮百鸟童子。同年8月30日的合作戏，参演者有李多奎、萧长华、叶盛兰、孙毓堃、侯喜瑞、范宝亭、许德义、尚小云、奚啸伯、姜妙香、谭富英、金少山、张君秋等众多名家。剧目有《钓金龟》、《连升三级》、《连环套》、《御碑亭》、《二进宫》等。合作戏的主办者，必须是在梨园行德高望重且深谙戏理，又能调动众多名角者，如翁偶虹等，故主办合作戏并非易事。

三四十年代，是文明戏向现代话剧发展的成熟时期，但北京演出场所很少演出话剧。长安看到这一缺口，主动承揽话剧演出，成为旧北京演话剧最多的

一家剧场，受到观众欢迎。这里先后接待过北京剧社、上海中国旅行剧团、四一剧社、新中国剧团、上海王先生剧团、上海影星剧团、南北剧社、海天剧社、古城剧社等数十个话剧团体。1943年9月，业主杨守一牵头自办“长安剧社”。导演、演员有谢添、陈方千、陆丽珠、白薇、白山等，首排剧目是《福尔摩斯》。在长安舞台，荟萃了新老两代电影明星和影戏两栖明星。如唐槐秋、唐若青、王元龙、龚稼农、石挥、张瑞芳、舒绣文、李景波、林默予、慕荣婉儿、上官云珠、毛燕华等。演出剧目有著名戏剧家熊佛西编剧的《赛金花》，陈绵教授翻译并导演的法国名剧《天罗地网》、《茶花女》，曹禺名剧《日出》、《雷雨》、《北京人》，蔡冰白编剧、李景波导演的《明思宗》等上百个剧目。著名话剧编导如景孤血、马彦祥、费穆、王纫之、姚克等均曾在这里编导过话剧并亲自登台献艺。1943年第三季度话剧演出占总场次的56%，由此可见长安大戏院话剧的兴旺。

长安在演出同时，还开展不少副业经营。如1938年，利用二楼、三楼观众休息厅开办“长安大餐厅”，售卖西式套

餐和西式大菜。夏季在楼顶开辟屋顶花园，陈设奇花异草、桌椅，供应名茶、牛奶、冷饮、糕点，招徕顾客。1941年5月，又在旧刑部街路北开办“长安大饭店”，除接待散客外，还专门接待并安排外埠来京文艺团体的食宿。由于有以上种种措施，时代虽处逆境，却能在同业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1950年3月，北京市剧场管理委员会以年租3万斤小米（以时值货币兑现）租赁长安3年。首任经理为原延安鲁艺干部徐行白。1953年续约，以月租金980万元（合现在人民币980元）继续租用。1955年由政府全部接管。

1950年夏，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陪同下，莅临长安观看李少春、叶盛章主演的《三岔口》，梅兰芳、刘连荣主演的《霸王别姬》。这是毛主席惟一的一次在民间剧场看戏。

50年代，是戏曲艺术发展的高峰期。那时长安接待的有梅兰芳剧团，尚小云剧团，荀慧生剧团，张君秋的京联京剧团，李万春的实验京剧团，小王玉蓉的蓉青京剧团，吴素秋、姜铁麟的联华艺术供应社等；李桂云的秦腔剧团，还有小白玉霜、喜彩莲、新凤霞、鸿巧

兰、邢韶英各自主办的更生、解放、实验、新都、新生诸评剧团。1958年，长安划归北京京剧团。该团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号称“五大头牌”。1960年划归北京越剧团（原上海越剧一团），著名演员有傅金香、范瑞娟、吴小楼、陆锦花、金艳芳等。1961年至1966年划归北方昆曲剧院，韩世昌（院长）、白云生（副院长）、侯玉山、侯永奎、马祥麟、傅雪漪、丛肇桓等为该院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十年动乱开始后，业务处于停顿状态。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长安受到严重破坏，停业待修。1979年修复后重新开业，正赶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好时机，传统戏在解放后掀起第二个高潮。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大多是解放后培养的一代新秀，如刘秀荣、李玉芙、马永安、杨淑蕊、关静兰、张学海、赵葆秀、王树芳、赵世朴、李维康等。80年代中期以后，戏曲呈下降趋势，各家剧场争相大搞综合经营，长安也开办了录像厅、咖啡厅等项目。

由于长安戏院为砖木结构，已不符合现代娱乐场所的防火要求，加之地震造成的影响，建筑物出现险情，已不适

合作演出场地。1989年4月6日，根据北京市公安部门的有关规定，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长安大戏院遂停止营业。

1990年10月，遵照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决议，长安大戏院所在地因需改建为地铁出入口，故在建国门内大街路北为长安征地1万平方米，与香港光华公司合作，设计建造一座建筑面积为8万平方米的光华长安大厦，内含长安大戏院、写字楼等设施。如今，新建的长安大戏院正以崭新的面貌接待海内外文艺团体、各界来宾和海内外旅游团体。

新新大戏院

新新大戏院位于西长安街路南，邻近六部口，经过一年多施工，于1937年3月7日晚举行开幕典礼。该戏院由著名老生马连良，联合万子和、萧震川合作创办。萧氏任经理。建筑设备仿上海黄金大戏院，十分先进，可容纳观众1400人。开幕前废除了“破台”的旧习俗（旧时，戏馆开幕的前一天夜里在戏台上“驱鬼”的一种迷信活动）。当年《半月剧刊》刊登记者《新新戏院开幕记》一文中有“程序单”：

(一)奏乐　　(二)剪彩(吕宝棻

女士)
(三)揭幕(王子文夫人)
(四)奏乐
(五)马连良致欢迎词
(六)地方长官训话
(七)来宾演说
(八)萧震川致谢辞
(九)礼成奏乐
(十)摄影
(十一)音乐
(十二)九灵官净台
(十三)跳加官(马连良)
(十四)跳财神(马富禄)
(十五)扫台
(十六)连升三级(马富禄、叶盛兰)
(十七)龙凤呈祥(扶风社)

开幕式邀请了市长秦德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戏界名伶参加。《龙凤呈祥》由马连良、张君秋、叶盛兰、马富禄等参加演出，午夜方散。

新新开业后，主要由马连良主办的扶风社演出。京城名角尚小云、程砚秋、奚啸伯、言菊朋、金少山、孟小冬、李世芳、毛世来等先后在这里登台献艺。业务兴旺一时。

甄洪奎、小翠花合演《翠屏山》，老生甄洪奎不幸心脏病发作猝死在戏台上，一些迷信的人就说，这是因为新新戏院开幕时没有“破台”的缘故。

新新戏院“生不逢时”，开业仅5个月就发生了“七·七事变”，由于业务不景气，1939年11月6日增加电影业务。1940年被日本人控制的满映协会驻北京分会收购，经理为日籍台湾人杨朝华，同年11月24日重张开业，改称新新电影院，实为影戏兼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向中国人民宣传仇视英美，利用林则徐禁鸦片烟的史实，主使华北影片公司摄制电影《万世流芳》。当年进步的话剧界以反抗外来侵略为目的，将其改编为话剧在沦陷区演出，出现了题材一致而宣传目的不同的奇事。另一件奇事是京剧演员以京剧和话剧相结合的形式演出《万世流芳》，童芷苓等在上海演出；言慧珠、李少春、白玉薇等在北京新新电影院演出。言慧珠一曲“卖糖歌”，珠圆玉润，声情并茂，一时传遍京城。

日本投降后，经理杨朝华不知去向。国民党以逆产名义接管新新，改称国民大戏院，仍为影戏兼营。北京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名称未改，由华北人民文工团在这里上演革命戏剧和音乐歌舞。50年代中期改为专业电影院，称首都电影院至今。

北京市音乐堂

北京市音乐堂，又称中山公园音乐堂，位于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内。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急于解决中国问题，日军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又加强了政治攻势。1942年1月15日，新民会中央总会召开会议，决定增设宣传局和政治局，并提出“今后对于宣传政治工作，当益趋积极”。音乐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的。会后，新民会向军、警、宪、特及反动社团发起一次以所谓“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为主题的歌曲征选活动。为给其开辟一个演出场所，责成日人内田卓弥为筹建总指挥，打着“勤劳俸士”的旗号，驱赶青年学生充当劳工。从7月开始，经过4个月施工，建起个露天剧场。1942年11月9日召开所谓竣工纪念大会，组织中日小学生5000余人充当观众。出席会的有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崎、新民会高级顾问铃木、伪市政府顾问粟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伪北平市长余晋和、伪教育局长陈维廉等人。经过一番致词祝词之后，由伪北

平市警察局音乐队、华北运输吹奏乐团、北支派遣队军乐团等表演音乐节目。然后日本陆军军乐团和华北广播合唱团联合演出在歌曲征选中中选的歌曲如《新北京曲》、《中国东亚共荣歌》等反动歌曲。因是打着“弘扬新秩序阵营之雄放的歌声”为旗号，故定名为“音乐堂”，至日本投降止，这里是日伪政权一处重要的宣传阵地，也是中国人的屈辱之地。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管北京市政，音乐堂归属中山公园。每年夏秋季节，这里有戏曲、音乐、歌舞、曲艺、杂技等节目演出，夜晚有露天电影。1946年4月21日，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织一次名为“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该名为得到当局批准而取）的宣讲会，与会民众5000余人，旨在进行一次以“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但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演讲人陈瑾昆教授被打伤，眼镜被打碎，上百名群众受伤，数十人被捕。事件发生后，国内知名人士、民众团体和进步报刊声援受害群众，谴责肇事者。在强大舆论压力下，迫害才被迫终止，释放了被捕群众。这就是现代史上有名的“音乐堂事件”。

1949年5月，军管会下属的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音乐堂，时任华北文工团演出科正副科长的陈奇、黄山任正副经理。建国后这里经过多次改扩建工程。1955年遵照彭真市长指示，由著名建筑专家朱兆雪、赵东日亲自设计，市一建公司施工对音乐堂进行改造，于翌年4月竣工。此次改造，是以对角线为中轴线，即以坐东北朝西南的方向呈折扇形展开，由钢筋水泥结构的梁架建起的观众厅大顶，高16米，面积1600平方米。边缘由18根直径1米的垛石圆柱支撑，三面无窗无墙，厅内无一梁一柱（梁被顶棚隐去），视线良好，是座独具风格的半露天式剧场。1957年7月8日后台、舞台遭雷击起火，经抢救保住了观众厅，于是后台又建起了三层楼房共990平方米，大小共27个房间。新建舞台顶高18米，安装21道吊杆，舞台口宽17.8米，高8米。台前设乐池60余平方米。至此，基本达到了当时现代化剧场的水平。改革开放后，为适应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于1980年10月施工，沿观众厅边缘垒起围墙安装玻璃窗，改建为全封闭式剧场，从此彻底解决了“雨来散”和“半年闲”问题。

解放后，音乐堂成为北京人民举行政治、艺术活动的重要场所。特别在50年代，几近于人民大会堂（1959年建成）的功能。1949年初召开南下工作团誓师大会。1950年6月1日举办全国第一届庆祝国际儿童节大会，中外儿童5000余人参加。郭沫若、邓颖超等领导人到大会祝贺。1951年3月25日召开对北京四霸天及反革命罪犯的宣判大会，与会各界代表5500余人。同年6月2日，举行在赴朝慰问中牺牲的廖享禄、常宝堃等四烈士追悼大会，出席的有郭沫若、陈叔通、魏传统、张友渔、连阔如等各界领导及朝鲜驻华使馆官员。1952年2月1日，召开处决在“三、五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大贪污犯，原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原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的宣判大会。1955年4月17日，举行为参加万隆会议，途中被美蒋特务谋害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坠海事件，原意在谋害周总理，总理因故未乘该机）工作人员和记者石志昂等八烈士追悼大会。这里先后为印度总理尼赫鲁、古巴总理卡斯特罗、缅甸总理吴努等友好国家首脑访华召开欢迎大会。这里除毛主席外，朱

德、刘少奇、周总理、陈云等几乎所有中央领导都曾来此出席会议或观看演出。这里又是每年“三八”、“五一”、“五四”、“六一”、“七一”、“八一”、“十一”等重大庆典活动的主会场并举办庆祝演出活动。

1949年5月，华北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演出《子弟兵和老百姓》。此后又有总政话剧团演出《曙光照耀莫斯科》。战友文工团田华主演的《在战斗里成长》。1950年初这里首场演出大型歌舞剧《长征》，于是之在剧中扮演毛泽东，这是领袖形象首次出现在舞台上。京剧四大名旦、四大须生，评剧喜彩莲、小白玉霜，河北梆子李桂云，豫剧常香玉，越剧袁雪芬，晋剧丁果仙，黄梅戏严凤英等数十个地方剧种优秀表演艺术家都曾来此登台献艺。这里曾多次举办全国音乐舞蹈会演、全军文艺会演、全国职工文艺会演以及60年代举办的全国革命现代戏会演等大型演出活动。这里先后接待过前苏联红旗歌舞团、阿塞拜疆歌舞团，朝鲜国立艺术团，罗马尼亚艺术代表团等，成为中外艺术交流的重要场所。

“文革”期间，除偶尔演出“样板戏”外，这里成了“造反派”迫害老干

部和无辜群众的场所。彭真、刘仁、万里、胡启立等领导都在这里挨过批斗。

改革开放后，文艺舞台再次呈现繁荣景象。总政歌舞团、总政军乐团、东方歌舞团、中央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中国评剧院、河南豫剧院、上海越剧院等文艺团体纷纷在这里登台献艺。80年代，这里除正常电影映出业务外，许多影片如《青春祭》、《日出》、《高山下的花环》等电影均在这里举办首映式。1987年11月7日，法国著名影星阿兰·德隆到音乐堂与中国观众见面，并带来他主演的影片《警官的诺言》一片，受到广大影迷的热烈欢迎。

1997年7月至1999年4月，北京市政府投资8900万元人民币对音乐堂再次进行了彻底改扩建工程。改建后的音乐堂占地4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1834平方米，可容纳观众1400人。二楼设5个贵宾包厢。舞台台口宽近20米，进深14米，前区有钢琴升降台，后区有供大型乐队横向排列的4道升降台。音响效果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另外前厅和观众休息厅共1100平方米，装饰豪华气派，成为北京一处一流的演出场所。

1999年4月26日至5月2日，这里隆重举行“99’，盛世音乐文化周”，集中了国内外一流音乐文化团体，演奏古今中外高雅音乐名家名曲，成为首都一处名符其实的音乐圣殿。

戏馆拾遗

裕兴园　位于前门外鲜鱼口内抄手胡同，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前开业。戏园不大。据杨静亭《都门杂纪》记同治年间事：“裕兴园，在鲜鱼口内抄手胡同，无准转儿。每月初一至初四，二十四至二十七由双顺和班演出。”其他班临时安排或提前预定。光绪年间停办。

广兴园　位于崇文门外东茶食胡同路北，嘉庆初年开业。因条件差，只有皮黄、秦腔班中的小班和曲艺杂耍演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被徽班名武旦余玉琴购置，京城名班名角不愿到这里演出。名伶谭鑫培以同行之谊偶来演出时必安排双出。如演《洪羊洞》必加一出《虮蜡庙》，演《碰碑》须加一出《五人义》方能满座。1917年余玉琴约昆弋班同庆社演出。该班郝振基、徐廷璧、朱玉鳌均为昆曲名家。时郝振基的猴戏与杨小楼的猴戏演出风格不同，但同样

受到观众喜爱。戏评家称前者为"猴演人"，后者为"人演猴"。1918 年王益友、韩世昌的昆弋班占了鲜鱼口的天乐园，这里业务受到影响，终至停业。

阜成园　位于阜成门外桥头路南，门朝东，嘉庆年间开业，容纳观众 500 余人。咸丰十年（1860 年）被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清廷设置专门管理北京梨园行的政府机构）收购，成为内务府和升平署官员挑选民间艺人的场所。戏剧家王芷章撰文介绍："咸丰十年，为六月间的万寿演戏挑选了外边戏班艺人 43 名进内当差；十一年上又选了 20 名。直到同治二年始将他们一并裁退。九年后又陆续选了谭鑫培等多人进内演戏，名为教习。"这里是官办戏馆，1900 年庚子事变时毁于火，停办。

天和茶园　位于地安门外大街，临近鼓楼。咸丰年间开业，容纳观众 500 余人，上演曲艺杂耍，清末民初开始演戏。梆子名伶小马五的《纺棉花》以时调人戏，曾风靡一时。民国初年小马五组班，为梆黄两下锅。名演员有贯大元、赵喜真、钟喜久、元元旦等。戏剧家翁偶虹撰文介绍："民国初年，仍演京剧。我曾随祖母在这里听过刘鸿声的《斩黄

袍》，开场是《祥梅寺》，中轴武戏是《艳阳楼》。后因北城地僻，观众不多，仍不常演出，只有五月节的‘粽子班’，中秋节的‘月饼班’，春节的‘元宵班’（零散艺人临时组班，演完即散——作者注）偶演一至三场。”1921 年前后停业。

天汇茶园　位于地安门外大街中段路东。道光年间开业，容纳观众 500 余人。上演曲艺杂耍为主。京城名票和戏界名伶常到这里说白清唱（清廷禁止内城演戏）。这里地处商业繁华区，王府也多，业务很兴旺。清末民初开始演戏。名伶刘鸿声、龚云甫、穆麻子、金秀山、何桂山等均曾在这里演出。民国初年，袁世凯搞假兵变，纵兵抢掠焚烧铺户，天汇茶园毁于火。重建后这里开了几家书茶馆。有名的开明轩，先后有阎伯涛说《清烈传》，张青山说《后水浒》，文福先说《三侠剑》等，吸引了不少戏界名伶和遗老遗少。1920 年后逐渐变为民居，称天汇大院。

景泰茶园　位于东四牌楼隆福寺东街路北，同治年间开业，容纳观众 300 余人。以演出曲艺杂耍为主。同治九年（1870 年）八月，曾因演戏被御史季文德参奏受处罚。民国初年扩建后可容纳

观众800余人。1921年改为隆福寺电影院，后又恢复原名。曲艺名家刘宝全、白全福、常连安父子等曾在这里演出。莲花落艺人奎德寿演出时装新戏《锯碗丁》极受欢迎。1925年4月奎德社坤班在这里演出，有刘菊仙的《汾河湾》，刘又宣、王慧芬的《寄子》，小毓舫、盖荣贵的《黑驴告状》，白月楼、碧玉花、秦凤云、张少舫、鑫小樵、高媚兰合演《慕艳惊莺》。不久改称来福戏院。中华戏校初建时占用这里排戏并对外演出。

20年代这里接待名票举办营业戏较多，翁偶虹撰文介绍："时予票戏之兴正浓，常受邀于该院，《连环套》、《闹江州》、《失街亭》、《法门寺》、《黄鹤楼》等均于该院演出过。"

来福戏院于1942年改建为专业影院，称蟾宫电影院，后改称长虹电影院。

燕喜堂　位于前门外鲜鱼口内孝顺胡同，原为一家有戏楼的饭庄。1900年这里改为戏园，是义顺和班占用。该班有老元元红、一千红、十三红、崔灵芝等梆子名家。1903年前后，大栅栏诸戏园先后重建开业，这里便停办了。

庆升园　位于西四牌楼口袋底胡同新丰市场内，光绪年间开业。京城名角

常在这里演出。鸣晦卢主人撰《闻歌述忆》记光绪二十九年事："嗣后英秀（由谭鑫培堂号"英秀堂"而来——作者注）每日在西四牌楼新丰市场庆升园演戏，首日演《朱砂痣》，与德霖配。每月演四日，或八日，皆择其拿手好戏，或媲丽得宜者。"京城著名翠峰庵票房、张晓山票房常在这里演出营业戏，戏价常与前门外戏园同，可见水平之高。这两家票房的票友先后有多人下海，成了戏界名伶。如金秀山、德珺如、黄润甫、韦久峰、龚云甫、许荫棠、书子元、金仲仁等，有的当了科班教师。庆升园虽小，但名气很大，民国年间停办。

西安园　位于西安门外西安市场内，临近西四牌楼。光绪年间开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梆子名伶小马五原定一天在这里演出，因故未出台，导致戏园被砸。清廷民政部档案有对此事的记载：

咨申覆核议提署咨署议尉升

禀请禁演城内夜戏由

步军统领衙门为咨行事，左司按呈据右翼署议尉吉升禀称：

西四牌楼马市地方西安市场内西安茶园于正月十二日演唱庆胜和

班义务夜戏，是日大约一时余出事。据值班军校文兴电禀，该茶园因帖演优人小马五演唱《醒世图》，每人加钱五百文。是夜未能演唱。当有看戏多人乘机滋事，乱行抛掷茶壶茶碗至起衅端，当饬协尉常保等禁止弹压，遂时拿获崇姓并戏园查票巡堂之松寿等职……又看戏人宋古臣登台演说：该伶演戏未到应退钱，不愿索还者可作为贫民教养院经费等语。看戏人纷纷退散。其中看戏人崇斌摔茶壶茶碗，茶水溅于侯长辉所携小孩身上，故至争吵，遂将崇斌拿至官厅……

批复　　请交内城总厅核复

西安园于民国年间停办。

春仙茶园　位于宣武门内大街路西，临近西单牌楼。原为书茶馆，1906年扩建戏台，改为戏馆。平时仍以上演曲艺杂耍为主。京城名角谭鑫培、孙菊仙、许荫棠等曾到此演出。富连成科班也演出过。1920年前后停业。

民乐园　位于前门外王广福斜街山西汾阳会馆内，有戏楼。会馆管事山西人冯达三。冯的友人金瑞泉提议与其合资在汾阳会馆创办戏园，于民国初年开

业，称“民乐园”。金瑞泉任经理。开业后以上演曲艺杂耍为主。金氏看到广和楼与富连成科班订立长期演出合同，获利颇丰，于是与著名科班三乐社订立了长期合同。

三乐社于 1909 年由李际良（清宫太监总管李莲英之继子）、十二红（薛固久）、十三红（孙佩亭）合伙创办，故称“三乐社”，梆黄兼授，边授课边演出。1913 年二红退社，遂改称“正乐社”。该社优秀学员尚小云、白牡丹（荀慧生）、芙蓉草（赵桐珊）出科前即已享名，有“正乐三杰”之誉。赵桐珊撰文回忆：“青衣花衫偏重唱工的戏归我，那时我嗓子较好。白牡丹是玩笑旦，尚小云是唱二黄的正工青衣。演出的场所是在王广福斜街的汾阳会馆。唱了两年，一面唱一面学。”

正乐社给民乐园带来丰厚利润，引起了一个权势者的忌妒。时任南城警察厅司法处长者（山西人，姓名不详），以会馆为山西公产为名进行要挟，并借故将园伙马墨林拘押，民乐园被查封。经理金瑞泉畏事避居天津。民乐园仅经营不到四年，于 1914 年关闭。

大舞台 位于前门外廊房头条路南。

1912年（民国元年）由专营茶水的“第一楼”改建而成。陈墨香在其《观剧生活素描》中记述：“民国初年，瑶卿在中和园起班，兰芳加入。刘鸿升在廊房胡同第一楼起班，也有兰芳（彼时二路以下角色允许搭两个班——作者注）。他的戏码总在倒第三、四，或倒第五、六。他的叫座势力已经不小。有时在中和先唱，唱完赶往第一楼，便有一班座客也随了过去。有时先在第一楼唱毕，后往中和，这班座客也是如此。真叫做忠心耿耿不听异姓。两边都有卖百十人的时节，但这几位客官总在其内，比哪一个都靠长。不久，中和园报散，第一楼也不唱了。那第一楼，本是个品茶的地方，开了不多几日戏园仍复旧业。”

“兰芳”者，“梅兰芳”也。当年尚未享大名。

荣华戏院　位于东四隆福寺东街路南，原为电影院。业主看到街对面来福戏院组织票友演出业务很兴旺，于是改建为荣华戏院。1933年1月27日开业。平时以上演曲艺杂耍为主，暗中拉拢在来福演出的名票在这里登台，与之竞争。1934年5月，从外埠请来梆子班，伶人有霸州红、刘殿甲、小莲花、青菊花、

张林山、磨盘红、活张飞、王子峰、储国臣等。剧目有《火烧新野》、《三女夺夫》、《马茂变狗》、《金刚庙》、《拾万金》、《封神榜》等，上座率很高。日伪时期，由于市面萧条，业务不景气而停业，这里后来变成民居。

能够聚社会各阶层观众于一堂的戏馆始于乾隆年间。如万家楼、长春园、同庆园、庆丰园等。乾末嘉初是徽班进京时期，由于这个剧种雅俗共赏，故民间戏园大量涌现。除上面已涉及的戏园外，还有太庆园、万庆园、广成园，有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庆春园，宣武门内庆顺园，西四牌楼迤北的万兴园，东四牌楼迤南的泰华轩，朝阳门外的芳草园、隆和园等。清末民初，东安市场内先后有中华舞台、丹桂园、久春园、六和园、润明楼等戏园出现。民国时期，有前门外打磨厂福寿园，阜成门外阜华园，朝阳门外菱角坑等。以上诸园大多规模小，或地处偏僻，或兵火之灾，或年代久远，或昙花一现，资料难觅，很多连地址也无法弄清了。

50年代，北京出现一批中小型剧场，如今已多不存在。如西珠市口鹞儿胡同三晋剧场，崇文门外迤东大众影剧

院，西长安路南的进康剧场，交道口南边的圆恩寺剧场，鼓楼东中央歌舞剧院排演场和宣武区半步桥中国戏校排演场，均对外营业。东四人民市场内有东四剧场（后被隆福大厦兼并），朝外大街路南有新声戏院（后改电影院），朝外市场内有群众剧场。解放初期新建的石景山露天剧场，可容纳观众3000余人。市总工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的露天剧场，可容纳观众5000人，80年代还在使用。郊区还有丰台剧场、长辛店剧场、石景山剧场、门头沟剧场。城区和郊区县尚有文化馆、工人俱乐部所属的演出场所不下20处，它们分布在东城的隆福寺街、演乐胡同、五道口，西城的养马营、三里河、新街口，崇文区的水稻子、幸福大街，宣武区的琉璃厂、教子胡同。它们平时演戏也演电影，接待专业文艺团体也组织业余演出团、演出队登台演出，对丰富职工和市民的文化生活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功不可没。

50年代，北京数家大型新式剧场陆续竣工开业。它们是：天桥剧场、北京市工人俱乐部、青艺剧场、首都剧场、人民剧场、民族文化宫礼堂、二七剧场和北京展览馆剧场。

附录：

有关法规三则

按：这里附录三则不同时期政府发布的有关法规，从中可以看到当年戏园经营管理上的一些细节，很有参阅价值。

附录一　清宣统元年《戏场章程》[1]

戏场章程

第一条　本章程所谓戏场，凡永久开设之戏园及为迎神赛会等事临时开演者皆包括在内。

第二条　凡建设戏园者应将左列事项呈报于该管巡警局，其已建设者应补行呈报：

建设者之住所、姓名、年龄；

戏园之名称；

建设之处所；

房间之数目；

房屋之配置图；

---

① 本章程为1909年农历三月“直隶警务处谨拟戏场章程恭呈鉴核”，“呈请转咨民政部”立案全文。原件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戏园前面之广狭；

四邻之略图。

前列各项经巡警局查看有无妨害，受其许可方得建筑。

第三条　已受前条许可者，应于建筑时禀请巡警局查看是否合于前条报告。

第四条　戏园落成时应呈报巡警局受使用之许可。

第五条　凡戏园转卖及转赁时，应于三日前呈报巡警局。

第六条　凡建筑戏园所用材料必须坚实，以防危险。

第七条　凡戏园正门必广大，其左右或后面应另置便门，以备不虞。

第八条　凡建筑戏园对于学堂、病院、官署、兵营及其他公要之处均应取适中之距离。

第九条　戏园房屋损坏及腐朽有危险之虞者应速加修缮。

第十条　戏园内及厕所应时时扫除以求清洁。若在夏日应撒布石灰或其他防臭药。

第十一条　凡为迎神赛会等事临时演戏者应遵左列规定报告于巡警局：

首事人及经理人之姓名；

演戏之事由；

演戏之处所；

戏班之名称；

开演之月日及期限。

第十二条　凡因前条等事演戏或用戏楼或用架台均须报明巡警局查看有无危险。

第十三条　凡戏场所演戏曲应行禁止者如左：

背劝善惩恶之旨者；

涉于淫亵及残酷者；

涉于怪诞者；

助成犯罪之方法及手段者。

第十四条　演戏时间至晚不得过午后十二钟。

第十五条　演戏时认为有害公安或有紊乱风俗者巡警官吏得命其停止。

第十六条　戏场中灯火及供演戏所用之火器应特别注意，以防火灾。

第十七条　戏场内严禁争吵、斗殴及严查一切偷盗剪绺之事。

第十八条　凡观戏者于开演时应遵守左列事项，若有违背者得禁止之或使之退场：

肆意喧哗为他人之妨害者；

滥登戏台者；

故意拥挤者；

陈列物品妨碍他人者；

酗酒滋扰者。

第十九条　遇有火灾及非常事变时得命其停演。

第二十条　有违犯本章程者应照违警律第二十三条斟酌情形处断。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自各州县奉到通饬后为施行之期。其有应行增删改定之处当由警务处禀定颁布。

附录二　京师警察厅《重订管理戏园规则》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发布[1]

第一条　凡系中华国民欲为戏园营业者，均按本规则办理。

第二条　开设戏园营业者须将股东及经理人姓名、籍贯、住址、股份多寡、伙计人数、戏园地址、建筑方法，取具三家妥实铺保禀递本厅，俟批准发给执照方准营业。其原有之戏园已在本厅禀报有案者不在此限。

第三条　戏园之建造必先禀报本厅，

① 本资料选自《警察法令汇纂》一书，藏于首都图书馆。该法规初订于1912年，重订应在1914年（第一舞台开幕之年）之后。

查系建筑合法方准给照。修盖其赁原有房屋改修者亦须禀报本厅派员勘定。

第四条　戏园内除由该管区拨派巡警分班弹压外，该园应暂设军警官长临时弹压座若干，以资震慑。

第五条　戏园内安设客座中间须留纵横两路，宽以二尺为度。两廊亦须宽留便道，以便往来行走。

第六条　戏园内，视地方之宽窄定座位之多寡，即预备客票若干。客票上须注明价目若干、茶资若干，不得于定价外任意加价。除设定座位按座卖票外，亦不得随意加票加凳。招揽客座客位亦不得强令加票加座，以免拥挤而乱秩序。

第七条　看座人对待客位须言语和平，并不得于一定戏价茶资外需所分文。其有愿用净面巾、愿取戏单者，此项小费各不过铜元一枚。

第八条　戏园如演坤角，其后台必须另备一室以便装束。配戏时限定坤角与坤角配出，分台开演，不得男女合配。俟此戏演毕，坤角应即出园，不准逗留，以免流弊。

第九条　凡经禁止淫邪各戏不得演唱，即准演各戏内亦不得演出种种猥亵形状。

第十条　凡新编之戏，须先开具词曲情状报告警厅。得许可后方准开演。第一次已报过者可不必重报，以免烦琐。

第十一条　各园每日所演之戏目，须于开演前开报警厅。其报厅之戏目与广告牌报条上务须一律，以备稽查。

第十二条　各园既经贴出报条，列入戏单之戏，临时不得换人换戏。倘因特别事故不能照单演唱，须于本日上午十一点钟前预为告白，免生事端。如不事先声明临时更换，前后台一律罚办。如听戏者有意聚众滋闹，或抛掷茶盏致出危险者，即由弹压巡警带区惩办。

第十三条　台上演戏时除文武场外，其他人等不得站立台上观戏。

第十四条　凡戏园均准予楼上售卖女座，其座位必须与男座分隔，不准搀越女座内。看座及伺候茶水人等须均用女仆。即男女出人亦须分路另门行走，如不能分路行走之园不准售卖女座。

第十五条　凡售卖女座之园，其池子内及正面楼下座位均须一律改良仿照第一舞台办法安设座椅，正面摆设不准直列令人横坐，其未改良之先暂不准售卖女座。

第十六条　戏园内向有高声叫好最

为陋习，嗣后正在演唱时禁止叫好，以免碍人观听。

第十七条 詈骂本为律所严禁，如演戏人在台上骂人者应照律惩办。

第十八条 自阳历一、二、三等月每日上午十一钟开演，下午七钟止；四、五、六等月每日上午十一钟半开演，下午七钟二刻止；七、八、九等月每日上午十一钟开演，下午六点钟二刻止；十、十一、十二等月每日上午十一钟开演，下午六点钟止。务须遵照限定时刻演唱，勿得任意推延致干罚办。

第十九条 凡有在各该园借地开演各种杂剧，须由承办人及各园主先期禀报警厅，批准后方可开演。

第二十条 凡欲开设女戏园专演女戏者，除第八条外均适用本规则所规定。

第二十一条 从前外城各戏园开演夜戏时，各该园于所得戏资内提出五成捐助贫民工厂经费。兹为体恤商艰起见，嗣一律准演夜戏，但演戏一夜该园应认捐贫民工厂经费银元十元，每日送交该管区汇送警厅核收。其白昼按月常捐仍照常送赴捐局呈缴。

第二十二条 违背本规则者均按照违警罚法分别处罚。其六个月以内违犯

在三次以上者，按法停其营业或勒令歇业。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如有应行改定之处随时传知。

附录三　北平市公安局管理剧场规则[①]

中华民国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府令核准

第一条　凡在本市区内开设剧场演戏营业者，应遵照本规则之规定。

第二条　剧场于演戏时应先期呈报公安局其每日所演之戏目及角色、姓名，并须登记循环簿于期前呈局核查。

第三条　剧场演戏时间由公安局及该管区署酌派长警分班弹压。

第四条　剧场内须特设军警官长临时弹压座位，以备震慑。

第五条　剧场内设置之客座应留纵横路线以便出入。

第六条　剧场内设定座位应即按座售票，不得随意加票加凳，观客亦不得强令加票加座。

第七条　剧场开演时间日戏自上午

---

① 本规则选自《北平市市政法规汇编·公安》一书，藏于首都图书馆。民国 19 年即 1930 年。

十一时起至下午六时止，但在夏季得延长一小时；夜戏七时起至十二时止。

第八条　剧场内应注意清洁，并于每日散戏后加以洒扫。

第九条　看座人对待观客须言语和平，于规定戏价茶资外不得另外需索。

第十条　剧场开演各戏不得演出猥亵形状。

第十一条　各剧场所揭戏报不得临时变更，违者前后台一律处罚，但因特别事故不能照单演唱时，应于开演前预为告白，并仍责令改期补演。

第十二条　在演戏时，闲杂人等不得站立台上观望。

第十三条　观客不得怪声叫好或长时间鼓掌以致碍人听闻。

第十四条　演戏人不得讥诮骂人或对观客取笑。

第十五条　凡有借用剧场开演各种杂剧，须由承办人及剧场经理人先期呈报，俟批准后方可开演。

第十六条　剧场开演日戏应缴弹压费三元，夜戏应缴弹压费十元，但有特殊情形经呈准者得免缴纳。

第十七条　违背本规者均照违警罚法处罚，在六个月内累犯三次以上者得

令停业若干日或勒令歇业。

第十八条　本规则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正之。

第十九条　本规则自呈奉市政府核准公布之日施行。

后　　记

自清代中叶至上个世纪60年代，北京的演出场所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戏园阶段、戏院阶段和剧场阶段。

戏园阶段　自乾末嘉初至民国初年，历经120余年。因其大多数皆称某某园，故称戏园阶段。其建筑设备，经营管理方式在《京剧的摇篮——北京大栅栏戏园》等文中已有介绍，不赘述。经营方式上以1900年庚子事变为界，此前是各班在各园轮转，以后是一班久占一园，竞争日渐激烈。建筑设备，地理位置皆佳的戏园，各班争相与之签约。名角如林的戏班各戏园争相邀聘。像大栅栏戏园密度大，名班名角之间长年唱对台戏，无疑有利于戏曲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这个阶段戏园不售票，观众可以随便出入，只在大轴戏上场前由看座的收座钱。1907年文明园与1908年天乐园虽有售票的先例，终因舆论上的反对不能坚持长久，也未能普及。戏园看门人只负责维持秩序和招徕生意。

戏院阶段　自1914年第一舞台建成

开业至上个世纪40年代末。因大部分原有的和新建的戏场陆续改称某某戏院，故称戏院阶段。新建戏院仍是砖木结构的棚式建筑，但门面比以前高大讲究了许多。附属建筑增加了观众休息厅、售票处、食品部、餐厅等设施。出现了介于半圆形和镜框式相结合的新式舞台，上有半圆形台盖，淘汰了戏台上的明柱。第一舞台、庆乐戏院等还加装了旋转舞台。戏台面积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以上，更加适宜武戏、大戏的演出。戏台逐渐使用大幕。舞台灯光也已普及，但只为照明用。台沿仍保留矮栏。

观众厅变化不大，二楼设包厢。第一舞台和华乐戏院（原天乐园）设有三楼观众席。最大变化是包厢座外，池座和散座原有竖向戏台的长条桌凳逐渐被横向戏台的长条靠背椅所取代。冬季取暖用大火炉，夏季普遍使用了电风扇(吊扇和壁扇)。

20年代初建成的真光剧场与开明戏院最先进，已初步具备了50年代剧场的水平。

已实行售票制度。演出以传统戏为主，但已有音乐、舞蹈、话剧等艺术表演团体出现。随着电影业的发展，戏院

兼营电影的逐年增多。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报刊的大量发行，除仍在门前悬挂广告牌外，已大量利用报刊发布广告。

副业经营与前变化不大，仍以卖茶水为主，售卖食品在演出时已不准进入场内。手巾把服务因有碍卫生，30年代已被当局禁止。

剧场阶段　上个世纪50～60年代新建或原有演出场所大都称某某剧场。建筑外观已由原来的棚式改为纱帽式，高出部分为戏台大顶，其余为观众厅。新建或重建剧场皆为钢筋水泥结构，门面更加高大辉煌，扩大了观众厅面积。

戏台已为镜框式。“镜框”前的弧形台面称台唇，暴露在大幕之外。大型剧场台前建有60～80平方米的乐池。舞台大顶至台面高多在16米以上，能设可以升降的十几道或数十道吊杆，供悬挂布景、灯光、幕布之用。幕布有大幕、二道幕、天幕、帘幕、侧幕（条幕）之分。上下场门被淘汰。演员从侧幕缝隙中上下场。乐队隐入原下场门一侧的附台。舞台设天排灯、地排灯、顶灯、追光灯、侧光灯。除顶灯、地排灯之外均为聚光灯，舞台亮度大大增强；增设了电声扩音设备。

后台已非过去的厅式，有化妆室、服装室、卫生间、浴室、灯光音响操作间、电工室、锅炉房等设施。布景、切末、把子等置放在上场门一侧的附台上，随时搬用。因为有了幕布，检场的不再出现在观众面前。

观众厅为前低后高的坡地或台阶式地面，淘汰了“池子”，但保留了“池座”的称谓，不再有廊座。楼上不设包厢，以示人人平等。原先二楼是从上下场门两侧开始向前延伸呈“凹”形，剧场二楼只占观众厅后半部，呈坡形。由于建筑技术的进步，二楼多已不再用明柱支撑。观众厅普遍安装了单座折椅。观众休息厅比前更加宽大舒适。

剧场分综合型和专业型两类。综合型如音乐堂（今已改为专业型）、民族文化宫礼堂（今称大剧院）、二七剧场、北京展览馆剧场等，戏曲、话剧、音乐、舞蹈、歌剧、舞剧、杂技等均能接待演出。专业型如青艺剧场、首都剧场专演话剧。天桥剧场以上演歌剧、舞剧为主。人民剧场以上演戏曲为主。

淘汰了茶水行，但免费供应白开水。食品饮料等由剧场食品部经营，不再串场叫卖。

解放前，前台“三行”人员不属剧场职工，收入没有保障。此时剧场职工均称服务员，由剧场开支，生活有保障。前台老板、后台老板、堂头、槛子上的、查堂的、看座的、茶房等等称谓全部被淘汰。剧场一般设有党支部书记，正、副经理，院务，会计等职务，有经理办公室、业务办公室、会计室等。下设票务组、场务组、后台组、食品部、总务组等机构，和解放前有了根本的区别。

社会发展到上个世纪80～90年代，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国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社会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如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国企的改革，大量私企与个体经济的涌现，外资与合资企业的出现，西方经济、文化的引进，从而产生了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激烈碰撞并逐渐的相互融合之后，到了世纪末，人们发现城市面貌大为改观、社会秩序更加稳定、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精神与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所有这一切，无不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满足。与此同时，北京的演出场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剧场业第四个阶段的体现。

老剧场的陆续消失：庆乐戏院、大众剧场、圆恩寺剧场、(西单)长安大戏院、吉祥戏院、西单剧场以及最后拆除的开明戏院等。它们或因建筑老化，或因地区改造等种种原因，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虽不免遗憾，按照自然发展规律，本也在情理之中。

复古现象的发生：社会越是前进，越易产生一种怀旧心理。于是如前门饭店的梨园剧场、天桥乐茶园、前门大碗茶剧场等这些仿古戏园的场所出现了。大栅栏广德楼、粮食店中和戏院、湖广会馆和正乙祠戏楼，在它们沉寂多年之后，又修复使用了。海外华侨返故乡怀旧，外国人到中国探奇，他们就是看中了这些代表北京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老式剧场，就连外国首脑也频频光顾。这些老式剧场，不但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而且成了中外宾客的旅游景观。

现代化剧场的产生：如今北京新建、重建的剧场很多：海淀剧院、北京剧院、实验剧院、中国剧院、国安剧院、中国木偶剧院、朝阳剧场、少年宫剧场、中国儿童剧场、七色光儿童剧场、新长安大戏院、21世纪剧场、保利剧院、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天桥剧场、中山音乐堂、

国图音乐厅、中国评剧大剧院等。其中很多演出场所已达到了21世纪现代化、高科技，国际上一流剧院的水平。现代化即建筑、设施的豪华型；高科技如多段式升降舞台、旋转台、平移台，包括灯光、音响、换景、幕布、吊杆的升降等已全部实施电脑化操纵，就连售票也实行了互联网方式，这是已往任何时代的剧场无法比拟的。由于多年来中央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大力投入，频频接待国内外一流文艺团体的演出，无疑对首都文艺舞台的繁荣景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就演出市场现状而言，也使人产生一些忧虑。如演出场所的利用率有多大？高昂的票价是否会吓退占大多数的平民百姓？票价拉开怎样的档次才能找到与民众的契合点？剧场和剧团赖以生存的观众有多高的上座率？在经营理念和方式上要不要调整？这些无疑是业内人士值得深思熟虑的大问题。四大徽班进京后发展起来的戏馆，之所以能够将上至官绅富贾，下至平民百姓、贩夫走卒聚于一堂，是和他们的经营方式分不开的。如今，随着社会前进步伐除旧布新是好事，但不可把好的传统也一并丢弃。如

今的演出市场尚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政府有关部门能否进行宏观调控？剧场要不要分类？要不要建立行业协会、制定相关法规？能否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出版内部刊物，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从而达到演出市场的理性经营和健康发展。

侯希三

公元二〇〇三年五月